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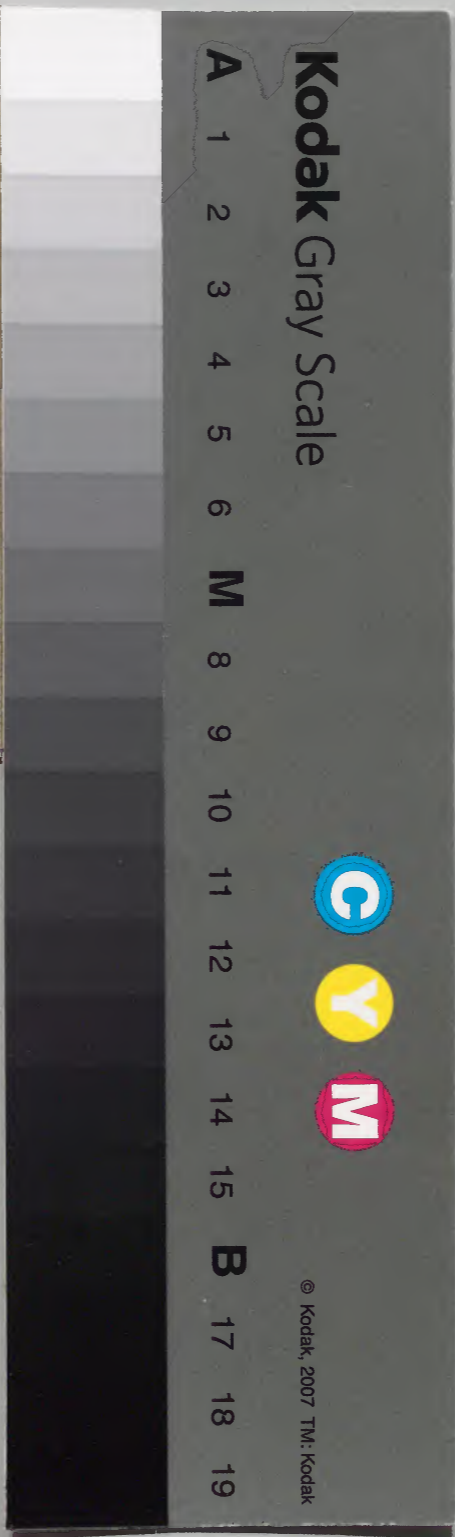
湖廣通志

自卷九十五至  
卷九十八終

庫文閣内			漢書類
三九六九	三九六九	三九六九	
函架	冊架	號架	

庫文閣内			漢書類
三九六九	三九六九	三九六九	
函架	冊架	號架	
(六九五卅)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496)
函號	291 9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五

漢書文庫



雜紀者何紀雜也雜何以紀也餼羊無當於廟告而愛  
 禮者存之鷄肋不脂於鼎飴而知味者不棄沿水而推  
 本括細以羅巨述作之林所不廢也楚國之故焚如矣  
 載在正編者可按籍而覩也乃稗書臆纂傳聞互異有  
 亂無緒者野無據者異彌常者駁罔純者事與人皆有  
 之也是以謂之雜也儒者不究極本原轉相沿襲傳訛  
 抵牾則史遷猶病焉是故雜不可以不紀也紀有四焉  
 為拾遺為志恠為辨疑為別傳今無緒者可抽而釋也

湖廣總志

雜紀一

無據者可考而質也彌常者震无咎也罔純者以人鑒也是正編之翼也匪曰多識姑俟博物者揚摧焉庶無以郢書燕說取嗤于後代也乎

雜紀一拾遺部

方輿漢水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

與馬周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涿自嶓冢山逕梁洋

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

中之甲徑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

源出于西和州徽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

又徑大安列劔果合大江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

與涪水合入于江以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

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

又十五里而南賓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

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簡果合善州會之至涪州而

嘉江合南賓諸水會之至瀘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處

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興元諸水也

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

自是而下黃州東四百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

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

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

然後揔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入水凡五略計天

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

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長風沙炭步柳子厚鐵爐

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長風沙炭步柳子厚鐵爐

白沙徽州有錦沙而楚則有長風沙炭步柳子厚鐵爐

秦塞有稷護沙佛經有毗沙麻沙炭步柳子厚鐵爐

岸有炭步而湖南縣名有城步經云鸚鵡洲對沸沙荆

白湖口而上有沸沙船行或屹然而止其下即沙水湧

沸舟子無以施其力俄頃即至湮溺焉盧篔簹五七番置

油米其上之洞庭湖湖南馬希範入貢唐莊宗問洞

船下乃得行○洞庭湖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

止可飲馬而巳○洞庭湖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

湘川而巳○洞庭湖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

月貢恩云

清江雜志 洞庭恰却三冬無鬢鬚以其不成支馬石辰州東有

十丈古語云考父與日爭龍巢翻夷陵江或浮大木蔽

巢岷山蓋安定郡有岷峰嶺上有池若雨則雲起其

硯溪述異記云洞庭湖波長河蓮花潭有潭深不可測

蓮花潭出水面初秋良夜有人灘水經江人灘衣曰二

遊曳荆州記盛弘之荆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

其交接泛舟襄裳率爾休暢記沮水幽勝云關木傍生凌

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日不周玩情不給賞若

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

能過也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江陵皆用盛弘之語也李姥浦水經注江陵古岷有李

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荆州高齋夏月無白鳥余亟寢天

樂明皇時道十申太芝遇異人吉以九疑山有天之樂

來果得之扣之音鬼田有荻茨每歲清明日祭而燎之

律和遂進於朝尺六寸其形如人體青黃隱起狀

若雕刺歲早祭之小南陽墟般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

舉小南陽大舉大雨息石隨州醫士蔡士宣常寶一息石其

名非南陽郡也息石隨州醫士蔡士宣常寶一息石其

出困學紀聞也息石隨州醫士蔡士宣常寶一息石其

赤屑心狂熱者服少許即定其斤兩歲以細篋封之石受

石窰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凶相與號為受石沮漳

月竟急云

三國魏臣王基曰江陵有沮漳二水漸灌石像夷堅續

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破其像有觀石塔信豐有

蘇山多石人取以水淋之錫破其像有觀石塔信豐有

音彌勒寒山拾得像又有天下蘇山四字石塔信豐有

九層而無影石屏於水中得一石光采絢異其文若峰

影見則災雲五月之景瀟瀾龍鳳之象渾然石鷹三輔

密聳秀烟雲月之景瀟瀾龍鳳之象渾然石鷹三輔

天成方廣四尺雖巧工畫之妙莫能及也石鷹故事

湘潭梅下江畔有石高六十數魚石湘鄉縣有魚石山

其形類鷹喙水鯨吼歲六熟魚石利水間有二石若

黃開之有魚形鱗首尾韶石關名曰韶石晉永和石中

如畫長數寸燒之作魚腥一金石夷道縣有金瀨其石

有飛仙衣冠如雪各懸一金石大者如金小者如斗銅

石旬日而去人咸見之金石夷道縣有金瀨其石中

神衡陽唐安縣東有略塘塘有銅腥魚盡往別溪水之傍

岸側土色鮮黃乃云可噉有言飲此水者令人無病而

壽又有白馬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

水利杜元凱晉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

平康用油治諸木以得原田萬餘頃分疆刊周德興

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頌之號曰杜父周德興

洪武丁未江夏侯周德興請決荆州嶽山壘以通

水利從之山是得源田歲增官田租四千三百餘石

飲林際惟喪妻盧墓二劫也時有邊臣為馬氏奢侈

守非賂不行而某平生不受賄三劫也蘇推官喪夫祭

王子僕從烜赫文武之道未湖南妖神殺人以祭儒生

為上配僧為次餘人為下有儒生行柳連道中日暮耕

者曰前有猛獸不宜夜行此林下有一室殺日饌豐美既夕

有婦人出甚妍生挑之欣然而就留連數日情意款款

至日遣妾侍君欲殺子以祭鬼我亦良家子女為其所劫

行四十里投近縣緝遺吏捕之盡得姦狀前後被殺者

官與婦人指途耕者乃其黨也於是一家伏法生用賞得

人借老北狄俘虜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

黃德志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音事神其女妓之哀也作爲巫音迷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  
 音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  
 由余去又不始干楚矣而賽槃瓠怨重事誤祈許盤古  
 尺者謂之長鼓二尺者謂之小鼓而兩頭大如今之杖鼓四  
 畫自盤古而下三皇五帝三王及諸神是日以帛畫懸  
 之竿鳴鑼擊鼓吹角巫一人以長鼓遊身而舞兩人復  
 以短鼓相向而舞隨口歌唱每舞罷一會則滋口飲食極  
 野地滅燈燭謂之盤黑鼓每舞罷一會則滋口飲食極  
 其然盤固也今以木爲鼓以遠身爲盤以滅燭爲黑鼓  
 何所取五開衛原在極邊切近廣西煙瘴官軍常染瘴  
 義我取五開衛原在極邊切近廣西煙瘴官軍常染瘴  
 愈多苧綏峽中俗夷風不改武靈蠻好着忙心接離名  
 北賽屈原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  
 白日見三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曲曰問君常見祭但  
 而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葉塞其上以綵絲纏

之此二物也  
 粽并帶練葉以五色絲皆汨羅之遺風也

物產辰砂辰砂井深廣十丈高亦如之欲取砂必聚薪于井  
 俟滿火煉之石壁迸裂入火者既化爲煙氣矣其偶存  
 在壁者方得之乃青色頭石有砂處即有小龕中生白  
 石牀如玉牀上乃生丹砂小者如箭鏃大者如芙蓉光  
 如磨玉可鑿研之如猩血砂泊牀大者重七八斤價十  
 萬小者五六萬是州亦有赤色如箭鏃迷陽歌所謂迷陽  
 鐵帶石者得自土中非此之比也如箭鏃迷陽歌所謂迷陽

人皆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  
 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刺而食之其味  
 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膚多鵝鵠南野葛諸菌毒又辟  
 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鵝鵠南野葛諸菌毒又辟  
 溫瘴又一名鳩多對啼廣志言鳴鵝自號杜薄州食之忘  
 今注云其鳴自呼南越志云其鳴自號杜薄州食之忘  
 厲本草說鳴巫山齊高力士詩寄意曰兩頭蛇天如指一  
 云鈎駟格味巫山齊高力士詩寄意曰兩頭蛇天如指一  
 五溪無人採伯夷雖兩頭蛇頭無口目兩頭蛇俱能進退  
 有諸氣味都不改

出會稽嶺表志與本草同乃未聞有見而死者宋張文  
 潛明道襟志云貴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  
 視之其尾端如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也孫叔敖  
 甚大者又謂之山蚓則二書所云皆山蚓也  
 碑所見乃枝首蛇是一尾而兩頭矣朱仲李述異記云房  
 如枝指然其首為異非山蚓類矣  
 仲李三十六所王逸丁公藤齊解叔讓母病風空中語  
 荔枝賦云房陵縹李丁公藤云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後  
 求訪至宜都郡見山中老公伐木云此丁公藤療合歡  
 風甚驗乃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目愈果安合歡  
 橋江陵進乳甘橘上種蓬萊宮結實一百五十顆有一  
 合歡蛇菌此物至毒慎勿入口一菌甚大獻於府主有僧曰  
 歡蛇菌湖南百姓郊外得一菌甚大獻於府主有僧曰  
 蛇下鴈奴者居於江湖沙渚中動計千百大鴈州硯歸  
 餘綠石江中水石千歲藟草之道荆南司錄常獻之明  
 皇得此人重甘蔗其蔗只生於南方此人嗜之而不可  
 求酒及甘蔗郭汾陽在分上代宗賜耳蔗二十條子

之物漢郊祀歌泰尊拓聚天帝盛弘之荆州記大門  
 亦謂取甘蔗汁以為飲天帝角上各一竹倒垂拂  
 謂之薇蘅其太平寰宇記均州大心山中生異草孤竹  
 天帝薇蘅其太平寰宇記均州大心山中生異草孤竹  
 剪山下有孤竹相傳三年方生一筍及筍成竹竹即  
 死矣今詳孤竹特生獨生筍者即子母亦不相同合  
 歡竹筍譜九疑山第二里麓臺側筍長獨莖及生楓人  
 南方草木狀五嶺楓木歲久生瘦遇雷雨暗長三五尺  
 謂之楓人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以法則化而  
 去之不木字齊時零陵安明寺有古木伐以千里酒  
 程卿有千里酒飲之清水珠符一珠如彈丸色黑而有  
 游下甲至家而醉清水珠符一珠如彈丸色黑而有  
 以視之瑩徹如冰濁水仙桃人至心祈之輒落壇上或  
 至五六顆形似石塊赤黃色破之如娑羅樹僧房牀下  
 右後二重研飲之愈衆疾尤洽邪氣娑羅樹僧房牀下  
 明黃恩志

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青草槐雜俎龍陽縣禪牛山南

國僧見曰此娑羅也金錢花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荆州

花一本云迄千秋金錢花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荆州

花相屬雙陸賭金錢盡以金錢三角菱諸鮮草木書亦

不分別唯王安石貧武陵記有腰菱多兩角桃核扇外郎杜

陵常見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米均州獺元鄉縣有百

七容一升言於九嶷山溪中得均州獺元鄉縣有百

伊右老人抵掌呼之群獺皆至綠衿藉

勝蹟天下四絕岳陽樓時以滕子京造樓范希文為

公志瀾滕子京左遷巴陵重建岳陽樓范文正公為

元欄大慟十數聲而必觀亭太子中舍陳有方知新

沉水不知石亦有磨滅此說也

以土然後復可見此又不達物理石亦

關正義云地理志死西通武關而無

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郡關長利今上津縣

白雪樓素多題詠一日郡守倅燕集是樓方命坐客賦

詩時劉太守散盡江山之勝一座為之閣筆詩曰江上

以獻才致蕭散盡江山之勝一座為之閣筆詩曰江上

不蕪儘張低寒色不堪長照照秋光無柰更東津寺閣

余頃與叔華郎中景陽登襄陽東津寺閣凌博雅君

子也蒸君謨吳椿卿皆昔師之素稱翰墨之妙時寺閣

有舊題二十九字在壁者字可三寸餘其體類顏而逸

公談禹碑山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峰

初黃總志



山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多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响屢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于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德像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今刻于嶽麓書院者凡七十七字與地桃花源淵明所記桃花源公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無雜禽唯二鳥往來觀中未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為上嘗有增損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為上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晉書隱逸傳子驥採藥衡山深入忘返見一澗水南有石因一開開者木深廣不可過或說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既還失道從伐木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不復得大類桃花源事甘魚口戰國策楚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為濟陽高西北有穀城石人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唐兗州之國甘魚破穀城石人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唐兗州之國太廟金人緘口緘亦引玉虹泉羅田縣東五里宋紹興巖佛閣前晚鐘疎葉思悠悠然岸邊酌酒和清露石上題詩染翠烟半嶺泉魚通古問改

汗漫仙宇畫道劫鏡鑄全城內西

西霞樓在江陵

西霞樓在江陵

西霞樓在江陵

西霞樓在江陵

西霞樓在江陵

西霞樓在江陵

西霞樓在江陵

西霞樓在江陵

西霞樓在江陵

西霞樓在江陵

西霞樓在江陵

漢元帝... 建武... 永平...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魏... 蜀... 吳...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兵防列國**

魯襄公二十四年楚子馬... 漢元... 南粵... 呂嘉反... 詔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 師往討之... 衛尉...

呂嘉反... 詔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 師往討之... 衛尉... 樓船將軍... 出豫章... 下橫浦... 故歸... 義粵... 候二人... 爲戈... 松... 下瀨將軍... 出零陵... 威下離水... 或抵... 蒼梧... 使馳... 義侯... 因... 蜀罪人... 發夜郎... 兵下... 柯江... 咸會... 番禺... ○靈帝... 時陽... 爲零陵... 守制... 車... 數十... 乘... 以禦賊... ○建安... 十三年... 曹操... 擊劉表... 取荊州... 追劉備... 於當陽... 備遣... 諸葛亮... 求救... 於孫... 權... 操遣... 權書... 曰... 今治水軍... 八十萬... 衆方與... 將軍... 會獵... 於... 吳長史... 張昭... 曰... 將軍... 大勢... 可以拒... 操者... 長河... 也... 今操... 得... 荊州... 奄有... 其地... 劉表... 治... 水軍... 蒙衝... 鬪艦... 乃以... 千數... 操... 悉... 浮以... 公... 江... 此... 爲... 長... 江... 之... 險... 已... 與... 我... 共... 之... 矣... 不... 如... 迎... 之... 周... 瑜... 曰... 今... 此... 土... 未... 平... 而... 操... 舍... 鞍... 馬... 仗... 舟... 楫... 與... 吳... 越... 爭... 衡... 又... 今... 威... 寒... 馬... 無... 藁... 草... 驅... 中... 國... 士... 衆... 遠... 涉... 江... 湖... 之... 間... 不... 習... 水... 土... 必... 生... 疾... 病... 此... 數... 者... 用... 兵... 之... 患... 而... 操... 皆... 犯... 之... 瑜... 請... 得... 精... 兵... 數... 萬... 人... 保... 爲... 將... 軍... 破... 之... 權... 從... 之... 遣... 兵... 三... 萬... 人... 今... 瑜... 操... 與... 操... 遇... 於... 赤... 壁... 時... 操... 軍... 已... 有... 疾... 瘳... 初... 一... 交... 戰... 不... 利... 引... 次... 江... 北... 瑜... 部... 將... 黃... 蓋... 曰... 今... 賊... 衆... 我... 寡... 難... 與... 持... 久... 操... 軍... 方... 進... 船... 艦... 首... 尾... 相... 接... 可... 說... 而... 走... 也... 乃... 取... 茅... 衝... 開... 臨... 十... 餘... 戰... 一...

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  
 觀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焰張天大馬燒  
 如箭燒者甚衆喻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  
 操引軍從華容道走引軍北遁○二十四年孫權使  
 呂蒙襲關羽於江陵蒙至尋陽盡夜兼程羽所置江邊屯候  
 白木槓關羽不聞知至江陵羽將士仁以城降侯  
 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至江陵羽將士仁以城降侯  
 步跨淮通道敷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等為水軍  
 會淮水暴汝戲即遣之關艦競發皆臨魏壘以水船載  
 草灌之以膏焚其橋風怒火威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  
 又漂疾一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  
 呼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王彥章攻晉人皆持巨斧  
 斷德勝口彥章陰遣人具舟命甲士數百人皆持巨斧  
 又令舟載薪炭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遂破南城  
 唐趙郡王孝恭及李靖擊蕭銑帥戰經二十餘載東下

其用奈何之請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臨海廣  
 懸軍深入若攻城而下拔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  
 輕進往來窺伺動踰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拔兵見舟置  
 杲疑不進靖進圍之宋荆湖義軍士丁弩手不見船置  
 銑內外阻絕乃降溪州諸蠻種類滋熾保據巖險或  
 道求四州皆置蓋溪州諸蠻種類滋熾保據巖險或  
 或服控制取落須其土人故置是軍皆選自戶籍免  
 徒賦番戍寨柵大率安其上都風則罕嬰瘴毒知其區落  
 則可制校使都頭副都頭軍頭頭首採都指揮使指揮  
 使副指揮使都頭副都頭軍頭頭首採都指揮使指揮  
 將節級皆叙功選補使相綜領施之西南寔代王師有  
 祭侮之備而無饋餉之勞其後荆南歸峽兩郡街巷  
 亦置慶曆二年止路總萬九千四百人南路總五千一  
 百五十八人番戍諸寨或以歲或以季或以月給食  
 給口糧有功遷補自都到使指揮使康給以月給食  
 錢指揮使副指揮使給紫綬袍都頭以上率有  
 給○熙寧初籍其數凡一萬五千六百零六人立保  
 甲司農寺請令全郡二州土丁弩手共為保甲立保  
 保長以統之○元祐七年朔南路給器謝麟請以保

武岡新化等縣中等以下戶選充土丁弩手與免科役  
七年一替排補將級不拘替放年分作兩番邊塞防拓  
不得募人如有私役依私役禁軍初論從之○政和七  
年募漸比辰沅澧州土丁弩手授以開山散居邊  
境教以武藝其隸于籍者至七千餘人○建炎  
發前在江東援太原陷於虜者僅千五百人○建炎  
二年罪之○紹興六年命招募以三千五百人為額○  
淳熙三年勅募人教閱犒賜如禁軍例然刀弩手舊田  
諸部已收為省計有司雖募人為之往往無田可給但  
虛立姓名以應命又土人多憚黥集甚患苦之李燾張  
斌力言其不便斌請用見數委提刑躬行點檢候有田  
設官始令招是原額盡復言如此則提舉刀弩一司又  
當復置而欲冒賞者必至橫沒民田為害滋大不若以  
見點勢為準專委守臣寬以歲月令招為害滋大不若以  
鄉社舊制領以鄉豪有彈壓緝捕等名夫者統數百家  
小者亦二三百家由潭連道英韶郴桂皆置○施監思  
三州義軍土丁總六千三百六十五人總都巡檢司植  
諸寨有義軍指揮使七寨將寨并土丁總一千一百  
八十一人北丁六百六十九人又有兩路巡防殿侍

有義軍止副指揮使兵馬使都頭寨將把截將并北  
總一千二百二十五人思州洪杜彭水縣有義軍指揮使  
巡檢將寨理旁頭把截部轄壯丁總千四百二十  
人○京西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六步軍之額自奉  
化而千二十有五並改號曰勁武凡為四十五指揮總  
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人○荆湖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  
下二步軍之額自左衛而下二十並改號曰宣節凡為  
四十四指揮總一萬一千二百人○保勝○紹興六年  
密院言金均房三州保甲後稱保勝三州安撫柴武措  
置結為隊伍分戍五軍○隆興元年臣僚言乞行下都  
督府專委兩淮守臣各括賣山水寨首領姓名保明來  
上量補官資專一裹集熟兵俾之團結明立賞格一有  
緩急入城守禦荆襄邊郡亦乞行下制置司依此施行  
詔江淮都督府湖北京西制置司措置二年十二月十  
日德音赦楚除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  
和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重應州軍山水寨首領自備  
錢糧糾集把隘或戰鬪立功仰逐州軍守臣保明申省  
取旨推恩○萬弩手○紹興元年沅州奏熙寧未始以  
營田鼎豐辰沅靖置弓弩手四千人靖康調發不存乞  
闕田募民承佃招弓弩手二千二人從之○義勇○紹興

月長恩志

中鄂州七縣主客戶六萬六千三百三十一口  
 千八百九十四而民兵之籍總為萬五千二百一十一人  
 岳州義勇之籍四千四百九十九人  
 十五甲計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九人  
 率五家供一兵馬三十一人  
 民為兵時荆南守續廣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主  
 戶之雙丁每十戶為甲五甲為團甲皆有其長擇邑豪為  
 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藝糧從官給初乾道間舉荆南  
 七州之籍主客佃戶凡四萬二千餘戶計十萬餘可除  
 當差役人外得義勇八千四百二十九人四年荆胡安撫  
 王炎言荆湖義勇團結教集使之自備食用必不能辦  
 乞裁留本所苗米萬四千石并潛司應副錢二萬緡仍  
 從都統司假甲三千弓矢旗幟官馬造給旨從之六年  
 二月辛亥帥司劉珙言荆南湖北兩路民兵訪聞諸郡  
 起籍民兵有上三等戶取義勇一人亦有四等五等戶  
 取一家產多者可以枝梧少者往往棄產逃走乞充義  
 勇者並免科役及身丁口四等戶仍差充保正長五等  
 戶又免三分稅役每七十五人為一隊遇教閱日以營  
 屯田之穀供其費奏可仍以甲萬副與之是年九月權

教閱各一月乞添展教之三月詔令劉珙相度申  
 年正月滿忠嘉又教閱本軍義勇因舊籍增補二百人  
 又籍戶馬得四五疋分為六隊孝宗大喜詔總領所歲  
 以馬料十萬給之仍擢忠嘉直秘閣淳熙初張栻為帥  
 遵修劉珙之法義勇增多至萬五百人分為五軍軍分  
 五部栻既去教法浸弛十一年冬趙鼎為帥率行其政  
 增三百人通舊為萬三千八百人大抵湖北諸郡皆有  
 義勇信陽有義勇又有義士惟澧州石門慈利不置籍  
 細興末守臣亦籍之章穎帥湖北時又乞義勇之慮差  
 保正者以家業錢多寡為限限外之數與官戶編戶輪  
 之差從

國朝 洪武已巳景川侯曹震奏五事四曰施州南官軍  
 重慶府歲儲糧三十三萬八千石有奇既無他用可具  
 舟順流全巫山傳施州備發軍與民兼運甚便○甲戌  
 三月壬午湖廣分省案改楊璟率師由松滋至澧等  
 處招撫駐師三河口慈利軍民宣撫使軍屋諸軍門等  
 見○丁酉參政楊璟進兵取澧州石門臨故陳友諒中  
 將鄧義率師乘降○七年甲寅平章楊璟遣千戶王廷  
 月卷恩志

將兵取寶慶進次... 擊敗之追至城下... 兵逼之明日賊衆... 之○七年正月... 五衛所軍計四... 廣練兵還○乙... 將士籍其土軍... 威清除衛○甲... 陵馬荆州府○... 友諒守將場以... 月庚寅克衡州... 萬戶馬元守衡... 馬左丞至是徐... 宋州○徐達遣... 隆道遁去於是... 乙亥常遇春攻... 其城以沔陽衛... 春安陸克之先... 曰安陸襄陽橫... 淨之地今置不... 以狃攻緩則頓... 機招徠以輯寧... 領兵繼其後使... 以兵繼之凡得... 集兵汝寧彼之... 能愛軍恤民則... 于正如守穴其... 若襄陽未下則... 湖廣使聲援相... 以遇寇之奔軼

軍器赤刀... 阿越絕書楚王... 水折流血千里... 屯田襄陽墾田... 守去襄陽七百... 雜紀一

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成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  
 頃大獲其利祐之始至屯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  
 十年積耿望營田襄州襄陽有屯田三百餘頃知州耿望  
 以其煩擾罷之○慶曆元年耿望置屯田襄陽太  
 州咸平二年章惇初築沅州亦為屯田務  
 守廣開屯田列解潛紹興元年鎮撫使知荆南府解潛  
 置四千餘營陳規三年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  
 營田其後軍食仰給省縣之半規做古屯田有逃戶歸業者收畢  
 給之過三年者不受理凡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  
 立為堡寨其弓兵等半為守禦半為耕種如遇農時則  
 就田作有警張闡議隆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  
 則克軍用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  
 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拾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  
 賦稅猶在或遠數百里追奪以來或各雙丁役其強壯  
 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  
 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誠是也然

十餘萬其間豈無已墾闢之地豈無應舍墾闢之地  
 禁一日率而奔之無不為勢家所占則是捐十萬緡於  
 用之地而刑棄之田終不可耕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  
 民勤以萬計官給之食以半歲為期今踰期矣官不能  
 給則老弱餓餓者轉而他之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  
 有傷國體臣愚以為荆襄之田尚亦有可承之規與其  
 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庶使中原  
 之中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推負而至異日墾闢既廣  
 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

**苗徼** 洪武己未景川侯曹震言容美管勾沿邊大旺散  
 苗徼毛等峒蠻寇時出劫掠為民患已今地州衛及施  
 南宣撫覃大勝招之如負固不服請於今秋發兵討之  
 上于是命涼國公藍玉討施南宣撫二宣撫司叛蠻走  
 遣都指揮徐玉將兵攻圍之擒宣撫二宣撫信歸還走  
 依山寨自固至是玉復分兵破其大小諸寨殺獲蠻賊  
 男女一千七百八十餘人擒大勝謀送京師謀大勝于  
 市餘黨譚成闢元給行糧冬夏衣遣之○五年上以  
 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常梗化作亂命南國公劉  
 為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為副將軍率





獻徵楚人物王郎中垣之令伏玄度酒看鑿齒論青楚

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鷄鳴之篇子文叔教

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

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連不

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

幼安不勝顧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少昊書獨步

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堯南都少昊書獨步

考其風則詩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地則群聖之所

此何如江夏舊姓王偃呂魏並江夏舊姓偃偃偃偃

青州邪江夏舊姓王偃呂魏並江夏舊姓偃偃偃偃

三萬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唯偃偃偃偃偃偃偃偃

位徵之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

善士得五百餘家追劉季和襄陽說季和性愛香如

隨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

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

日香焉如何垣曰醜婦放九者必走公欲我退走耶

渚宮二疏朱昂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

能留詔秋進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漢殿夜涼初閣

渚宮秋曉得懸車之句錫燕玉津園中人傳詔令冬

詩為送若李承旨維有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

太平陳文惠堯佐有部吏百丞通爵里送兵千騎過荆

門之句朝論榮之弟協亦同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

之濟宮二疏荆師陳康肅堯咨表其居為東西致仕坊

請蓋正裕先生王韶卜式乞烹桑弘羊以致雨今市易

哀剝民利十倍弘羊臣乞烹桑弘羊以致雨今市易

升青魁志 則卷為二端五死表王有屈折於隱淪之道也 江陵

姚子 姚為母以燒死 葛清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

成式 常與荆客陳至呼觀之 今其自解 皆上亦能聞記

反手 指其去處 至不是此花 偏愛菊 則有一人持盃

上桂 額額黃交 額林寒有葉 則指一樹 宋相郊居 政

夜在 書院讀周易 其弟學士 相公寄語 學士聞昨 夜燒燈

旦明 日諭所親 令請讓云 相公寄語 學士聞昨 夜燒燈

夜煎 窮極奢後 不知記 得其年 上元同 在某州 州學內

某處 喫齋 煮宋玉 景差至 蒲騷 見宋玉 曰不意 重見故

飯是 為甚底 宋玉 人慰此 去國戀 戀之心 昨到 夢澤喜

見楚 山之碧 眼力頓 明今宗 炳屈 先生以 重祿 答曰祿

如腐 草感 何頡 之宇 斯舉 黃岡人 自號 樛叟 篤學 善屬

衰幾 何孟 少孤 孟萬 年及 弟少 孤居 武昌 陽新 縣萬 年遊

侍教 孟少 孤孟 萬年 及弟 少孤 居武 昌陽 新縣 萬年 遊

欲見 之乃 遣信 報少 孤云 兄病 篤狼 狽至 都特 賢

見之 莫不 差重 困自 謂曰 必死 矣

官舍 西雀 樓堂 宇及 歸蘭 菊李 廐江 夏鍾 武人 祖康 泰

不植 叢生 于庭 舍米 壽考 李廐 江夏 鍾武 人祖 康泰

州刺 史父 重平 陽太 守世 有名 望廐 好學 善草 隸與 兄

式齊 名躡 疾不 能行 坐嘗 仰卧 彈琴 讀誦 不輟 河間 王

辟大 尉掾 以疾 不赴 後避 難隨 兄南 渡司 徒王 導復 辟

之廐 曰茂 弘乃 復以 一爵 加人 廐常 為二 府辟 故蕭 李

平素 之舉 渡江 累遷 臨海 太守 侍中 夏忠 靖夏 公母

問大 夫入 其室 已而 公生 末樂 間治 水蘇 松久 未成 功

有葉 宗行 者潛 奏入 朝有 旨令 公覆 奏公 大驚 即日

鳥語行不得也不如  
歸去後竟因詩即歸

宦蹟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制仲尼使人往  
陶侃武昌

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  
與佐史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凌然桓

良又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  
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二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詩  
杜預

元凱攻江陵城上人以匏繫狗頭示之元凱病瘵故  
也及城陷殺城中老小血流沾足論者以此薄之

震三楚新錄載進士梁震登第後薄遊江陵  
季興請為掌書記震性抗直臨事敢行

南遷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袞雖此畫於巧  
心不傳說之為舉人時趙文定作試官見其惟幾成天下

尤龐醇之務舉人時趙文定作試官見其惟幾成天下  
賦形遂握生民

天聖中為襄州路轉運使州人極慕之  
歲末入貢者甚衆所遺煩擾為公私患立奏命以貢物

輸施州遺溪洞又城施州通孫光憲為荆南幕府常  
雲安軍道以運鹽朝廷嘉之

不與歎曰安知獲麟之筆盡為倚馬之用因吟劉王僧  
禹錫詩云一半不得文章力白口空為餽暖家

彦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為墨池謂鼓為皮柳守嶺南二  
參軍李墨池皮謝諫議謝泌若官不安薦士或得一入

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必知襄州日張逸知鄧城以暇  
日多乘小車從數吏度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

酒邀張吟嘯終日而去其高裴子野為江夏王參軍遺  
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

禮每至墓所哭泣處草為韓延之安帝時為荆州治中  
之結有白兔馴擾其側

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兄為翹以示  
不臣劉氏與司馬沐之俱奔姚興

毛憲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  
託于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

胡養息志

雜紀

雜紀

雜紀

雜紀

雜紀

雜紀

吳谷利 為孫權左右給使以謹直為親近監尋拜利都

拔刀向風大威利令柁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

乘之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

顛危柁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第一州吳信

是貴重之自比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第一州洛陽

人紹興初為武岡尉劇賊曹成蹂躪湖湘間守將黃君

興避去信獨誓死捍禦寇迫城呼曰間黃使君橐厚故

來取信曰去久矣成曰當為君全一城即去黃歸冒為

已功受陞賞信幾獲罪後數年為全州清湘尉夢人告

曰君守城有陰功生子當及第起自東南第一州後官

建康見驛壁有詩首云建節東南第一州其子仁榮登

科當詣部銓量前兩夕夢入大叢林一僧欣然出曰吾

知兩祖也復見一僧曰吾五祖也明日調官勸之羅田乃

皆在斷境張九齡悉徒處五不毛溪然九齡自內職出

始安有漳厲之嘆罷鎮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處遐陬

心失志陰責最火變之何景山山馬多陽

強取人家婦人景山曰甲更無他蓋奇怪派寡行逢曰

何不寬其賦稅免其程役反置之於家於理安乎

僚吏曰不如令佐海高宰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禍福人

龍王去遂投於江中 郡縣莫敢問吳興高某為江

陵宰欲杖之大吏泣諫恐擗奇禍高愈怒幸杖之巫噴

笑而出頃之高面潮浮滿遽詢巫所居巫出迎高命縛

設香案具酒宰矣而迎有一... 相公所辦矣聞其子與婦皆... 刺來謂自稱前宋嘉守備... 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 他祝禱勿以童童我輩亦... 畫若風氣初後嗣生累愛... 好壽氏初後嗣生累愛其... 號焉邊羅漢友克如潭... 免軍入其... 於潭政山... 僧佛楚人... 東臨唐郎... 不聞羽廷... 唐公驚... 出諸子... 渡派舟... 巴東舟... 用故來護... 體而去準... 者諷其逾... 諷者李南... 大濟之果... 誥其皮橫... 公曰毆傷... 戶稅不可... 戶長知縣... 限未滿此... 戶長代納... 不遇汝曹... 均分趣之... 租之人使... 富家子悅... 市卜教以... 聞而告官... 歲木偶人... 胡齋遺志

設香案具酒宰矣而迎有一... 相公所辦矣聞其子與婦皆... 刺來謂自稱前宋嘉守備... 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 他祝禱勿以童童我輩亦... 畫若風氣初後嗣生累愛... 好壽氏初後嗣生累愛其... 號焉邊羅漢友克如潭... 免軍入其... 於潭政山... 僧佛楚人... 東臨唐郎... 不聞羽廷... 唐公驚... 出諸子... 渡派舟... 巴東舟... 用故來護... 體而去準... 者諷其逾... 諷者李南... 大濟之果... 誥其皮橫... 公曰毆傷... 戶稅不可... 戶長知縣... 限未滿此... 戶長代納... 不遇汝曹... 均分趣之... 租之人使... 富家子悅... 市卜教以... 聞而告官... 歲木偶人... 胡齋遺志

奏抵德安總轄德安有人家上庫中...

往脊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

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人之驚...

守荆南召馬學士閣門奉例賜金...

而不可加於緋衣乃拜賜三品服...

昨日大星墜于西南有聲甚厲又...

星必天狗下李載仁署觀察推官...

勾當公事也李載仁署觀察推官...

季興見知然為性迂緩一日將赴...

曲相殿載仁怒命急于厨中取...

冷肉中加之辭問者無不笑之...

官至王公者以于數行逢生日諸...

有矜色謂徐神雅曰四隣乃亦畏...

天大保偏地前趙宗憲宗問趙宗...

上六牛僧孺怒而去後召客將問...

已夫立命小將齋書精五百張詠...

定追之僧孺不啓封掛迴張詠牛...

爾於隣伍誰是最際曰有某甲氏...

深者詠遣去云至家徑解其牛貨...

人訴擅屠牛詠叱曰爾割某氏牛...

反致訟耶其人伏罪○韓魏公作...

奇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

誠一世偉人道州所刻帖有公潭...

其後云忠定公歿久矣而世上大...

豈不以剛直毅正有勞于世若公...

為巨蛇繞身乃曰苟有所負死生...

後鎮渚宮厲精為治朝廷號北韓...

後鎮渚宮厲精為治朝廷號北韓...

府人温府温以才學過之而謂其...

路逢一鬼大見挪揄云我兄見汝...

汝作郡民始怖終漸以解不覺成...

胡黃德志

襄陽太守作荆州從事日温為王車騎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温曰卿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飽下腹酒往了無慚色已度征西襄陽殷豫章送一角

列女龍陽君始得魚甚喜後得魚而泣下楚王問之曰臣獨不為禮文途官師供奉甚恭理

也今臣得拂枕席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孟母

韓康伯母母殷隨孫繪之衡陽於闐廬洲中遇桓南

意出則白裁此女屈姊亦來歸喻令自實全婦原放

甚高明重母各馬屈姊亦來歸喻令自實全婦原放

公上出而抄之云尚書不念諸子學文待七如此那得

平陽之譽清易衣而赴中坐長林請馬詩其彌縫也宣

馬徵妻每與語但言佳其妻責以無別徵曰如汝所言

亦復其佳義倡得執手筆誄不置久之少游坐鈞黨南

其人已而如何為少游大驚懼起敬將別鳴曰妾誓潔身以

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願畢矣因閉門謝客別數年少  
 游卒於藤娼忽夢少游來別驚泣曰秦死乎至遣僕覘  
 之得計遂衰服以赴柩棺蜀婦常氏椿適潭州益陽氏  
 統之三週舉聲一鬪而絕蜀婦常氏椿適潭州益陽氏  
 毒殺之日楚生官至縣令馬氏鞭其腹生一女不育常氏  
 竟充婦阿毛云熙寧丙辰四月二十八日襄州通備一  
 死婦阿毛其夫楊金配隸房陵既死本州請張客妻  
 陳願負夫骨歸葬故鄉遺時大疫遂斃于道張客妻  
 同民張客以步販絛緇緇馬業其僕李二者勤謹張客  
 十而妻小美而且蕩李與私通淳熙中主僕行商過巴  
 陵西湖李持磗擊張首即死視屠溜處浮漚起成因言  
 他日滯當為我做主伸冤遂死李歸給其妻曰主病死  
 遺焉嫁我妻從之三年生二子嘗同食值雨下其水  
 愕然湯不介意奔刑鬻鹽媪鄂州李媪居南草市無  
 出告官屋獨存門外鹽兩席几所挂葦薦無少損守  
 殘年者一秤而已木蘭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為女

子賦戍邊詩云萬里戍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  
 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後人於木蘭山  
 立廟華容女漢建安初華容有女忽啼云有大喪縣尹  
 祀之華容女以爲妖繫獄百餘日忽於獄中哭曰劉荆  
 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口即遣馬吏驗視果死縣乃出  
 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荆州  
 以涿郡李立營道婦因食婦所進肉而死隣人有小憾  
 爲荆州刺史營道婦因食婦所進肉而死隣人有小憾  
 誑其置毒縣牒尉薛六圭往驗婦不能解願即死薛疑  
 之反復扣質婦曰每得魚肉宜厨中柱穴薛詰其居視  
 桂旁之蜈蚣無數集譚意歌寄養竹工張文家官妓丁  
 其中具以白縣乃釋譚意歌寄養竹工張文家官妓丁  
 媿御見意歌姿艷乃厚遺文求售年未及笄獨步一時  
 車馬如市尤工詩筆會汝州張正字爲譚茶相得歡甚  
 意乃歸之後張調官意餞別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今  
 之分袂决無後期腹有君之息數月矣君宜念之別後  
 寄詩曰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水落盡梅願得兒夫  
 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張內通慈親之教外焉物議  
 胡黃恩志



之非約孫殿丞女為姻不敢作書報意後三年張妻孫  
氏謝世有客自長沙來云意掩戶不出買田百畝自給  
親教其子張乃如長沙意不肯見曰子已有宅宜去無  
免我張曰吾妻已亡矣意不通媒灼行六禮乃敢聞令  
張如其請挈歸京師意聞門韓希孟兩山墨談云韓嫁  
有禮法其子以進士登第韓希孟為賈尚書子璽婦  
元兵破岳州韓被虜以衣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死長  
興州判官沈思安嘗託劉元履者丐趙松雪馬書其詩  
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為我來書庶因大  
人君子之筆發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為之寫一通  
歸之陳理宮人武昌泊舟江岸有二老媪以縫緜為  
業母命呼下將令理故衣見其面有淫痕詢所以則偽  
漢陳理時宮人也理掠民間為配後宮例刺面為記因  
云理時被天兵圍迫乃出降行泥首之禮指武昌城比  
而為常時自縛處偽漢城放遣宮人乃嫁焉人妻老  
故業此

檀廟王子香廟漢和帝時上為荊州刺史有忠政天子

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  
室察影響咸無允恭對曰以馬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  
又察其有也南嶽神廟神蓋唐勇士張林有盜夜剖神  
頭甚善其言南嶽神廟神蓋唐勇士張林有盜夜剖神  
盜驚死吳政堯令邑時夢神語以木居士廟未陽菴口  
徒廟吳從之畚上得銅戟三事以木居士廟未陽菴口  
元豐中縣令焚之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  
誅因已晚矣乃問有此明眼人乎后寺僧復刻其像祀  
之張芸芝滿郴州過見之詩曰波穿水透本無奇初見  
湖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為山中  
雷雨準為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長渤廟漢龍陽張君  
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絲枝引渤廟與妻張媪遊  
太湖忽風雨晦冥五采雲蓋其上青黃龍並起俄頃開  
霧濕因有姪歷十四月生渤後有神異有功德於民縣  
人立廟武穆廟羅原知鄂州以父汝楫附秦檜成岳武  
元之武穆廟羅原知鄂州以父汝楫附秦檜成岳武  
琰無羅姑往大姥廟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山下依  
荆黃德志

豹母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郡漢官序曰天子鹵

簿中後屬車施豹尾於道路權事應在此故為立廟

城隍廟李陽水記云城隍廟祀典無之此齊慕容儼鎮

之長孫無忌廟常建除曰公鎮鄂渚僕所居頽敝非公不

葺及至謁長孫無忌廟其富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建

像宛夢中見者余新之欲興因神不許至于再三進怒

黃渡江至廟求極城乃自取擲墜地不見俄附看門頗

曰不問何或必屠城乃自取擲墜地不見俄附看門頗

拜謝去不敢屠城蒲圻祠改之夢神曰吾言公未得

者以公它日位宰相幸其相存可以預知休咎既覺入

時祠祭醮以兄事之後有遂令神先靈再欲相見必

先具感醮於虛空內圍以兼伍子祠江陵村民事伍子

鬚乃畫五丈夫皆懸祝呼之伍子祠江陵村民事伍子

寺觀峰頂寺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

不致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傳楊文公幼時詩者誤

方廣寺虎谷間抄洲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

物可江陵寺江陵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大皇觀

華容令宅東比有老子祠曰大皇觀門左右塑二神

精工偉大可動搖觀者以為異其實中虛如紉作者

陵墓舜陵舜葬蒼梧有鳥吐五色氣名吳芮冢在長沙

頌世語云魏黃初平吳人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聖廟

見芮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後預發冢人於壽春見

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容貌可類長沙王吳芮但君微短

又四十古冢峇石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

服生峇石熱蒸出外故草未吳指南墓李太白上安州

焦滅鑿看果墓峇石滿壁吳指南墓裴長史書白叙

其平生云昔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

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

荆黃總志

荆黃總志

季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刀躬身洗刷暴骨徒步負之

而趨寢與携持無軀身手遂巧貨營葬於鄂城其存交

如此趙臺卿冢郡中有趙臺卿冢平王所自營也冢

文將軍墓粉水有墓前石虎石柱甚脩麗間丘羨

止羨之不從後羨之為礪佳期周赧王墓淳熙十四年

所言論者以為文將軍之崇也周赧王墓澧州慈利縣

周赧王墓旁五里山摧蓋古冢也其中歲器物甚多予

甥余珍宰是邑得一錫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

闊八寸下口長徑五寸八分闊五寸虎鈕高一寸二分

闊一寸一分并尾長五寸五分重一斤紹熙三年予仲子

長一尺六分闊一尺四寸二分口長徑九寸五分上徑

八十寸虎鈕高二寸五分足闊三寸四分燕女墳宋末娼

并尾長一尺重二十五斤皆虎鈕也燕女墳宋末娼姚

玉京嫁襄州小校敬瑜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養姑

勇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為鷲鳥所獲其一孤燕悲鳴

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纒繫足

日斷春庭來為吾侶也明鮮果不惡因贈詩曰燕女墳

本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哀鳴家人語曰

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葬所亦死每風生墳陰縣

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上生墳陰縣

縣令濟南劉熹字德怡與時宰縣好博古學教立碑

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地號曰生墳

江陵冢據之志乃大興力役重築城郭外五十里墳

冢皆令發掘取磚以瓮及土工畢陰慘之夜皆聞楚王

鬼哭火數起累月方定論者謂幽魂不安故也楚王

冢齊建元中盜發楚王塚獲玉佳城漢秦頡襄陽人為

城嘆曰茲地可卜佳城後卒雙墓江陵沙市薄暮火發

于官輜車過比不行遂葬之雙墓民有相經者方自外

來見已及舍奔入救母母年八十驚悸不及出遂同死

于火又民關福方醉卧火及妻李氏舍其切子女負福

炎燼中相持莫能動并其子女死焉觀山墳

聞于官知縣徐泮以禮葬于義塚雙表其墓觀山墳

山在夷道縣北古老傳言昔有思婦夫官于蜀屢怨

期登此山絕望憂感而死山木鞠焉雙表其墓觀山墳

明書總志

三

三

名山為女觀焉墓之

山頂今孤墳尚存矣

災祥敗橋元康太安之間江湘之域有敗橋自聚于道

聚為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怒長

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教也

沙鵲巢遺之長沙有鵲巢其帆墻和故官僚聞之皆嘆

慘以為橋木傾危非久安永安皇后元興三年永安皇

儀導入宮天雷震石頭歌度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

人馬各一俱瘞石頭歌度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

翻翻如飛鳥度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度公初上

及薨於鎮以喪還鄂州民言將軍少城南從事多宣威

郡葬皆如謠云鄂州民言將軍少城南從事多宣威

不可問恢復竟如何時權臣開邊鄂為宣撫通塲米荆

使置司多辟親故幕賓聚城南為酣縱云

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纒得一撮

新洲當有真人臨此皇祐二年英宗以團練使鎮岳

州及登寶位果符散幅君周行逢為武安節度婦人所

其說出風土記散幅君周行逢為武安節度婦人所

裙之於身以幅身為上周匝於身今使開散是不周也

乎未幾而赤塘冬青樹岳武穆董師遇茶陵之赤塘向

者難之武穆師至彗柄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

之夕忽自植立彗柄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

雷震一木折其下得一

方伎郢匠之運斤成風畫聖而鼻不傷匠石曰臣能斲

之而臣質養由基楚王儼見白猿射之猿善避箭莫能

而射徹七札馬嘗去柳葉百步百發百中

而射徹七札馬嘗去柳葉百步百發百中

而射徹七札馬嘗去柳葉百步百發百中

而射徹七札馬嘗去柳葉百步百發百中

數妙絕武獻公蕭穎胃疾篤問詵曰當無辜否曰鎮星

在襄陽荆州自少福明府歸終亂代齊名伊霍有何恨

我公曰昏主狂雲人思堯舜恨不見墨梅衡州花光仁

清廓天下息馬華山也歐歎而終王敦語林云王敦嘗坐

花黃魯直觀之曰如嫩寒春曉王敦武昌釣臺聞行船

行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捷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

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捷使視之云船人入夾

口應知鼓又王世貞清源人徙應山與韓見素趙諫議

善于敦也指世則使坐於諸公之右曰將來君

曰侮人者自侮也此會明年則舉進士第一曰將來君

獨首冠諸公畫如此會明年則舉進士第一曰將來君

次吉士瞻曰君擁旄杖節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後皆

信柳世隆襄陽人仕齊為尚書令善卜別龜甲價至永

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疑題簾箔

如其岳州圖夷堅續志周益公在京師茶店具紙畫岳

筆也張僧繇畫佛在江陵天皇寺相臺畫廬邢和璞

雜俎載那得黃老之道善心弄作穎陽書疏有叩奇旋

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親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

者寄居荆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

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斲不已牆忽透明如一

栗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審外乃野

外耳有數人荷鍬鏤立於穴前崔問之皆云邢真人處

分開此可馬厄重倍費工力有頃導騎五六悉平遠

衣碎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緇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

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弄盡僕為公再三論得延

一紀自此無苦也言在術從南來止陟吧寺好酒有術士

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小術從南來止陟吧寺好酒有術士

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參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技可

代杼瓦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驛步相五目徐

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日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中

相宣如新寫建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中

式見寺僧推蕭說忘其姓名成王潛政善正傷折有軍

月真德云

一

人損經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張如  
 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  
 言前為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僧誓長壽寺  
 於時下今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瘡即愈而髮鮮腫起尺  
 餘其子曰咎若老若在何處遂管至乃以灰團其屍開  
 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地不  
 至皆大怒乃取餅數升擣地形吐之忽蠕動出門有頃  
 餘屍漸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毒區舊記載言古語  
 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弼成式嘗於荆州藏鈎每曹五  
 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鈎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  
 知映言但意舉止辭齊刺印印上真元市中市有鬻刺者有  
 色若察囚視益也解齊刺印印上真元市中市有鬻刺者有  
 以石墨磨愈後細於隨求印之刷女覽大曆末禪師女覽住  
 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環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  
 齊象詩之亦一時三絕覽悉加墨焉人問其故曰無事  
 亦苦壁也僧那即費孝先李璋太尉罷郢州入朝至襄

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始璋止二子侍行三子守官于  
 外聞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邨日璋乃卒果臨其喪者  
 五崔群玉群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又善就急草性  
 人妙吹應諧鳳居光遠舒斬間人以醫術遊江南晚寓饒  
 工書喜得鸞居光遠州樂平縣嗜酒落魄人呼為屠醉  
 縣酒官呂生其妻臨薦五日弗產召屠至則醉矣徑入  
 室隔衣略捫撫即出曰扶坐少頃免身矣俄聞嬰啼聲  
 謂屠不施技偶值其生耳無足奇者屠語呂曰君細  
 視兒在手虎口必有小竅視之果然問其故曰此非佳  
 兒也必有宿冤欲取命故在胎執母腸不放無由得  
 生吾用龐安常法鍼之故得脫呂拜謝兄亦尋卒得  
 州秀才秀才善妖術能制人命村寺僧出入必往告僧  
 向暮饑甚入厨取食畢入佛殿坐佛脚紹興中客僧到寺  
 半迅雷俄聞鈴鐸聲若數壯夫負巨木欲上復下如是  
 三四反又若尖脚而墜天明出視得四紙人于階下旁  
 一紙棺浸指于懷中少頃寺衆至爭問夜所觀客僧具

告以事且說此人習邪術既不能害人却昇州汲婦

當自害試往扣則秀才四體如刀裂死矣幻術戲惱之使

開元寺多寓客寺門一婦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使

挈水不動婦人曰勿相戲戲則請校法乃可擲其擔化

為小蛇客取水喫之稍大又懇言莫相戲客固自若蛇不能

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噴水叱之遽大如椽徑躡中圈將

齧客婦人又論止客猶不聽蛇即其足纏繞至項不可

解一寺人欲走訴官婦笑曰無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

然道入淳熙問客曰汝術未精何敢若此客再拜謝

以蜀中貴人相酬者疑弗信陰約儕輩密覘之郡城南

有可王度橋直西行穿蘆林坐听許以絳囊縛釣綸上

擲水中少馬舉綸則碎金色已粘着囊外旋以鷲翎掃

至幅紙上如是十餘反乃歸群匠驚訝躡踵詣旅店復

問王對如初始以向所見告王笑曰吾非挾此技此蓋

吸金藥也大抵水非得金不能滯溜故有水處必有金

子母相生之理誠不可誣今篋中所餘猶數兩明旦當

大更起算儲直策杖去武陵廖平解真所居井中

飲之以祈延年後果信投抱其子曰余祖鴻臚為臨沅

令有民家世壽或百歲乃疑其宅井水殊赤因掘井左

右數尺得昔人所埋丹砂散一窺均正德間黃州師巫

解因泉人井故飲水得壽云一窺均正德間黃州師巫

扶靈于川用署符呪能呼風雷後柄損遂不

仙釋呂巖江夏有道人呂元圭為人言事多驗一日忽

日提點刑獄諭陟自武陵至鄂即遣使訪呂云已行

得其姓還者岑文秀詰其所得岑曰兼有翁加聲色將

咎之命搜其家于神堂壁中見所與岑長歌一篇言

衆始悟惡人之說恐喻通追求之云○崔中舉進

將岳陽謁故人李郎中寓市邸唱心園春有補鞋人

此何曲也崔曰都下新聲也其人曰吾不解書子能

我善吾在此調撰一詞崔勉為寫其意深入至道因

其姓名曰吾生於江口長於山口今為守谷之客崔

日見太守具言其事乃令居之至則戶閉排戶則闕

月黃息云

見人壁間有詩云腹內嬰兒養已成且居廬市暫娛情  
 無端措大剛搔舌却入白雲深處行太守曰江山  
 乃二口呂字谷者洞也客者賓也仙之姓名曉然恨  
 緣磨隔不遇真仙爾○紹興中王寅祖為湖比提刑司  
 使武陵杜昌言家有小園花開邀王叙飲俄有一道人青  
 衣披箬笠至杜延之坐酌酒大嚼微笑曰吾亦有酒當  
 償乃舉觴勸坐客獨謂王曰若氣宇軒昂有學道者但  
 恨世事未除耳且飲我酒即探袖取一錫瓶度可容二  
 升酒未暖而熱味亦清醇杜異之戲言公豈呂洞賓乎  
 道人曰君不曾見呂翁云云何也復笑曰諸君欲見之  
 手遂解背上箬笠騰身丈餘跨一白鶴躡雲去客主  
 然而散後王赴辰州守過武陵訪杜氏之子云一時  
 飲酒者皆壽王後亦壽○遠安民信仙佛嘗作呂洞  
 陽會淳熙中適結會一老兵至青袍麻鞋挑兩箬籠  
 擔坐索食又求酒界以故曰尚言真人來亦識之乎  
 然即問今日何齋會言以故曰尚言真人來亦識之乎  
 主人指壁間畫像示之客曰我即識他貌結束全與此  
 別與我絹五尺為汝寫之主人喜甚即取付之  
 施粉墨但手中披莎俄而大吐以絹拭之

結與客無異雲夢龍女一獻會林曰吉巖前水  
 女曰易馬耳辭去已而水從巖下流三君山酒漢  
 里許方有聲後人建龍女祠雲輦應三君山酒漢  
 記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之即不死焉神仙漢武  
 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樂巴將童男女數十人來求之果  
 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將殺之朔  
 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為帝笑而釋之  
 寺僧云春時往其處洞庭女柳綠下弟歸至涇陽見一  
 酒香尋之莫知其處洞庭女柳綠下弟歸至涇陽見一  
 女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毀黜至此敢寄尺牘洞庭君小  
 有大橋樞擊樹三當有應者教如其言武夫揭水引入  
 虛殿取書以進洞庭君泣曰此老夫之臯使孺弱  
 頃之有赤龍飛去俄擁紅粧一美人回即寄書女也  
 碧雲宮洞庭君弟錢唐曰涇陽婆婦敢記高義為親  
 不取賞辭而去後再娶盧氏貌美曰予即洞庭君女  
 滙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聞老人歌泊君山忽一舟至  
 秀木以為好遂與同歸洞庭老人歌泊君山忽一舟至  
 有老人歌曰山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籊坐碧草春至  
 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呂異其詩就之忽不見  
 胡廣息志



呂九子 澧州市民呂氏業醫有一道士一破於其家館穀

之曰破藥罷置之壺中其藥當効 武陽洞 武陽洞人披髮

後其言果驗 澧州人呼為呂九子 吾地仙非山鬼也

草衣毛長寸餘 洞人懼而走 異人曰吾地仙非山鬼也

知波至孝 故相見吾久棲此 常服蒼耳今二百餘歲指

後洞人壽百餘歲 鬻墨 鬻者後以一笏授貧者不索

值歸視之乃金也 朗人聞之盡奪鬻者所有訟於刺史

李翺翺詰之已而所奪者皆土 翺知其異索之惟遺芒

鞋一雙以獻 翺不受 墨者投池 懷讓禪師 南嶽懷讓有

中化白鶴 去因名其池曰白鶴 懷讓禪師 沙門一道場

一坐禪 師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 曰圖作佛 師取一磚

於石上磨 師曰作甚麼 師曰磨作鏡 一曰磨磚豈得成

鏡耶 師曰坐禪豈得成佛耶 師入室弟子有六人 師各

印可云一人得禪 吾鼻善知氣 一人得吾舌善談說 一人

得吾心 志公詩 天監十年四月八日 誌公於大會中作

善古今 志公詩 天監十年四月八日 誌公於大會中作

傷須臾之間 自滅之患 在汝陰 死三湘 橫尸一且無人

已陵南有地名三 荆州狂僧 荆州貞元初有任僧善

之令歌 僧即發聲 其詞皆五百 法通 荆州有帛師號法

從前非 愚也 五百驚而自悔 法通 荆州有帛師號法

東天竺 出家言 蝗蟲腹下有梵字 或自天下來者 乃切

利天梵 天來者 西域驗其字 作木天壇法 讓之今蝗蟲

首有王 字固 房僧 元祐時 強伯達 家于房 世染惡疾 殆

自不可 曉 房僧 元祐時 強伯達 家于房 世染惡疾 殆

親黨 皆以為 必不可 療 恐貽 染 遂 深山 中 其父 畏 糧 置

之岩 下 涕 泣 而 別 絕 食 未 幾 忽 有 僧 過 傷 之 曰 汝 可 念

金剛 經 內 四 句 偈 達 念 之 旦 忽 一 虎 至 達 不 敢 視 待 死

而 已 虎 為 遍 舐 其 瘡 頓 覺 冷 虎 去 顧 其 瘡 頃 瘡 次 日 僧

復 至 即 于 山 側 拾 青 草 一 握 授 之 令 洗 其 瘡 頃 瘡 次 日 僧

僧 推 其 背 去 後 洗 之 瘡 而 歸 親 族 見 之 大 驚 自 是 無

傳 染 髮 僧 垂 拂 履 若 慕 留 髮 表 丈 夫 也 譚 勛 力 未 有 道 人

之 患 髮 僧 垂 拂 履 若 慕 留 髮 表 丈 夫 也 譚 勛 力 未 有 道 人

言 嘗 化 生 茶 陵 譚 氏 後 譚 果 生 一 子 蓋 力 負 化 去 之 夕

也 其 子 能 言 父 欲 命 之 名 子 曰 我 名 力 負 父 誅 之 遂 合

二 字 而 名 之 曰 勛 云 後 勛 長 能 周 人 呂 公 洞 遷 錄 云 江

之 急 人 呼 曰 長 者 生 二 子 登 進 士 呂 公 洞 遷 錄 云 江

月 書 恩 三 雜 紀 一

夏呂公洞前有軍巡夜逢三人衣冠甚古遺黃金數片  
 軍携金以歸光彩煥發官覺收之則皆化為石命藏之  
 庫新羅僧宋京山新羅泉相傳有新羅僧居此一日  
 其人指地泉即湧出味同故鄉僧又言思鄉魚其人復  
 指木得魚魚形皆纖細色斑目赤僧遂留卒得禪旨其  
 泉善漉僊姑洞孝感僊姑洞相傳昔二人秉燭入行約  
 民便之僊姑洞二十餘里洞蓋忽暗天日溪水橫抱有  
 斷石橋水深不得渡隔溪亦屋駢列花木蕃盛溪邊一  
 女汲水遙語二人曰此非塵世也渡此不復返矣二人  
 懼遂桃源仙陳純至桃源愛其山水秀絕乃裹糧沿溪  
 逐人語純糧盡困卧聞有美香流巨花十餘片其去甚急  
 純速取得一花面盈尺五萼乃食之渴其飲溪水數斗  
 下利三日行步愈疾有青衣採蘋岸下曰此桃源三夫  
 人之地土府玉源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夜中秋三仙  
 將會於此其久水際樓閣相望有童曰玉源夫人坐絳  
 殿中衆樂並作玉源謂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  
 句純曰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意思雖佳但

亦輪碾太清靈源和曰不是月華別都緣秋氣清  
 日九秋今又半萬里一輪懸純曰秋靜夜方靜月圓人  
 如何敢亂生意思純曰和韻偶然耳將曉同舟而下有  
 頃即至瑣窓朱閣北人軒中所有玉源戒純慎無入南軒  
 當不利於子純竊往焉軒中有人為父妻呼他人為夫燕聚  
 物山川乃其鄉生子呼他人為父妻呼他人為夫燕聚  
 譖笑久之不見純嘔一郊在化為紅鶴飛去仙來見  
 純責曰不聽吾戒今不能救矣莫非命也後三十軟障  
 年當復此來宜內養真元外崇善行以舟送純歸軟障  
 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曰如何  
 令生願納為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真真呼其名百  
 日晝夜不歇即必應則百家緣厭酒灌之遂活顏如其  
 言果下障言笑飲食如常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  
 余有神劍可斬之其父真真曰妾南嶽地仙也為其人  
 畫形君又見呼既不奪真真志今忽疑妾不可更住携其  
 子却上軟障嘔出前飲百緣厭酒荆南仙女荆南高從  
 觀其上唯添一兒子皆是畫焉  
 水登山見金繆宮關云是方丈仙女類十人中一人  
 月黃忽忘

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數曲自是數夜一遇歲餘

得百餘曲其尤者有獨指商以一捲彈一曲復夢麻姑

曰即當相邀明日庭中有巴東僧巴東下叢院主僧水

雲鶴音樂女奄然而卒其中更置水米經宿米亦滿

扼花置佛像前明而花滿其中是院中富貴院主年亦

死以錢及金銀置之皆然自是院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

爾等寧能謹飭自守棄之不飲使爾增罪累也院主尋

卒高安趙生之巧者趙生好飲酒醉輒毆罵市人人皆謂

及年生善否故或指為有道元豐中蘇文定公謫官于

筠生忽來見蘇嘗語蘇以養生養性之說蘇異其言生

言生于周申寅今百二十七歲家本代州名吉自勝以

上骨如龜殼自心以下骨如鋒刀兩骨植其間不合如

指又之從蘇未嘗往黃州謁東坡遂留之不去坡比歸

從行三與蘇軍軍楊元素留之生畜一駿驃為所蹶

而死楊具棺塋諸野元祐初二蘇公皆召還京師蜀僧

法震來見言雲安酒家逢一丐者曰吾姓趙頃在黃州

識蘇學士為我寄聲問其狀良是時興國守朱彥博之

樊夫人魏州人魏州人樊夫人魏州人樊夫人魏州人樊夫人

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夫人曰妾有夫

在漢南幸無以諧謔為意與郭若小有因緣他日必為

姻懿答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焉盡見鮑仙師有

僧貫休法門貫修風騷之外精於筆札成中令問其筆

之透於點中因以病鶴詩見意詩曰惟儼羽問刺李

見說氣詩器不入不知爾病自向來惟儼羽問刺李

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任事須向高山頂坐深淵水底

行閨閣中物舍不得便為滲漏師一夜登山大笑翽贈

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身無送亦無仙人石室室

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仙人石室室

南向水村人駱都到此室邊採蜜見一仙

見都疑將不轉節蓬招村人重往則不復

梯仙國房州竹山縣陰隱容家浚井千餘

尺而無水工人捫壁別一天地日

月世界署牌曰天柱山門內兩童皓齒垂髮晚足金冠

問汝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頃更有緋衣傳勅曰以

禮遺之引至清泉洗浴白泉漱飲其美似醉行半日有

國城宮室皆金玉城樓題云梯仙上人詢曰此國

是何處答曰諸仙初得仙者關迷

後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崙姑蘇

曰汝來此頃刻人間幾十數年

自後不食五谷莫知所在竟陵禪師師師去世作寄

云不羨白王蓋不羨黃金壘亦不羨朝入省亦不浮石

羨暮入臺下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其先則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丸曰若見浮石而後

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教每遇石必投諸水後陝上

將渡江有叟臚舟相待問其姓曰石氏問地所杜真人

屬曰涪州先生豁然悟遂服藥即時輕舉朝風波真

元杜雲隱黃陂人洞庭湖廟祝也知其專于朝至元

語報驗江南湖北肅政廉訪伯顏上其事于朝至元

六年十月內勅封晉惠廣仙桃巖因過茶溪源迷

化真入提調沿江諸廟事仙桃巖因過茶溪源迷

大際仍與仙桃九顛元大德八年有道士范濟精

名仙流濟校江縣東南富城洲上有道士范濟精

桃巖流濟校江縣東南富城洲上有道士范濟精

食蕭散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詞不可詳人心欲見

而對執言尋求終弗遇也華通騰蒲洲而未嘗見

涉三花仙許世安馬房伴元豐間有名三花仙者

地三花仙許世安馬房伴元豐間有名三花仙者

胡真志

有詩云云郡守夏氏在京師與之相善扣以前事云至  
上中說之及侯守方三花日記房中之言否既見李侯  
戶籍而酒井本製音嫗者賈酒有道人素飲不厭因與  
成酒後道人復至嫗言事無得酒如其人言其言亦香  
流人蘇秦秦之復與嫗言事無得酒如其人言其言亦香  
見王難得見如天帝命命矣王辭行王曰曾不少命  
待之履客禮潛秋謂王繫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文  
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過長沙取  
忠公試隨州東野錄載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取  
六其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  
誣甚悉內有石言于晉神降于華外蛇開而內蛇傷新  
中無此論頃見連庠論之耳按公行狀亦不載隨州  
事僅見野錄胡秘監揚庶幾論言臣寓居襄陽錄云

惡然世不傳庶幾亦有其所也昔魯直在鄂鄂州太守  
以其小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贊守必取質于魯直  
而報之一詞人投詩頗亂繆守携見魯直魯直閱詩良  
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  
物但公取四兩乾艾松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  
問曰爾後敢復湊分元德秀德秀退居安陸縣去家獨  
通餒死中書舍人盧載為誅文曰誰為府君犬必啗肉  
誰為府君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餒死空谷丁用晦載之  
杜芝田錄以馬為美事予意盧子不當以二畜比之正史  
傳中之贊何其優邪然其清貧固也但卒于家不聞  
居安陸此又丁晉公辨誣罔之事仁宗憐之命移道州  
不馬穆脩作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張文定公齊賢相  
四何事不量移謂失人心至此元會元會壽齊賢  
宗以亮直重厚稱娶薛氏婦真宗不悅元會上壽齊賢  
也微醺進止失容坐是謫安州其麻曰仍復醜杯鴈歌  
傾冠弁蓋文衡山蘇人文林弘治間翰林待詔皆名士  
謂是也

月是也  
文衡山  
蘇人文林  
弘治間  
翰林待詔  
皆名士  
雜錄

籍衡山故父子皆寓衡山如韓子昌黎意耳

今人詆其父子同號殊不知父自號交木也

文苑謝朓遊後園賦隨王子隆領鎮荆州

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蕪蕪兮蔭景下田田兮被

谷左蕙暎兮瀾望右芝原兮寫日山霞起而迢迢周步

明以經復於是敷風閣之藹藹聳雲館之迢迢清之始

藉宴私而遊衍時晤語而逍遙爾乃日暮望秋清之照

勝旅蟬已散去魚成行惠氣湛兮惟殿蕭清陰起兮池

館涼陳象設兮式以玉瑱披蘭籍兮咀桂漿仰徽塵兮美

無度奉英軌兮式如璋籍高文兮清談預合毫兮隄芳

則觀海兮富饒謝文學離夜詩謝眺自京赴荆州時

乃游聖兮知方餞謝文學離夜詩謝眺自京赴荆州時

沈右率約詩云漢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潯汨昔吳潮

屏溪橫楚瀨一望沮漳水盛思江海會以我徑寸心從

君千里外虞駕部炎詩云差池鷺始飛羃歷草初生

難人帳東顧遊子捨西歸清潮已駕者潯復沾水一

畢當春聚方掩故園扉○范通直雲詩云陽臺霧初生

所知共歌笑誰忍別笑歌離軒思黃鳥分渚菱青莎翻

情結遠沖瀾淚與行波春江夜明月還望情如何○蕭

記室琛詩云洗手無還顧別渚有西東荆吳眇何際煙

波千里通春筍方解舞羽柳向低風相思將安寄悵望

南飛鴻○劉中書繪詩云汀洲千里芳朝雲萬里色悠

悠在天隅之子云安極春潭無與嶺秋謝文學眺荅詩

臺誰共陟不見一佳人從望西飛翼謝文學眺荅詩

明黃息志

一

三

一

一

一

庭湖石刻宋類苑載往年有人於洞庭湖中得一石刻

迎掉拜神鴉破浪南風止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

處上仙榜或持問諸作者云此老杜詩也近有管城

大夫家藏唐本題杜身美一卷皆子美詩其中一首云

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梓州

率寺文冢銘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馬文不忍棄其草

柴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今子美集中所無

率寺文冢銘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馬文不忍棄其草

率寺文冢銘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馬文不忍棄其草

天不工也而獨文峻馬故飲會不忘於文悔寔不忘  
於文悲感慙憤疾疴嬉游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  
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  
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於昆蟲鳥獸文乎於草木徐  
於藻百工婦人彫磨塗洩以供宗廟祭之文豈獨於  
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裁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  
助於人故其維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於心其誠祇畏如  
臨上帝故有祭如星光如日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黜如  
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  
透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  
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萃洋以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  
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特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  
文於市使其所標之士以出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  
然而自振者無方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  
者有覆背者有斧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還  
於大知泰光惟不吉不吉不吉不吉不吉不吉不吉不吉  
曰不吉不吉不吉不吉不吉不吉不吉不吉不吉不吉不吉  
峭峭馬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  
艾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  
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潔祭祀之案盛乎  
不然使其速腐為虛壤生芻蕘以食牛羊乎化壘泥為  
陶甄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於樂為  
土鼓為由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乎坎  
為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為壇壝乎竊為井墓乎吾皆不  
得而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  
為芝菌以惟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  
瀦為醴泉以味平語口慎無禱為城社以孤鼠憑妖慎  
無聳為良材以雕斷傷性慎無萌為蘭茝以佩服見喪  
嗚呼介而為石使之能言舒而為蟻使之飲泉既而他  
羊遊菟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曰在几閣  
而來歸兮掩為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卷視汝醜在口  
吻而來歸兮擗為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卷視汝醜在口  
珠玉歛無楮橋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其冢也  
在莽蒼之野大塊之宜時有唐太中丁卯而戊辰之季

月夜息志

三

雜紀一

此則蛻當為長沙人而舊志不載姑存之俟若子孫子按  
 太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湖之南湘之西山大瀉深  
 賊風妻妻臺入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携彼上人忘其  
 身一宴坐千餘旬去無疎來無覩竟積阻構嶙向棟宇  
 成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孰無情識好惡知寵  
 真火收瑩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月不明金在  
 圓常自隨在畔邊要即用長日非艱難不幽玄哀世  
 徒苦馳驟覓作佛何其愚等海沙登迷廬眼端端心區  
 區見得失繫榮枯奔知覺求形蕩蕩勤圓團更無物不勞  
 事心即安少思慮簡悲歡淨蕩蕩勤圓團更無物不勞  
 看聽地語被入謾生必死理之常榮必悴非改張造衆  
 罪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報正身當自結袞無人  
 將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赫盲驢牛阿房鬼五通專覩  
 捷見西東禁定任陽滕躡與作馬事不同上乘有慈  
 基無結淨本無為人不見自心知動便是莫狐疑直下  
 說沒文詞識柳宗元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維其年

姓世莫知其間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善曰姓  
 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胃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  
 姓耶法初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邪  
 性海吾樂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痛惠為之戶以守則  
 固以居則安吾問里不真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善薩  
 人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平  
 其道可聞者如此而上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  
 萬或譏以有焉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  
 惟天台大師焉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  
 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焉得  
 其歸和尚勤求端慈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  
 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徒居是州  
 作道場於楞伽北峰不越闕者五十祀和尚凡辭敬事  
 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生南陽立山葬  
 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荆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  
 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  
 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于步銘曰道本於一離為異門  
 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  
 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  
 月竟息志



遺言是寃是勤惟動惟然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寃  
 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願示俾民惟新情動生寃  
 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原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  
 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借寂法付後學施之  
 無斃葬從我師無忘真碑陰記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  
 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道州以宰相相徵過馬以爲宜  
 不勤矣弘農楊公夾自道州以宰相相徵過馬以爲宜  
 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同歲乃往明幸楊去  
 相位氣欲屈其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爲岳  
 州盛氣欲屈其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爲岳  
 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爲道塲奉和州刺  
 史准准倫買西峰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  
 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犬第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  
 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所刺史李其馬之傳長沙謝終不  
 馬行狀博陵崔行儉馬姓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  
 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  
 長沙以傳來使余爲碑既石門朝真觀正德間掘出石  
 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石門朝真觀正德間掘出石  
 碑一通曰三爰銘媛失其姓名銘曰揭之三爰銘循名

乘氣候累累弄圓實菌菌綱嶺腹巢空鳳邪危陣合金  
 唯鬪瓜開冰雪侔牙咀蜜飴瀾論香友蘭菊定品以橘  
 袖昔嘗遺禹真今乃入君周取新薦廟娥亡姚旅邊豆  
 梅亦號佳尚却立湘間造勇敵犀陰力將雲葉揉東風  
 動地來花草爛熳采餘空餘益媿雅幼我獨抱純  
 潔先春已明茂及爾嫩時果味愈真清漚廟堂列羹  
 神物常獲佑或遠見亦鹽醴耶同揉愚于此三者既  
 愛仍勉懋窮冬縱雨霰一日來娥又盡令撒軒窓抑便  
 斷屋溜四面煖披拂雙噴免區娥往往携賓朋相歡  
 醇酎因思向埋沒燬燬若時命賞議匪我達幾不脫薪  
 循實皆曰然劉言史詩言史滿湘舟中聽矣女唱暖  
 勿以斯言疥劉言史詩言史滿湘舟中聽矣女唱暖  
 野花滿髻粉紅閒歌暖酒深峽裏睡適知從何處生  
 當年泣舜斷腸聲翠華寂寞天風雨細昔人怨紅地  
 青烟冥冥覆杉桂崖壁凌天風雨細昔人怨紅地  
 碧杜細細含怨姿清律未盡鹿泉切淚水流到湘地  
 北人莫作瀟湘遊九疑雲入蒼梧愁一裴迪詩湖廣  
 楚人歌也元結集作款乃字不同而義一裴迪詩湖廣  
 月責息志

尚空虛不獨支公住曾陸羽居草堂荒產塔寺繼跡  
 生魚一汲清冷水高風味有餘此與王岳陽樓詩過岳  
 維同時其詩自朝川個和夕無傳此詩中范意何如西  
 陽樓見一黃鸝秋水半江雙魚鼓琴至今悲二女死  
 風萬里一黃鸝秋水半江雙魚鼓琴至今悲二女死  
 乃視其姓名則元朗吟子無識時鶴吹簫上碧虛陳  
 子昂詩送子昂送客詩云故人雄飛不知何處也  
 榮江南多桂樹歸客生別思盈白蘋楚詞語楚詞新沐者必  
 本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  
 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  
 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  
 後受用之九日東坡生酒亦壁下酒南飛曲元  
 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酒亦壁下酒南飛曲元  
 山使月人問之即進士李委聞波生曰作酒南飛曲元  
 奏曲吟咏有穿湘江詩楊侍講微之以能詩聞於山  
 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東野詩文登至長  
 氏天策府諸學生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惟徐東野李弘  
 高其句不過杜一宿醉蘭蕙春悲霞宮日城翦紅刺翠  
 爾已獨過靈九不夫幾奈君何又得弘高雜文十卷皆摘  
 度過藥靈九不夫幾奈君何又得弘高雜文十卷皆摘  
 難金烏兼玉免下幾奈君何又得弘高雜文十卷皆摘  
 章繪句雖斷亦鍾離權詩荆州開元寺壁有五代  
 能道信乎文之難也鍾離權詩荆州開元寺壁有五代  
 辨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鍾離權二詩曰  
 傷神間來屈第一峯又曰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  
 數得見昇平有幾人夏竦絕句蓋以喪明居喪性多  
 際公昔嘗師馬時一見之一日謂公曰讀書乎公曰  
 呼使君家空堂自恨無旖旎楚辭紛紛出亂麻漢江  
 金彈惟爾家秋日到斜旖旎楚辭紛紛出亂麻漢江  
 作荷難司馬湘賦又旖旎楚辭紛紛出亂麻漢江  
 之旖旎王秦洞篇賦形旖旎楚辭紛紛出亂麻漢江  
 胡黃總志

尚空虛不獨支公住曾陸羽居草堂荒產塔寺繼跡  
 生魚一汲清冷水高風味有餘此與王岳陽樓詩過岳  
 維同時其詩自朝川個和夕無傳此詩中范意何如西  
 陽樓見一黃鸝秋水半江雙魚鼓琴至今悲二女死  
 風萬里一黃鸝秋水半江雙魚鼓琴至今悲二女死  
 乃視其姓名則元朗吟子無識時鶴吹簫上碧虛陳  
 子昂詩送子昂送客詩云故人雄飛不知何處也  
 榮江南多桂樹歸客生別思盈白蘋楚詞語楚詞新沐者必  
 本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  
 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  
 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  
 後受用之九日東坡生酒亦壁下酒南飛曲元  
 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酒亦壁下酒南飛曲元  
 山使月人問之即進士李委聞波生曰作酒南飛曲元  
 奏曲吟咏有穿湘江詩楊侍講微之以能詩聞於山  
 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東野詩文登至長  
 氏天策府諸學生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惟徐東野李弘  
 高其句不過杜一宿醉蘭蕙春悲霞宮日城翦紅刺翠  
 爾已獨過靈九不夫幾奈君何又得弘高雜文十卷皆摘  
 度過藥靈九不夫幾奈君何又得弘高雜文十卷皆摘  
 難金烏兼玉免下幾奈君何又得弘高雜文十卷皆摘  
 章繪句雖斷亦鍾離權詩荆州開元寺壁有五代  
 能道信乎文之難也鍾離權詩荆州開元寺壁有五代  
 辨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鍾離權二詩曰  
 傷神間來屈第一峯又曰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  
 數得見昇平有幾人夏竦絕句蓋以喪明居喪性多  
 際公昔嘗師馬時一見之一日謂公曰讀書乎公曰  
 呼使君家空堂自恨無旖旎楚辭紛紛出亂麻漢江  
 金彈惟爾家秋日到斜旖旎楚辭紛紛出亂麻漢江  
 作荷難司馬湘賦又旖旎楚辭紛紛出亂麻漢江  
 之旖旎王秦洞篇賦形旖旎楚辭紛紛出亂麻漢江  
 胡黃總志

來當依詩 寇萊公詩 萊公富貴時所作之詩皆凄楚

音作倚難 依依 依人未歸 又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

日若汀洲 一望時愁情不斷 如春水余嘗竊謂深於詩

者盡欲慕唐人 情悲怨感 以主其格 語意清切 脫灑脈

調感深 則氣謝 黃棘 詩符 溪云 楚語 悲回 風云 借光

奈楚嘗盟 于黃棘 後懷 王再會 武峯 劉涇 巨濟 收許

雲畫暮 曉是 黃棘 之盟 楚禍 所始 峯 劉涇 巨濟 收許

山細思 之烟 字為 勝 作 藥珠 詩 袁結 宜春 人成 通進 士

過岳 陽悅 奴藥 珠香 也知 暮雨 生巫 映爭 奈朝 雲屬 楚

桂枝 香惹 藥珠 香也 知暮 雨生 巫映 爭奈 朝雲 屬楚

萬恨 只憑 期寸 心惟 繫別 離腸 南亭 宴罷 罷楚

散回 首烟 波路 渺茫 嚴君 以妓 贈之 出全 唐詩 話

咏馬 跡於 其處 得遺 味雖 神栖 白雲 屬想 芳流 藉念 象

鄉其 略曰 登武 陽觀 樂豈 峨嶺 千程 洋湖 口命 雜騎 駕

矣 李太白 詩詞 前有 景道 不得 崔灑 題詩 在上 頭之 說

遂過 鳳州 之詩 其人 謂格 律氣 勢未 易甲 乙今 又以 李

弱耳 平林 漠漠 煙如 織善 薩蠻 詞一 闕不 知何 人寓 在

內翰 家乃 知李 白所 撰許 沈詩 賦時 人謂 許有 洞庭 五言 詩

此賦 乃一 片宮 商也 山寒 亭荆 門軍 王泉 山寒 亭過 客

火雲 漫未 是寒 亭分 外寒 六月 謝戰 馬李 皋與 弟節

下馬 氏作 謝戰 馬李 皋與 弟節 陣曰 軍有 暇月 之營 乃云 驟尋 偃月 之營 擢作 於風 之

從誨 曰此 詩雖 好將 來 變語 郝隆 為桓 公南 蠻軍 二

胡黃 德志

詩何 以作 蠶語 隆曰 千里 投公 始得 蠶府 參軍 邪得 不

作壘一句詩黃州潘大臨工詩貧甚臨川謝無逸以書

恨為俗氛蔽翳昨日有詩曰浦城風雨近重陽忽聞峽石

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句奉寄聞者笑其迂闊

有士子於漢江峽石阻風吟詩曰一夜雨勝斷木蘭歌

雨多入未之續空中忽云江陵一夜雨勝斷木蘭歌

露草根遠聲一吐斷客淚數重痕通宵兀吟百篇

南思柳憚江南思云汀洲採白蘋日落白銅鞮

雲襄陽白銅鞮何潘著名時潘為瀟湘賦天

聖德應乾來鞍何潘著名時潘為瀟湘賦天

向涓涓一夕賦瀟湘白衣吟馬植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

上公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

南入為大理三黜賦上禹偁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後知

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曰禹偁知黃州蘇易簡榜

人門下放諸生時交親徧特好惡不敢迎送獨實元

執手泣於閣門曰天乎得非命耶公後授以詩曰惟有

一死群鷄夜鳴冬雷而電司天奏守土者當其咎即命

徙新州表曰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

止期身後劉棨王生有氣作詩云昔年曾作瀟湘客

尚月有楚鄉憶詩書快人四獅子吼東坡謫黃州與陳

禪學而妻却氏頗悍李常畏之客空或語焉未已竟

徒歌曰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  
 簑衣春江細雨不須歸又曰清溪草湖中月正圓已殘  
 又掉歌蓮釣車不用仙承天塔記黃魯直初謫居  
 船樂在風波不相用仙承天塔記黃魯直初謫居  
 官陳舉以時相起清憲與之有小怨許其所作刺南  
 天塔記以爲幸矣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于彼今樓  
 集不載其文蓋謂因之北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益  
 編別集始得見之大概云余得罪竄於中道出江陵  
 承天禪院住持僧釋珠方微舊浮圖於地而屬曰余  
 功之後願乞文記之後六年夢恩東歸則七級塔然  
 立於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  
 家之產富生民穀帛之嘉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符事以  
 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  
 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  
 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聽筆詩高  
 初無幸災風刺之意乃至於遠斥以死竟哉聽筆詩高  
 在西川築城禁宮朝廷疑之使鎮荆南作聽筆詩以元  
 意曰昨夜夢尋碧空宮商信任往來賦依詩以元  
 堪聽又被吹掃別湖中今人爾爾曹操孔融薦禰衡

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數補之在曹操操欲見之衡素  
 輕疾不肯往而數有恚言操懷忿因召之擊鼓裸身  
 之詭爲見操說其任疾未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  
 通待之極宴衡乃坐於營門言語悖逆操怒送與劉  
 劉表後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况  
 一篇之中致意焉如云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  
 集翔必擇林雖周旋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  
 等美焉比翼於衆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  
 依矧禽鳥之微物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願  
 矣遭時以喻哉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願  
 六翻之殘毀雖奮迅其馬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在  
 一隅卒章云苟竭心於所事敢肯惠以忘初期守死以  
 報德其盡辭以効愚子每三復其文而悲傷之李太白  
 詩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補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  
 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群英鏘鏘振金石句欲飛鳴  
 驚鷄啄孤鳳千春傷我白公夜聞歌者聞歌者時自京  
 情此論最爲精常也我白公夜聞歌者聞歌者時自京  
 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曰夜泊鷓鴣  
 洲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

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

何凄切一問一答襟低眉終不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

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一女子獨處夫不在馬瓜田李

下之疑唐人詩不見也今詩人罕談此章聊復表出

文潛詩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城極力模寫其離

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揮木下昏

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

豈無情老波為一洒篤工起鳴鼓輕櫓律在馬聊為過

論王阮紫微罷荆州嘗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

也商確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木仁皇所建奎章在馬

獨少甲之何也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而得湖陰之計

意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

花時節獨來看亦行徐有味云阮所作詩號義豐集

組表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為舍人有才

伏見除書以臣為屏息憑籠鼎載兢載惕州刺史腊如

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鼎載兢載惕州刺史腊如

鱸味懸冬鯉常懷鮑服之請每懼巖之譏是以救流

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鈎拔遂得超升綺

席忝預玉盤遠厠戒建猥頌象籥味覃紫脯恩加黃腹

方當鳴玉盤遠厠戒建猥頌象籥味覃紫脯恩加黃腹

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蓋之中逍遙朱唇之內街恩

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到銅鎗門奉以聞

大管驛記權穴二廣湖相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漢

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

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

也顧蜂蟻之功黃帝鹽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

俗傳以馬皇帝長沙洪武勅諭命元降將僉院張

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

月黃

雜

一

米附山寨曰自古豪傑識察于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  
先奔于商殷將亡而向藝先歸于周必待其跡之著見  
者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亡之機推誠歸我實有  
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  
才若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命爾歸襄陽  
招陳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若彼不審其幾  
而恃險以為固終非自全之計往諭之俾知所以圖存  
能全表而來功亦不細矣○賜鄧愈書曰予命爾戍守  
襄陽法度既定功宜謹守已遣張德山招徠山寨若有  
嘗為兵者乃俾為兵舊為民者宜歸之有司俾安農業  
軍人所守之地隣於王保若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且  
爾軍則彼之部曲脅從者望汝之惠愛加于民法度行  
于我之賴汝如長城而汝之自視亦當不輕虎口以就  
母我不惟邊境不寧予亦勞心矣予之與汝義雖君臣  
敵人不惟邊境不寧予亦勞心矣予之與汝義雖君臣  
恩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而憤事甚易  
故欲汝謹法度施惠愛勿妄殺無罪若有罪者亦宜詳  
審古之良將以仁義為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  
可安而朕無神鼎之憂

守以鼎驗其製即今香爐也規圓備四五寸非  
器不可謂之鼎三足上俱蓋以歡而文如字形各  
所請六十字者矣無一有蓋疑董工官自神其說  
其事何以閣也以其文不可廢也謾錄於此其說  
其蓋萬曆之甲戌九月御史中丞趙公撫楚議成  
因拓其西北垂即湖陰馬方就築而地中鏗然有聲  
而掘之若于丈得一函遇風則為燼函燼而古鼎出  
腹麥口三足兩耳周圓端嚴體被五色空青結縵天  
金瑩中有識皆古韻籀文大小凡六十字其不可  
僅十萬兩出而有紫雲蓋之三青鳥時回翔其上  
所置處輒有光光上屬天於是王君與余意邇君德  
馬守相顧異之以詢邑三老對曰鼎養也夫茲邑曰  
成而千戶所曰孝昌其出也殆聖主孝養兩官之  
子參軍任其等翼如而前曰鼎三公承君象也易有  
善類即維膏無弗食焉庶幾哉其徵乎博士諸生曰  
明黃恩志

有之印不讀未平王頌之詔以公卿大夫得其理耶而  
賜三公阜五十疋九卿二千石半之且以初祭之日陳  
之度其祖廟以示孝養也今胡以真是在是二君乃為  
記之世貞故有歲薛尚功鍾鼎款摹其識讀之皆合蓋  
周仲父鼎也當周之時南宮仲為卿士以王錫作鼎三  
而此其第一其言惟十有三月者月之閏也王在寒師  
寒師地也錫于殘玉殘杯之小者也作乃采對王休命  
言集事告成也鼎也而謂之爵父乙尊爵養也父乙  
者周初接商器也惟臣尚中臣赫赫者取赫赫師尹義  
也夫此周鼎耳而謂之神何若昔者漢得汾陰鼎而帝  
壽之群臣上壽賀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獨謂非周鼎  
而對上曰周德始高祖繼成文武其報積德愈感天瑞  
曰同鼎今漢自高祖繼成文武其報積德愈感天瑞  
至實鼎自出非周鼎也夫周鼎而漢則漢今而明不  
為明我若記所稱神鼎不炊而沸不汲而盈烟燭之氣  
自然所生今固未能爾然其恬閑於未洽之候而勃發  
於休明之代先之以鏗鳴翼之以雲氣而顯之以米惟  
此不亦幾於神哉天子方與公卿輔弼之臣日夜講  
所受發得言異而不言祥以故靈顯赫奕若茲鼎者三  
老博士諸生僅能捐手加額於州里而已茲請貢川治  
珮吐金景歛浮雲非珮孟堅之所致頌乎東都者乎大  
未世之頌音不在丁而治世之頌音不在上二大夫  
觀茲休瑞然不敢以聞姑閣以度之而吾姑為之記之  
明德固出漢萬萬上也趙公名賢王君名疾俱周人鄉  
君名林喬蜀人  
馬守文齊齊人

月奉  
六



雜紀二 志旌部

元凱蛇精 耆舊傳杜預在鎮日因宴集酣卧齋中封人

吐聞者 五祖老僧 趙令衿宣和初赴南康司錄過蘄州

老僧曰君此去至晉州當哭于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

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至黃梅子善忽疾越

四日子死 竈神 彭介湘陰人為柳州刺史中夜庖厨有

白湖驛 竈神 燈人介潛窺之則烏衣朱冠者起揖曰

其即竈神時所遣責者錢無主之鬼竊食耳公能春

秋臨水祭之無主者之骨擇土掩之為德不細公之見

吾當有微恙急服牛黃以生犀致鼻中即無患公歸如

其言乃祭儀鬼於水濱葬遺骨於高原公既歿柩歸長

沙空中滑世昌 鄂州都統司醫官居于南草市家貧積

聞泣聲 滑世昌 萬會歲疫自捐錢藥救療淳熙中夢

大風夜半火作翁居灰燼忽有壯夫數十輩着紫衫執  
 篙十乘烈火邊驅家人登之昇至野運俄風雪大作人  
 篙不見一家皆存則爐中麻氏鷓鴣荆南居客麻成忠  
 得三十餘金遂免凍餒中麻氏鷓鴣濟熙間有一鷓鴣  
 在雕籠中見長老壽星壽星白望慈悲鮮脫僧曰小  
 畜誰呼爾能言鷓鴣頓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月麻嫌其  
 不語縱之徑赴僧側嘔致謝僧戒之曰宜高飛免再  
 墮又求指教僧令誦佛法經八年僧至桃源王家庵一  
 小兒來謝曰吾昔麻氏鷓鴣也荷方便今在鄱縣木石  
 四港蕭家作男子矣驗之左脇下尚有翅毫鄱縣木石  
 邑中有障樹大數圍邑人以火燒狸焚其樹是日江西  
 南華寺僧皆病喉疼且妄引俗言近誣又謂某廟石獅  
 夜變形食人田稻農夫刃之岳山泉岳山泉岳山頂有泉一處  
 次日廟中獅至今有刀痕岳山泉岳山泉岳山頂有泉一處  
 云食之蕭寺手蕭寺手蕭寺手唐時人名禪如茶陵志未陽蕭  
 生瘦癯蕭寺手蕭寺手蕭寺手唐時人名禪如茶陵志未陽蕭  
 明日王家烹我次早王家欲宰鵝蕭索鵝歸真女峽  
 至儀門外遂乘鵝飛去後各其處曰望儒真女峽  
 余世有數女取鵝于此遇風雨一冒嶺武昌縣境嶺

異之且即借大其鄉至昌嶺老入即所夢者  
 以地遂家焉秦精宣城人武帝時入武昌縣山中採藥  
 其鄉果爾秦精宣城人武帝時入武昌縣山中採藥  
 茗復採懷中橘遺江夏呂公洞冠甚古遺黃金數片  
 之精怖負茗歸江夏呂公洞冠甚古遺黃金數片  
 携以歸光發官覺收之皆化為向充宜城人魏將軍  
 石藏軍容庫張舜民南遷錄云向充宜城人魏將軍  
 印各枚文似成信克日吾聞兼周言先主諱備其諱  
 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今中撫軍名矣典之兆乎後  
 如其下詳微時夢至一小池方潤數尺甃以明王籙入  
 言白龍翁來比醒猶見尾王登德安人開慶初提兵  
 曰白龍翁來比醒猶見尾王登德安人開慶初提兵  
 于淋皇祐中舉進士第一王登德安人開慶初提兵  
 忽絕倒五臟出血卒他日暮客唐舜申無經漢陽有  
 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唐舜申無經漢陽有  
 鹽神鹽水有文謂康君曰此地廣大魚鹽出  
 日天地晦暝積十餘未慶銅鼓元豐中未慶莊耕者獲  
 日凜凜因祠射殿之

耳下

方跌皆古篆雲雷文色正青綠形制精巧非近所能為  
 時移之被損又獲一銅鐸以其完好輩致禮部秘書省  
 鼓以饗遂將流湘鄉人佐先主罷廣都長安牛首在門  
 留未慶寺蔣琬流血心惡之直口牛首及鼻公字象也  
 見血事分明也君位必王矩出遊觀者盈路初為南平  
 當至公壽召為尚書郎王矩出遊觀者盈路初為南平  
 太守豫討陳服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  
 奏謂矩自云京兆杜靈之姪同之答稱天上京兆奉使  
 召君為主簿矩意甚胡石壁為湖南憲時寧鄉錄場取  
 惡之至州月餘卒胡石壁為湖南憲時寧鄉錄場取  
 胡三人即父子階焉越二年掘之得一骸遇一大石中  
 有小窠僅可容掌每日白鼠負食由窠入食之故不死  
 女鳥陽新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其居生二女悉衣羽  
 則令兒病故奔二鳥在神錫寨下江潭中大可受五十  
 謂之飛夜遊女二鳥在神錫寨下江潭中大可受五十  
 石覓魚者往來鳥樹頭花朱骨偃應奉時夢徐將軍斬  
 耳中隱見不常樹頭花朱骨偃應奉時夢徐將軍斬  
 今為冢中骨以為不祥明射山火華老于祠祥符中

康泰刻之俗謂謝仙火雷部火神也兄弟二人名長  
 天形質如至好以鐵筆書字其字高下當與身等驗之  
 齊然東南極亦有謝仙二字逼近柱礎其後摹刻岳陽  
 樓上元豐二年岳陽樓火土木碑碣悉毀惟此二字尚  
 存趙康靖公見聞錄載歐陽永叔說永州有一亭為火  
 所燒獨存一柱在根下倒刻三字云謝仙火好事者問  
 何仙姑何仙姑永州之異人也仙姑曰此雷部中有姓  
 名夫婦二人所長纜三尺潔白如玉其名謝仙主行火  
 者謝仙一云兄弟一云夫婦不可致詰然其為火神容  
 或然烏山石函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  
 矣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  
 址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  
 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松滋小人張燈臨案忽  
 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  
 寄居親故庄中肄業初到之夜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  
 有小人纓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  
 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  
 林責曰遽不將王客禮乎復升案覽書詭焉不見因覆  
 月竟息志

現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龍興寺鳥羽僧惠岳不物

成律力舉石臼好客往來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

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

驚散惟惠恪撥煎餅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奉僧遂極

力急脫之魅哀祈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烏

一林也明日隨其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鈕氏司倉者

一在刺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愛之與其子均焉

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擒一蒂戲與巴子乳

母乃怒曰小娘子長成忘我矣常有物與我子停今何

容編因蓄功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妻知其恠謝之

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恠謝之

鈕氏復手籠主人之子始如舊矣嗣為災祥密令奴持

此物悔闕知無可奈何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曰爾

尚在其家賈塹庄元慎在江夏襄州賈塹有庄新起堂

七堂忽震一聲油瓮悉列於下襄陽在鎮時遷

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文選曰其弊止從此數里

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泊泊芹芡牙

鳥變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殞宮空對棠梨花至

明至襄州尋訪蟒妖陶侃守長沙德潤門外白鶴觀樓

舉人殞宮存焉蟒妖與江外山麓對起山洞有妖蟒夜

能吐舌為橋奮鬣為仗監角為門熠日為炬其聲能為

八音每歲七月望夜飛瞰樓上羽流以為天仙接引歲

以一人齋沐俟昇其徒相率拜送之侃至期觀之引弓

射中其炬即滅灑血如雨旦亦之巨蟒斃洞中剖其腹

皆為冠雉聲蟲中轉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令學誦本

草藥名至藍而燕然遂取藍挾汁飲之少頃嘔出肉黃

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劉婁子思為永停觀見其事黃

蒼蕭索張彪襄陽人為梁將拒陳文帝於會稽處敗走

章惟常所畜一犬名黃蒼隨之還入若耶山中陳文帝

遣即死處拔刀逐之敵殺彪黃犬號彪制處既頃黃犬

猶伏冢間種歸杖年未隨州大洪山李遙嘗殺人亡命喻

明帝志

賊甚急其子見逃校曰父物也... 實爾之者卒莫自明... 馬媒而本朝應山有宇... 與媒交其項來釋併... 門外清忽起為岸夜... 且日未中有岸其名... 矣然爾道任宗為真... 曰我聞燕自海東來... 樓上蓋以詩繫足云... 燕相于肩解足書視... 之飛體議者謂是三... 云水無陰精百鍊成... 後中宣旨言此乃水... 中宣因問此氏但笑... 酒器皆世間濟荒常... 出龍圖陶弼永州人... 少許雷大震而岸地... 影而書十六字於後... 二不墜地後南歸京... 十六日及謫長沙賜... 二字縊於梁間所謂... 時仰見所居之樓柳... 漏曰乎楚就縊柳押... 州治後古槐上遂伐... 信宿風雨冥晦雷震... 人鑄押字以記今名... 堂犬忽齧其履置諸... 前再逐後前既里許... 乃止及回顧則家已... 保正犢

酒器皆世間濟荒常... 出龍圖陶弼永州人... 少許雷大震而岸地... 影而書十六字於後... 二不墜地後南歸京... 十六日及謫長沙賜... 二字縊於梁間所謂... 時仰見所居之樓柳... 漏曰乎楚就縊柳押... 州治後古槐上遂伐... 信宿風雨冥晦雷震... 人鑄押字以記今名... 堂犬忽齧其履置諸... 前再逐後前既里許... 乃止及回顧則家已... 保正犢

宋房州房陵民李政為保正頑猾健訟侵奪人產官司  
 莫能治濟熙中暴亡其家水牝當日產一犢腹下黑白  
 毛相間成保正李政四字了了可識每見妻子輒淚  
 下南半年為虎所噬骨肉皆盡惟四字連皮獨存雙  
 鯽郴州文邑村民圃地昔之達官故宅基其畔有池水  
 鯽泓澄常見雙鯽比翼而嬉經數歲無他鱗民投網取  
 之不可得後澤竭於泥內獲一銅盆中鑄秦龍牛相國  
 兩魚形與向見者不異注水魚潑刺如前秦龍鎮襄陽  
 父早禱雨有一處士眾云秦龍者公請致雨處士固  
 漢間無龍獨泐泊中有黑龍強偃之必為災難制公固  
 命之果有大兩鯽腹鏡元積吞黃鶴樓望江濱有光芒  
 如注漂流萬戶鯽腹鏡若星使人就視得一鯽魚剖之  
 腹有古鏡二如錢大背有壓水符董仲永之子嘗遊安  
 雙龍既磨營則常有光耀壓水符鄉縣以縣苦水患書  
 符於石上立於東南門云可壓水已而果符其言有不  
 信者掘地窮其址愈掘愈深趾不可見水患復興人多  
 之負米宋永初中魏法崇為江陵令在任嚴明時南平  
 見一人從門入云繆江安謹通徐云鄉縣民禁甲負我

崇問繆家云有此登時攝問負米者畏服依實輸送  
 山隋開皇九年吳興柳歸舜自巴陵泛舟遇風吹至君  
 傍有大石表裏洞徹口圓而徑平周匝六七畝其上盡生  
 翠竹圓大如盎高百餘尺葉淺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  
 吹憂憂為絲竹音石中穴又生一樹高百餘尺條榦偃  
 蔭為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葉深紅異香成  
 烟看物非霏有鸚鵡數千丹嘴翠衣尾長龍堤東安唐  
 二三尺翱翔其間相呼姓字音音清越龍堤東安唐  
 時家貧無廩役躬拾薪米以養其母嘗假館於城一日  
 自負米歸見江中有物宛如一大堤乃雲橫也近視之  
 鱗甲燦然歸語其母母曰此必龍也吾兒今風子王神  
 年當第乎迨秋遂果高捷時洪武丙子歲也風子王神  
 卓遠風子王神其生或附于木或托藤菜如疣贅突出  
 面貌類人然產處必有蜂蛇環衛人不敢近狎以汚穢  
 奎之則雷雨暴作必淨洗而後止祈求者必湏巫作法  
 斷截以歸始以調樂繼以戲外終以槌斧而後應不知  
 其何羅狀元宣和間平江羅孝芬居側有大柿樹雷折  
 祥羅狀元之火燎其文成羅狀元字下有三人莫

能測明年孝芬舉甲科雪城貞元中有湘媪常以丹篆

庭致數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碎一巨

君山所載百餘人居島上有一白鼉遊沙上人殺食之

明日有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狹束其人為族其間不廣

數丈岳陽人亦遙望雪城莫能曉也媪至岸飛劍刺之

而驚後有一道士識相媪是劉綱妻樊夫人也蛟室

妹養在太學鄭生曉行渡洛橋見艷女蒙袖曰我

從君茲滿無以久留相持泣而別去竟十年生之妹

岳州刺史上巳日牛從兄登岳陽樓張宴樂酣生愁思

吟之曰情無垠兮水湯湯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

畫船浮漾而來中為綵樓高百尺其上施帷帳欄檻有

一人起舞含頰凄怨形類人舞而歌曰沂清風兮江

之隅掩湘波兮泉綠裾荷拳拳兮情未舒匪同歸兮持

烏如舞畢歛袖翩然望浪史風濤崩怒遂迷所在

管城夫人開寶中買知微遇會城夫人及一妃於洞庭

長愁殺人歌畢而去平江山魁宅舊為山隱所

前今不敢居一日史夢見告者曰宰相至吾當避之

有影響相率而去已而文正下車處正寢無幾驚動前

知公之荆劍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飲飛接寶劍曰此江

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槎人焉  
 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抹土得象牙數寸以  
 飛燒龍天復中澧州葉源村民登氏子燒天井中所積  
 為火所燎風力轉盛在燔燼而出騰在半空紫帶積草  
 竟什地而斃長巨數百步村民徙居避之捲旗花  
 為岳飛所敗兵皆散捲旗插野後遍地塔珠東安白上  
 生花如捲旗之狀因名之曰捲旗施不為屠禁報胡旦  
 珠包以白金冠其上者施馬配施不為屠禁報胡旦  
 已而復借一夕雷震白金化為鐵墜諸地  
 許郎中知制誥符養罪前一日禁中忽報云召對賜鞍  
 馬偵者悉白有位郎吏傳報四方既而詰之虛也並不  
 知所得之自後數日峽州夢一吏云城隍神遣其督備  
 夷陵縣解甚急連三夕夢之明日報歐陽公謫夷陵今  
 朱成其夢待之特異公事之益謹白事必折于庭未俟  
 入門先金字牌陳英公執中初以右正言議監永州酒  
 後果至同庭在湖南馬武穆王巡邊回舟至洞庭

左右人駭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柳枝  
 為請王不聽移時風定僅獲存焉數年王薨柳枝初漢  
 陽軍有掃柳枝於石罅者木無根石無土而秀茂成陰  
 歲有華實先是郡獄詿服孝婦殺姑當刑祝髻上花以  
 自明行刑者如其言而生此冤氣之鍾於木皁衣姥李  
 而木反靡土之常者也今郡城西有榴花塔皁衣姥景  
 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荆湖問家人市一巨鯨而景初未  
 知也夜中夢皁衣姥告乞命恠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  
 買鯨也即遣放之亦復夢皁衣姥來青鹿呂誨端公先  
 爾然則太史公記宋元事若有之矣  
 言正色傾動朝野以言事出安州進士朱明復登第自  
 湖正渡湘江道見吏部數百人前導次見公跨玉角青  
 鹿左右皆青衣童明復雅與公善乃降騎拜曰公何之  
 也公笑已仙乎公笑而不答公曰吾侍上帝南游不得  
 叙曲口占呼侍中賈直孺嘗寓襄州居喪聞有人呼  
 一篇為別呼侍中侍中云一日為其父尋葬地有人前  
 引其後居京城之西隣婦心恙踰牆言為其夫往告賈  
 侍中自揣益自信未幾為侍讀給事卒於城西第其偶  
 再黃



然平河是告之乎果石匣荆南高苑誨鑿池於山亭下

告之思亦善戲謔誨神之屏左右焚香啓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即

歌及建隆中從誨孫繼冲入朝殿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黃鱗魚柳宗元爲永州司馬至荆州驛舍夢黃衣婦人

能活之戴恩何可喻也明旦荆帥召吏訊之曰前一日

漁夫網得一魚巨而黃鱗爲膳今已斷其首遂命投江

中是夕夢前婦老青衣劉方玄夜宿巴陵古館聞塚口

人來而亡其首老青衣嘯味之聲一老青衣曰往年阿

郎更官時令老身騎編白驕抱阿荆郎墜損左膊至今

天陰酸疼一日必大雨令阿荆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

無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綿綿思遠道也

明且果大雨壁上詩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

幾迴落當時手制衣上花今日成灰龍王女許漢陽貞

不其着墨色甚新乃知夜來人題也湖中湖崖庭宇

共饒間日暮尋小浦滯入行數里到一湖中湖崖庭宇

二盛見數女郎延入飲食皆非人間見者有一樹榦如

葉如芭蕉紅花滿樹未吐青衣捧一鳥如鸚鵡首欄

管絃悉備女郎舉酒衆樂舞作夜深花落便失所在

苦湘江水諸女郎曰欣此旅泊相接悵恨而別明至滯

口訊之曰昨夜溺死四人其一人言海龍王諸女歸

洞寢宿此取四人措大耳漢陽默覺腹中不安吐鮮血數

月香息忘

升方罷妖潭州樂平橋港有龍爲怪食人歲有溺死者

章夜醮而焚之夜夢至一人府有數吏鎖執一物長數

丈如龍而一角目光如雷有頃一人下殿呼曰江龍肆

暴枉害平人决鐵杖一百處死李某不合以掌血腥穢

上瀆高真宜付王碩决磔十五後數年王碩知潭州李

坐遺火豕報羅紹漢陽人居近五通廟隣人歲畜一豕

伏罪耳隣家所於神旣而生紹與子各無一耳又富倩娘

氏鄰氏見一犬交以刃兩斷其勢後生二子俱闍倩娘

張鑑家于衡陽幼女倩娘端妙絕倫鑑外甥王宙美容

範鑑嘗戲曰後當以小女妻君會鑑有賓僚之選者欲

求適之女聞而鬱抑宙亦恚恨請赴國登舟數里夜半

岸上有一人冉冉而來乃倩娘也宙喜甚其夜遁去倍

月香息忘

道入蜀居數年生兩子債思其父曰吾昔不能相負并  
 大義而來奔君宙曰無慮遂命舟揖俱歸衡陽至州郭  
 宙獨請鑑拜謝云女負恩義而奔鑑愕然曰何女宙曰  
 倩娘也鑑曰病在閨中數年宙曰見在舟中鑑促使驗  
 之見倩娘在舟中疾走如鑑家人以狀告室中女女喜  
 而起笑而不言倩娘下車家中女出迎翁然二形合焉  
 體 韋女 貞元中鄭德璘家長沙往江夏省親表將還  
 有 韋氏女水窓中垂釣德璘以紅綃題詩曰纖手乘釣對  
 一雙以紅綃惹釣女收得之及明順風張帆而去將暮  
 漁人曰賈客巨舟沒于洞庭德璘悲怨為吊江妹詩曰  
 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蛾細浪收淚滴白蘋君不見  
 月明江上有輕鷗駢而投之水神投詣水府府君曰德  
 璘異日吾邑明宰召主者送韋女于鄭生德璘夜半覺  
 有物觸舟拯之乃韋女遂納為室後數年果為巴陵令  
 在水府可省觀否叟曰可須臾舟沒然無所苦父母居  
 與世人無異曰所溺之物皆在此但芙蓉女高是鑑

無店橋川浮信不虛言各請言所好一曰習解次曰  
 道次曰習儒又請弄明日人得何物曰各從所好明曰  
 果有一僧度三中流而溺曰有道士一儒生一溺死俄  
 有舟載一叟云是祈陽山中豎遂述其事叟怒取朱筆  
 篆字命子弟送入潭底有二白猪卧石上見符至化三  
 魚明日黑雲風雨有人虎 唐李儼為御史奉使嶺表路  
 三大魚公流而去 人虎 山荆南驛使曰溪南有虎可  
 由山後路行儼曰吾衙王中避虎何也鞭馭而去有虎  
 躍出逐入大草中言幾傷吾故人儼議其聲是其友李  
 積也問曰君何由至此虎曰昨病發狂走山谷間化為  
 虎向有一婦人銀臂吾衙至水去此百餘步君過則  
 取之遺吾家吁食其人而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為  
 今吾倒行逆施耳因言嘗私媼婦因醉盡殺其家為平  
 生恨儼上山未定見巨蛟 妖女 江夏陸杜兒者夜歸逢一  
 虎大吼聲震林木而去 蛟 妖女 求宿詞色甚憂杜兒不  
 得已同歸共寢忽聞暴風雷見一毛手挈婦人去及明  
 禽臨而噪之杜兒由 鯁孽 孝元初江陵劉氏以賣鯁羹  
 此驚悸常如癡狂 鯁孽 為業後生一兒頭是鯁自頸

以下方魚孽 孝元時江陵高偉隨頰之推入齊凡數年

死 黃陵女 李群王校書歸湘中題二妃廟詩見二女即

兩之遊俄而影滅以語段 咸式段戲之曰不知足下是

虞舜辟陽侯也群王後二年而卒段為詩哭曰曾語黃

陵事今為白日催老無下 蕭 王蕭有清臨別約七年再

會因留王指環逾八年不至王蕭絕食而殞後鎮蜀相

山人有少公之術乃見下 蕭 曰後三年再為侍妾後東

川盧入座送一歌姬真下 環 替代 攝至陰府逢一人先

也而指有肉隱出不異下 環 替代 攝至陰府逢一人先

物故者曰常侍安得此來復有一人云已追到 楚夢遊

李遇遂蘇見妻子泣其身下 卦 一 死人號替代 楚夢遊

楚襄王遊雲夢二婦人名 瑤 姬曰我夏帝之季女 吳城

封於巫山之陽臺精 寃 為 之 婿 而 食 之 則 與 夢 期 吳 城

山女 黃魯直登荊州亭柱間有詞曰 蕪 捲 曲 欄 獨 倚 江

花亂委撲灘沙 鷗 鷺 起 詩 句 欲 成 時 沒 入 蒼 烟 叢 裡 魯

直曰我家豫章吳城山前客舟至此墮水死不得歸

驚 籍 曰 此 必 吳 城 小 龍 女 輩 也 僧 虎 長 慶 中 有 處 士

舍見老僧古貌龐首借極僕持錢往山下市鹽酪俄亦

不知老僧所向山人馬紹繼至云路逢一虎食一僕食

訖即脫斑衣而衣禪衲熟視乃名僧也有頃僧歸井二人

月言總志

二

二

二

二

二

拾得翠漢水石 鄂州漁人擣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

之乃群小蛤鱗次相比網綠鞞固以物試挾其一端得

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題甚詳字法奇古其

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旆比陽乃唐州屬邑不

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畧無露漬為土豪李孝源素奉佛

寶藏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示之孝

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為佛經一藏于鄂

州興陽寺水內 天祐中淮師圍武昌杜洪中令乞師於

特為嚴麗 梁王梁與荆方睦乃諷中令成內帥兵

救之內欲親征乃造巨艦一艘號曰和州載又有齊山

截海之名飾非拒諫斷自已意幕僚免仰不措一詞陸

孔吏目楊原贊成之舟次君山下為吳師縱燎而焚之

內之死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浮載軍前卒

積軍伎巧僧道各官並歸長沙和州之說亦前定矣角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涓婦

南過表州逆旅人今蒼頭趨走於前容止安詳沈喜而  
 同之曰肯從我乎曰幸甚遂隨以西九使今皆知人意  
 至潭半歲忽求去曰奴自有所職但當事侍郎許時耳  
 沈問之所職為何曰見為掠相公奴所掌者人間鞋  
 屨也因取袖間舊屨數十緡出王山童王武功寓居一  
 示辭去沈如驚異數日沈卒王山童王武功間顧一  
 小僕名山童王生子以賈氏妻為孔母未幾山童忽去  
 後王赴調臨安忽遇之於江上童見王致拜王謂之曰  
 汝服事我十個月何為不告而去謝曰我身鬼也恰恨  
 後來孔母亦是鬼怕山童漏泄百般相排陷只得  
 辭之武功到宅時千萬起居宜人自當護小官人為上  
 語訖辭去王深憂其子不俟注擬還家與妻言其事  
 即呼乳母抱兒出王取兒付妻撫惜之謂曰山童  
 童說汝是鬼如何拍掌急趨入厨下奄然而沒爇燬  
 翁建炎間謝亮大卿使夏國道漢江晚泊見岸上蟻  
 出詢諸居者云向一翁居此以為燬燬所從來自小家  
 矣此其生處始聚其骸為蟻所食而復墮蟻數日九頃  
 其獨缺而鮮血點滴一服各生兩翅飛時十八日其雀  
 霍而動所向不同更相爭拘金君卯既得婿將于歸  
 用力競進而刈翻有傷折者金君卯既得婿將于歸  
 人告曰此非汝夫汝夫乃金君卿也既覺制于繡榻上  
 繡金君卿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詰其女具以  
 夢告未幾所議婿果死後峽州守入境乃金君卿也始  
 悟前事至則詢其新夫位儷以文慶告之金君卿也始  
 強之竟成婚妻生數辛中丞刑刑至武昌大將岳侯于  
 子金官至度支郎中辛中丞刑刑至武昌大將岳侯于  
 江亭通謁辛兄之即以明日具食既宴延辛入小閣執  
 手曰前夕夢為棘寺逮對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鞠  
 驚晤而津吏報君至他日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之  
 後數年飛故部將干貴迎相意其謀叛繫大理獄  
 新除御史中丞何壽治其張拱之江陵人政和中夢白  
 事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張拱之江陵人政和中夢白  
 于池命僕掘其處得大銀二十錠一花書之藏諸篋  
 第空矣往長沙訪之善化縣旁果有趙宅方與工創大  
 第張乃謁之謂趙曰君家治地時于江中獲何物云得

胡廣總志

白金千兩張乃話前夢以他銀易之携歸開福寺在

真于床足入夜常聞泣聲後不知所去始拆舊藏一所於

棟間得一板題云吾造此藏魔障極多初欲為轉輪象

議不可二百年當有成吾志者是時任院者荆山璞化

緣者中秋月匠人弓長有識者解曰荆山璞即文王也

中秋月即化緣僧智圓也弓長者張其姓以渠油黃州

推考立寺之歲正馬氏有國時恰二百年矣渠油渠生

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每作油乘熱益便溺幾三之一

因是獲息頗傳其子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把柳

棒隨後它人無所覩父固莫信又曰我將死毋亦不免

未幾子母繼亡渠遂感疾如受考掠狀家貨索然經歲

矣問丘十五黃州村民富積米穀每幸凶年即閉廩騰

羊矢家人憐痛刻木為模置粉餌如羊矢扶使食李林

之入手即投于地須真矢乃肯咽之歷數月方死李林

南紹興初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年七歲遭雷死有

娼今生滅形凡十二年襄若山廟建昌進士黃鉞言其

所受之後正室生三子皆擇第妾生一子無所能小

崇寧中發運使上計小龍山往水大漕焚香祝之願與

公得奏聞天子異之取大琉璃合貯龍降付都門外小

龍洞中已復變化去大觀末魯公謫東甬府至汴口小

龍出遊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小龍忽出佛堂中及魯

公貶嶺外宋條從行至江陵憇渚宮之沙頭龍復出見

魯公為玉壺記元和初衡山元胤柳實其結往省從父

于大海後抵孤島二子陟焉因謁南瀕夫人夫人命侍

女送客去仍贈玉壺一枚題詩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

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叩玉壺篤央自解分明語我

命與南岳為子曾憑迴鴈峰使者寄吾子所弄玉環往

而使者隱之望二君子持此合子至迴鴈峰前訪使者

廟投之當得玉環為訪吾子當亦有報二子受之固岸

詢時已一十二年問道歸衡山中途因飯叩壺果有鴛

央語以飲食處二子食畢輒不思他味尋即達家妻各

謝世遂相與訪使者廟以合子投之倏霹靂一聲廟立

碎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送獄廟及歸有黃衣少年各到二子家接以起死藥二子遂以活妻室後共尋雲水遇老叟蓋南嶽太極先生遂禮為師以王壺告之叟曰吾貯王液者亡去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融峰楊大方岳州人好學負氣紹熙中赴潛臺自此得道去揚大方試於江陵道中過一廟衣冠入謁謝索間琰容決得失神不許時已被酒遂取咬毀之控惡部判官鬚大聲叱責引足蹴仆之乃去纔出門悶蹶移時起謂僕曰吾適入廟實為過悔被二子追詰庭下神詰責甚峻賴善部力為分解曰此子為一醉所誤未宜實之重罰就令充惡部神首荷妖國朝廣西宋君肯我必不免索紙作家書旋逝沙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遠來可二二十登岸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應即毀瓦畫墁與之敵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遂沿門擾之官府亦無如何擾將月餘不知所往龍骨成化中寧遠民家有田十餘畝苗甚蔚一夕雷雨苗壓死插十餘丈主人不覺也越十餘日往視之一物肉爛盡鱗爪齒骨如神龍因拾取歸醫以治痰血瘡

真如伏真狀舉家駭異而雨甚急趨狀問巫巫曰雷也趨下擊惡物見穢惡不能起速清穢竟不能去遂近聚觀者以千數或教以斷新傘盛之仍疊數卓閣其上日數次清穢越三日乃去家亦無恙云龍翻元正末施州人黃氏牧一牝馬忽雲霧晦冥溪中有物蜿蜓而出與馬交後得一駒異常馬時明王珍據蜀黃氏謀以獻至溪西數里雷電大柳旛高妻章氏夫二守志作馬乃騰去踏處皆階如溪柳旛高妻章氏夫二守志朝夕誦老子經不食有足物惟啖魚蔬而已已酉清明口忽雷電震燦雲霧晡俄神堂中紅光照耀水開霧見龕前懸一帚三縷白物長三尺博一寸光澤如木柯肉有道士見之曰此天上柳旛也天將以旛善人懸之四十餘年病鵲本朝李光學武陵人知其化府如新境之不抗病鵲本朝李光學武陵人知其化府光學以藥哺之後光學病危思魚本朝李光學武陵人知其化府忽鵲銜一鱸置於庭食之病愈詐廬墓本朝李光學武陵人知其化府庠生與友周金者相濟為惡大用素不孝乃詐為廬墓本朝李光學武陵人知其化府扶所司以聞自立緯模表之將陰稱周金疫死樞過其

門與折不行大用恐曰道州鼎道州西開元觀前江  
 吾不免矣越二日暴死深寇萊公謫此并郡  
 望水際若騰騰有光使人沒木求之嘉靖二十  
 云有鼎多方不能舉漁者每見之年春東安  
 北十里許宣義鄉有巨石長博約丈餘忽風雨交作石乃特立聲聞數里

明皇朝志卷第九十六終

雜紀三 辨疑部

帝之二女按山海經注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  
 帝子者是也而河圖云版圖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  
 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回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  
 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湘水以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  
 之問俗謂為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  
 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  
 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  
 之有嫫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  
 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稱湘君哉何以致考之禮記曰舜  
 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死葬義可知矣即  
 今從之不能自免於風波而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原  
 之難豈不能自免於風波而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原  
 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此諸侯  
 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  
 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參伍其義既  
 胡黃總志



淵錯綜其理無不備矣然矣原其致繆之由由

乎俱以帝女為名者實不虛也然矣原其致繆之由由

不悟可赤松亭按羅泌謂赤松石室在襄陽之境習鑿

跋即南都賦所謂赤松神陵者也鄭道元水經注謂赤

松子遊金華山自號赤松子也列仙傳黃帝嘗堯皆師赤松子然

初平亦號赤松子也列仙傳黃帝嘗堯皆師赤松子然

張良亦從赤松子遊豈即神農時之赤松子

耶或曰峨眉有赤松亭蓋其寓迹焉

注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因山以表名尸子

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

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而末詳里數號為方城一

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

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威公云楚國方城以

為城漢水以為池杜預曰方城山名在葉南未詳孰是

按一統志裕州有方城山裕之屬為葉秦置南陽郡屬

刑州屈完所謂方城其即在葉者與蜀楊慎丹鉛餘錄

以至葉縣弘竟萬里故曰萬城也斯說鑿矣

杜童承叙曰竟陵雲杜漢隸江夏郡晉分江夏置竟陵

無攷隋鴻陽郡所領縣但存竟陵或省雲杜之邑二城

迄無定處故志以景陵為竟又以其城為雲杜城通志

以郢為雲杜地一統志又以其城為雲杜地安陸志又

於史記世家漢興因以為縣秦漢止一竟陵至晉以王

郡縣各一安陸志所云謂晉竟陵郡治可也謂漢竟陵

縣治不可也桑欽水經沔水東過雲杜又云夏水出江

東至雲杜入沔今夏水入沔處沔水東過雲杜又云夏水出江

景陵地若是則今縣治信雲杜也穀梁傳水止曰陽雲

杜在沔北故梁胃沔陽郡治此晉書杜預開揚口起雲

水達巴陵胡三省引水經註揚水逕竟陵縣北謂之揚

口據此則夏水入沔處又當為竟陵不為雲杜矣何與

歛異乎漢書劉玄傳馬武王常振竟陵擊雲杜李賢註

雲杜故城在復州沔陽縣西北竟陵擊雲杜李賢註

郭之縣而言其曰沔陽西北者正今景陵治益可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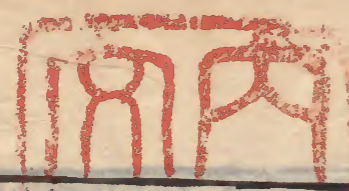
胡黃忽志

為古雲杜矣其曰長壽南者其地水經書傳漢書  
 昏云章山古之內方在竟陵東北而荆門安陸漢川志  
 俱有章山未知孰是史記正義竟陵在長壽縣南一百  
 五十里頗與賢同水經注中水西巡揚水謂之中口水  
 西亦有竟陵故城多荒圯蓋自景陵西三十里有中港港  
 里叙訪得之頗與水經註正義合意梁置沔陽郡遂省  
 雲杜而徙竟陵於此爾然其相距太近不應漢晉二縣  
 并置一方至海以沔陽縣為雲杜豈指今州治崇山  
 耶然無的據不敢疆通姑識之以俟博雅君子崇山  
 崇山今以為湖廣之慈利縣非也沈佺期詩集有從崇  
 山向越裳詩其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  
 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歌  
 缺藤竹明時有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仞諸儒窟宅在  
 焉其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杉谷變北在  
 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山今以明證之崇山乃在  
 交廣之域為是子吳蘄水有五洲水經注五洲相連今誤為  
 諫為行有鄂州有台虎磯今誤為五洲相連今誤為

為其祖立碑于驛之北因以此人以破為碑誤也舜作  
 蛇曰瓊遊舜洞見一古碑謂舜會於此洞作蟒蛇身受  
 遂得託生瓊曰悠悠蒼天彼何人斯妄為玷瀆如此之  
 甚聖莫大於堯舜暴莫大於桀紂安得桀紂至暴寂然  
 無聞至聖人為蟒蛇又尼者一兇號婦黃陵二女舊傳  
 人有何功行摩頂受記使之託生耶黃陵二女黃陵  
 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千閨房則二女當  
 具任似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  
 歲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杜甫墓宋徐得記舊序謂  
 待之語多瀆漫殊為非禮杜甫墓宋徐得記舊序謂  
 此二里或謂不然實死子岳陽二說互相誣訾始余官  
 林道耒陽始得謁先生于祠下孫墳在祠後邑有墓墓  
 有祠耒陽所私而重也奚恠焉類苑云甫終耒陽墓墓  
 之元和中其孫嗣業始改墓羣縣元微之為志今考元  
 禎作墓志但云子美旅殯岳陽及考黃鶴作杜詩年譜  
 云唐玄宗幸蜀還詔求子美聶令乃積土沔山曰死葬  
 于此矣此皆誣也玄宗卒于寶應元年子美卒于大曆  
 五年後玄宗已十年豈有詔求之事再考大曆四年子  
 明黃息志

美有症天近潘岳之句未陽之墳恐症于宗文者後世  
 不忘遂因牛酒之語從而附會之也余按元續墓志云  
 于美之孫嗣業啓于美柩之襄柩事于偃師途次于荆  
 楚銘云合窆我杜于美於首陽之山前平江縣志又云  
 甫卒於潭岳之間旅殯岳陽長子宗文卒未陽次子宗  
 武貧病不克遂命其子嗣業啓甫柩柩事偃師則未陽  
 之殯實甫子宗文考河南志偃師首陽有杜甫墓鞏縣  
 接壤偃師而甫子會殯未陽類苑之訛有繇矣乃一統  
 志云韓愈有詩今春偶客未陽路樓櫺去尋江上墓豈  
 元傑之但為志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塚尚在邪愚謂  
 愈豈亦傳訛于宗文赤壁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  
 之殯聶合之差邪赤壁川黃州嘉魚江夏唐元和志  
 云在蒲圻縣西與烏林峰對圖經又云在嘉魚縣西蓋  
 初蒲圻地今屬嘉魚也按史昭烈居樊口進兵逆操遇  
 于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史稱赤壁初戰不利引次江  
 北則赤壁當在江南宋謝疊山云于自江夏游洞艇舟  
 過蒲圻見石巖有赤壁二字因登岸閣赤壁其北岸曰  
 烏林又曰烏巢乃漢陽境有烈火岡上有周公瑾廟至  
 今土人畊地得弩箭鏃長尺餘或得斷鎗折戟以今為

石硫黃則溫主瘡人疾唐子西遊惠州湯泉記云湯泉  
 在天地間自為一類受性本然又云吹氣為寒呵氣為  
 溫而向出於一邛國馮志謂邛在景陵漢志景陵有邛  
 口此其證也邛國鄉水經註中口西竟陵大城古邛  
 國也通考邛在江夏雲杜縣東南今泰州按左傳杜預  
 註邛在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邛子與楚同爵地  
 分東西今德安古安陸故邛國在野之東而其屬隨州  
 應城雲夢又在景陵之東邛子會隨蓼六伐楚而築蒲  
 騶今應城也邛隨蓼六皆在野之東而蒲騶在四國之  
 中其西與楚郊邛鄰假令邛在景陵然所伐在西乃邛  
 走而東築欲何待耶乃景陵邛國城蓋楚滅邛子封其  
 臣為邛大夫稱近邑故城止非邛子故國也夫邛邛先  
 後異書當特舜耕襄陽志云均州土成窰子舖夫州九  
 固存間矣舜耕十里相傳舜避亮子耕此碑瀝瀨首  
 猶存廚貌交冕商均侍廟右水田石拔下即浚井處犯  
 則雷鳴修真觀石孔即舜出處舜耕或獲載舟水泗忽  
 漲米舟始出供養故名讓河今訛浪河其耕山一名穰  
 山一名穰米山百草不生獨生小白花按舜避堯之子  
 切實恩云



九

於南河之南傳云南河荆河州也襄蓋荆河也即謂耕  
 蹟在均世遠已不可考乃復取耕歷事當之更屬附會  
 耕歷避南河二事安得比同之乃若萬章所述孟子不  
 直之始欲明舜心非遺其誕也後世據拾燕謬至此其  
 誕也甚乎哉登國杜預謂穎川為陵縣西南有鄧城孔  
 無容置辯登國穎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  
 鄧之國都釋例以此穎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  
 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  
 援故知非鄧國也大孔氏之言如此文獻通考鄧國在  
 河一統志亦以鄧州為鄧國然襄陽府東北二里有  
 鄧城固春秋鄧國也蓋楚伐中過鄧是時楚都在今  
 荆州中在今信陽楚由荆州抵信陽其道必經襄陽以  
 是言之鄧為襄陽地信矣沉鄧為鄧南鄧今鄧在襄陽  
 去言不遠則鄧亦襄陽也惟鄧州亦鄧國地因以鄧名  
 耳樊國語云王以陽樊賜晉註云陽樊野王縣即今  
 仲山齊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豈山而初封樊  
 皮版玉柱註云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至三十九

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  
 歸於京師彼詩註所謂東都畿內者母亦據此樊皮之  
 樊以馬山南所封之樊歟孔子至楚蔡史記云孔子居陳  
 乃山甫封國故在襄陽爾孔子至楚蔡史記云孔子居陳  
 蔡大夫發徒圍于野不得行使子路往見昭王興師來  
 迎孔子乃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子西沮之按是  
 時吳伐陳昭王方救陳聘者至陳蔡大夫豈復沮之且  
 侯與師昭孟王子云夫子沈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蓋小國被伐之日廢公查之師耳按史記吳入郢後昭  
 王遷於郢即今宜城救陳之師軍于城父即今襄城是  
 昭王卒此說尚信則孔子之師其地當在郢與城父  
 問由幸子之言及問洋實之說觀之昭王尊禮孔子  
 文雖封地以待未可知乃欲用孔子固其聘禮孔子  
 顧如子西相楚安能昭昭王遂從見可之仕哉炎帝  
 宋無名氏曰皇甫謐謂炎帝之首如牛其狀傳之訛  
 炎帝之見于易禮春秋傳不聞其牛首也借使有之訛  
 志惟者莫如左氏何不言與天地之始今日是也彼其  
 虛忽寂寥撲質醒魯則信矣若夫天地之始今日是也彼其  
 明黃息志

皮版玉柱註云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至三十九  
 仲山齊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豈山而初封樊  
 耳樊國語云王以陽樊賜晉註云陽樊野王縣即今  
 仲山齊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豈山而初封樊  
 皮版玉柱註云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至三十九

類又况其聖人哉雖然炎帝教民耒耜故名神農而牛者農之所資焉牛自炎帝首之爾習俗訛言因謂炎帝牛首豈君子之言乎應山顏木隨志乃謂舜生于雲夢以諸馮饋舜于井飾其說隱訛太謬尤無足辨雲夢澤雲夢縣南皆大澤雲夢澤自此始故名之禹貢雲二澤夢作又本二澤然二澤合稱其來已久傳記所指合析不同周禮職方數曰雲夢司馬相如傳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方八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而班生志地云華容枝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云江夏安陸有雲夢城枝江亦有之華容又有文耀鉤云大別以東至富春九江衡山皆雲夢地唐安審暉敗唐兵于雲夢澤中史炤曰雲夢澤名祝穆曰邛夫人棄子文于夢中言夢不言雲楚子避吳入于雲中言雲不言夢二事皆在安陸一以爲雲一以爲夢凡此皆合稱也惟胡三省辨誤禹貢雲夢孔安國云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洪武志雲夢澤在華容南沈立云雲即今玉沙監利景陵筆川縣夢即今公安石

而九百里則一別言之則一澤也禹貢晚爾此說得之澤勢有高卑故水落辨遲速人工有雲土夢作又蓋陪尾山禹貢云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蔡沈傳云熊耳也又云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舊府志云去治四十里俗呼橫尾一名橫尾禹貢導水至于陪尾卽此今按治東北五十里俗呼橫尾者稍隆而後尾一小立信非橫尾惟四里俗呼大鶴山者稍隆而後尾一小立信非橫尾惟四里俗呼大關王後祠亦謂豫州山則不當在荆之安陸若今信陽三著陸尾而以荆境一阜當之何歟且橫尾去三關百餘里蓋早不倫以荆境一阜當之何歟且橫尾去三關百餘皆系合不倫以荆境一阜當之何歟且橫尾去三關百餘之系非危嶽而三關以南百餘里卽雲夢大澤直抵大別而橫尾特峙其間可蓋漫沙之觀豈荆豫之會導水波澤取諸臨眺高平固不盡計歟今其山水異稱疆域代割傳記相洽鮮由身歷古者傳疑之義大抵若此



公與楚... 王相好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

世家考之秦十八世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橫爭

懷王為從長秦逆擊之皆引而歸今文云熊相率諸侯

之兵以臨加我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發兵攻

秦於于藍田文又云悉與其眾以逼我邊境是也惠王

後十三年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大敗之丹陽遂取

楚漢中地六百里文又云克荆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

或以為熊商時商與相聲相近而事非是或以為頃襄

是時頃襄王橫立乃在秦昭三九年歷惠文武王至昭王

相羊姓元失姓微弱已甚秦何所畏而詛之哉或以熊

然亦非是熊相疑懷王名史記楚王事宋玉曰昔先王

世家作魏當時脫誤遂不可考楚王事宋玉曰昔先王

女遇玉為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

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為神女賦後人遂云襄

王夢神女非也又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二

飯為節腸息然後帶綠帶然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二

細腰一國皆有饑色劉禹錫踏歌行公為是宋玉宅李

玉事豈卜居亦宋玉振原作那皮信哀江南賦云謠

茅末玉之宅不知何漢而言此君翁之酒也唐余古渚

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

故宅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未杜送

李功曹歸荆南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是地又在

夔府詠懷古跡云掃蒼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

然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云通白帝城

蓋歸州亦有宋玉宅非上荆州也李義山居斡字說唐韻

斡字凡三音音機者縣名在蕪湖音琪者州名即斡

春音并者名按晉劉伯莊地名記言斡春水隈多斡

菜因以為名則是地因菜得名而變為琪音也劉貢父

詩話言關中人呼旂音如片正合此意許慎說文言斡

從州斡聲江夏有斡春亭徐鍇注云諸書無斡字惟說

文斡字註言江夏有斡春亭疑相承誤出也今按斡字

音斡及考江夏亦無此地疑是斡字之訛神農本草有

水斡即片則斡字當是從斡篆文訛為斡爾諸書又

以斡作斡以邑代斤而單字既非諧聲又無取義愈覺

支離近特州守書為言斡州產竹字當從竹不當從

月蓋息忘

藝紀三





禹所鑄周公所定楚子所問而齊秦之所欲得者也然  
 禹貢於朝羣臣無議之者又安知非蔡京童貫輩假飾  
 周鼎之名以媚寵耶然則謂成周九鼎遷環岳郡一統  
 於楚地亦臆說耳余未敢以為然孝感志環岳郡志云  
 環岳郡在孝感縣西魏置隋廢按魏書孝昌縣改置岳  
 州岳山郡隋書廢州郡為孝昌縣唐書環川環陽縣未  
 聞有所謂岳岳郡也陳書司馬洸難總管九州有環川  
 岳二州並在孝昌境耶抑即魏之岳山郡而誤傳為環  
 岳郡耶孝感志義陽城一統志云義陽城在孝感縣北一百里  
 孝感志義陽城梁置西魏廢按南止史西魏於平氏縣  
 置義陽郡蓋古中園之地今信陽州是已劉宋改義陽  
 郡為宋安郡南齊改置司州而義陽城未嘗置於孝昌  
 也豈即南義陽之廢城耶梁書武帝天監三年魏陷司  
 州詔以南義陽置司州夫梁魏之時有義陽郡又有西義  
 陽郡南義陽郡西義陽在隋隨州境而南義陽則未知的  
 在何處一統志謂梁以宋安郡為止司州黃陂縣為高  
 司州則南義陽一統志謂梁以宋安郡為止司州黃陂縣為高  
 百里則與羅山縣為近置南義陽郡初置於孝昌境  
 而黃陂之南司州乃其徙置耶

起兵討王莽嘗聚於此後置縣曰南新市西魏因改富  
 水按後漢書南新市侯國屬江夏郡宋書荊州江夏郡  
 亦有新市縣唐杜佑通典郢州富水縣註云後漢新市  
 縣故城在縣東北宋淳熙丙午富水縣令張實修縣志  
 雖辯析新市而未嘗援及孝感故孝感新市之名不彰  
 竊謂前漢地理志江夏郡無新市縣而王常起兵則在  
 前漢之季是王常起兵之新市乃安陸縣鄉聚之名非  
 縣名也蓋在孝感之北境今新店是已其後光武起于  
 春陵招致新市兵後漢地理志始有南新市侯國宋元  
 和郡國志元豐九域志俱云後漢於安陸立新市是南  
 新市縣置於後漢蓋在今京山之南境富水之新市故  
 城是已豈可以後漢之南新市即以為前漢王常起兵  
 之新市哉又晉書竟陵郡有南新市酈道元水經註云  
 新市縣在杜城屬竟陵郡蓋今之應城京山景陵皆晉  
 時雲杜縣之域也又齊書郢州江夏郡新平左郡司州  
 安陸郡皆有新市縣或者即以東西市為孝感蓋不知齊之  
 新市東新市縣或者即以東西市為孝感蓋不知齊之  
 郡縣多僑置耳惡足憑乎夫新市之名不一而孝感新  
 市實與隨之平林為近土人相傳為王常起兵處故

統志存之余亦錄於沿革紀黃峴關魏書地形志云南  
 中效春秋傳疑之義孝感志黃峴關司州宋安郡有東  
 隨縣註云東隨縣有黃峴關按黃峴關即今孝感九里  
 關在南北朝謂之東關隋書文帝開皇九年改東隨為  
 禮山縣即今應山也歷代地形分劃不一今之孝感疆  
 域表出黃峴之外數十里由縣治以抵北界約有三百  
 餘里豈魏時孝昌地狹而黃峴內外舊屬東隨耶抑割  
 孝昌之黃峴以益東隨耶然魏改孝昌為岳州岳州郡  
 則地固未宜割也豈孝昌東楚子城舊志云在隨故光  
 隨以黃峴為界耶不可考已楚子城化縣楚子伐隨軍  
 於淮漢之間城此按隨南封百里實古邠後八年邠  
 邠許之乎莊王四年楚伐隨除道梁澆以臨隨澆偏西  
 可通郢楚地可由此入也然曰軍于淮漢之間淮在隨  
 北而蓼又楚之敵其必由唐厲入乎唐厲在淮漢之間  
 皆楚私屬也楚子城其光化之故城或故安化之城未  
 可知必以為楚人之築孔子山按黃州志謂黃岡北九  
 妄矣應山願木隨志孔子山十里有孔子山下有  
 溪曰孔子河此十里許曰回車準東陽層巒曰願子

桓公八年定于合諸侯于泜鹿黃隨不會使遷章  
 黃而黃始見於經則黃與隨為鄰信公二年齊宋江黃  
 盟于黃則黃又與江為隣至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  
 于齊也其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馬能害我楚遂  
 滅黃杜預註云黃國弋陽縣按弋陽縣今河南光州也  
 而杜佑通典亦曰光州春秋時黃國也而共于黃州則  
 云後為黃國之境文獻通考以此為據而一統志因之  
 止據黃國之境之詞遂以黃州為黃國而於光州註下  
 乃云春秋為黃黃將三國地蓋不復考之春秋漸失其  
 真矣楚紀亦謂黃州為古黃國且曰至黃岡觀黃子故  
 墟唯嘆東坡去壁賦略黃子味孟德為未考然於舊都  
 所在亦猶疑誤焉今考諸書杜預去古未遠釋經之初  
 他無淆亂杜佑以是宗之亦為有據竊謂黃之鄰隨  
 江正為黃岡麻城之地而黃州治信非古黃邾國周初封  
 圖亦復相同則又黃州之治信非古黃邾國周初封  
 故國而其四境則黃州所有之地也邾國於魯至列  
 國滅之徙封於黃乃自杜佑而下其說皆未深考佑通  
 典謂黃州春秋時邾國地且引史記云黃帝之孫有陸  
 月黃恩志

終者產六子弟五刑為曹姓歷代不絕至武王伐紂後  
其裔于狹於邾為諸侯又於兗州地亦指其為邾國  
之境而曰邾國陸終之子曹姓所封今鄒縣也今黃州  
亦邾國地陸終之後所封蓋陸終有六子邾國為國也  
其意蓋以黃州為曹挾受封之地而山東鄒縣之邾反  
謂為陸終別子所封然後陸終六子封衛封韓封彭封  
邾封楚安得封邾獨而授耶通典去古未遠其訛已如  
此其後通考考本之一統志知謂黃州兗州並為邾國  
而不知黃州之邾固自兗州徙而來者也楚紀又謂楚  
滅黃徙邾君然考春秋楚滅黃在魯僖公世而楚宣王  
伐邾而徙之則在戰鬻鬻熊荆州舊志謂周始封熊繹於  
國之後固非一時鬻鬻熊楚考之六史公序楚世家曰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般之季世鬻鬻子牒之劉向別錄云  
鬻鬻子名熊封于楚漢魏文志鬻鬻子二十二篇註云名熊  
為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為楚祖楊太史丹別錄  
辨而鬻鬻熊亦據漢志別是鬻鬻熊固始封於楚至熊繹復  
封於丹陽是宜荆州專馬碑其禹隨山尊水功成刻石  
紀之而不及于熊也馬碑其禹隨山尊水功成刻石  
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若見之宋嘉定初  
何致于一萃刻於嶺南昔院者皆利斗文字亦  
字不可曉碑旁小書云右帝禹刻南嶽密雲峰山頂之  
間水遶石壇之上何致子一以禹云國家幽得之衆夏  
之書刻之于此許記在山下小書內三字剥落至大明  
嘉靖初國子生沈鎰自謂能辨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  
佐鄉水處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典又旅  
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不辰往來平定華岳泰  
衡宗疏事哀勞餘仲禋爵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會備  
萬國其寧竄舞未奔鎰又為釋義且謂鎰得此刻請禱  
於夢夜一長人筆一古餅授鎰其色黃高尺許上方下  
圓腹外有金環者四其口旁橫書三字曰某宮造下方有  
篆文如龍蛇草木形寤而志首一字起誦碑文恍然有  
省竊為註釋志之時大司馬湛公若水守南國子祭酒  
沈生以是碑見公書其後云右沈鎰所辨神禹碑篆文  
也禹篆與後來篆法懸絕無所於考信然吾方以不得  
考其文契其義以為誠見生此辨已一快于心追知其  
然否乎且沈生自叙夢長人所遺器與字豈不異哉宜  
從刻諸碑陰以俟後之君子必有能識之者竊謂科  
文字若孔氏所藏尚書魯共王出之壁中當是時已謂

月書愈忘

二

二

雜紀三

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何言後世且所釋止據後世措書一端髮疑之於六書猶為未蓋又何言科斗其此碑為禹所遺無舜陵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漢疑乃其文義闕之可也舜陵紀註應邵云舜葬蒼梧九疑山書註釋云九疑一名蒼梧山輿地考云岳州之謂之蒼梧文穎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晉習鑿齒云虞舜葬零陵元和郡縣志云舜葬九疑漢志註云九疑在營道縣南諸家所指不同如此按司馬遷曰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於零陵之九疑山海經舜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縣界蒼梧九疑當是兩處後人誤引舜崩地以為葬之所耳史遷遍歷名山大川必有所據由此言之舜崩葬異地亦若有據又按漢書云舜南征不反世紀云景星出房地出乘黃舜薦禹於天使攝政於時有苗叛舜南征崩於鳴條葬於蒼梧據此則舜崩葬所在又與諸說異乃謂舜以南征有苗而至二書皆直指之然書傳云舜耄期倦勤薦禹於天攝政十有七載禹乃徂征有苗據此則南征非舜事而謂舜以此至其說抑何自與又按孟子云卒於鳴條稽之鳴條在今山西安邑縣輿地考云冀州河中府安邑縣堯舜舊都今縣西不及而湯者皆不可信而歐陽文忠公亦云虞舜老倦勤為禹為天子豈復有南巡之說也朱文公曰孟子所謂析諸理者非欺或問鳴條與桀戰之地而竹書有南征不反禮記有葬於梧之說何也朱文公曰孟子之言必有其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闕之可也書信書不如無書古人所信其固有在乎盤瓠種後漢史謂昔帝嘗時患犬戎入寇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吳將軍首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盤瓠逐逐其將軍首而至乃以女配之盤瓠得女負走入南山止石穴中生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衣裳斑蘭語言侏離其後滋蔓號口蠻夷按杜氏通典曰按范曄後漢史蠻夷傳皆怪誕不經大抵諸家所序四夷亦多此類未詳其本出因因而略之曄云高辛氏募能得犬戎之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按黃金周以前為斤秦以二十兩為鎰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漢分人又周末始有將軍之官其吳姓宜自周命氏曄皆以高辛之代何不詳之甚或謂四夷九姓若狄獠儼後儒

鐘危矜之類字皆從犬蓋言其性獸

爾惟誕之說起於刑會大較皆然

名起於周又曰星沙以星名余按通

故軫宿之中有長沙世紀亦曰其開

記秦分黔中以南長沙鄉為長沙郡

洪荒之世而以之為鄉為郡則在後

名非沙以星而得名也又謂周封熊

考繹封丹陽未開封長沙史記黃帝

注熊相山在長沙益縣是熊相以山

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

四寸下連四環皆繫於印上相傳云

得之以入于潭府以為關雲長封漢

故以藏之廟中南雄守黃允見臨川

圖形為作記而復州寶祖院又以建

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

云漢建安二十二年壽亭侯印今留

沃叔啓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邵人

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真漢物且漢

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秦少游義倡

南遷過潭與之往來後倡竟為秦死

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

長沙長沙舊志沿

革謂長沙之

甲記沙土之

生於長沙

則長沙之名

世耳星以沙

而得

壽亭侯印

其上大環徑

紹興中洞庭

其故物也

此其故物也

因伐木于

其環并背俱

有文

其文止同只

其文止同只

其文止同只

其文止同只

其文止同只

其文止同只

移合浦得觀其歲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  
 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  
 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  
 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  
 野鴛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于  
 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  
 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  
 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  
 俗不察乎訪茶陵陳氏蓋陳南賓在元季為金州路學  
 閣下本誤矣今金州顯者皆其後也其以陳泰為父則  
 正蓋泰之世父也世齊文集可證焉茲志略之者以  
 非蓋居唐東陵西陵有道士沃地志即古之東陵莊子盜  
 西陵死引于東陵之上二縣波憑濤以濟其姦凶其地至  
 今猶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九江  
 不在潯二蘇不取孔明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  
 陽明矣三蘇不考孔明草創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  
 事全然而不考孔明草創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

子入楚貢與之言卷已辨其妄予觀孔叢子載不  
 肩問子高曰子之先君南遊乎阿谷而交辭于滌文信  
 有之乎子高曰阿谷之言出于近世始是較其類以行  
 其心之也捷碎黃鶴樓李太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詩歎  
 所為也其事本如此其後禪僧用此事作一偈云一  
 碎黃鶴樓一脚翻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  
 詩在上頭傍一遊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有義氣時  
 消義氣不風流廢也風流又一僧云西逢知已藝壓當  
 行元是借此事設顧內史衡山舊志載顧憲之為南齊  
 辭非太白詩也顧內史衡山舊志載顧憲之為南齊  
 稠皆開塚剖作水法枯骨為除崇邪憲之晚論為陳生  
 死之說事不相關風俗遂改今按南史憲之仕齊為內  
 內史縣在南朝亦名衡陽屬衡陽郡而古史稱衡陽內  
 史是言郡內史也當特內史之官至唐為長史與別駕  
 參軍司馬皆為郡職則聖燈龍朔張治謂南嶽聖燈現  
 內史不當入縣志天聖燈龍朔張治謂南嶽聖燈現  
 切實歲此甚有理欲以飛光之說不同然俱足  
 得之此有謂揮奇者與赤芝光之說不同然俱足  
 月黃息志

愚俗聖真武祠祀中載真武廟真武本玄武七宿避  
 燈之誤言長語有朱真示玄朗諱改真武至不能易曹以  
 靈韻言足結龜蛇則吾何所考俗傳為靜樂國王大帝特  
 髮仗劍足結龜蛇則吾何所考俗傳為靜樂國王大帝特  
 此時無文籍不知以釋迦佛為錫達太子觀音為妙莊文  
 異端之流傳今志禹貢津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  
 皆不足滄浪水故志禹貢津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  
 在沔水按水經注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滄浪  
 浪亦滄浪之下豈後人槩稱之若漢沔夏之互名耶  
 又按說郭滄浪地名非水名蘇子美十居吳下前有積  
 水即吳王僚所盟池作亭其上名之滄浪似以爲滄浪  
 之狀失之矣沔之滄浪赤地名又嶧縣志縣北有滄浪  
 淵云即孟子所謂濯陳疇疑服之辨晉咸康中零陵李  
 陳說馬產四子而遭賊劫投身於賊窟姑命賊將姊  
 去說更娶嚴氏生子籍母一旅在上以妻李女之嚴次之  
 氏還更育一女于籍母一旅在上以妻李女之嚴次之

其妻李氏非犯七出見絕終又見逆養舅姑於堂下  
 百嫡列名黃籍則洗之妻也為洗也妻則為禪也母禪  
 之制服無所疑矣洗雖不應娶嚴氏為妻妻則繼室木  
 非嫡也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  
 義絕矣辱身污行喪禮違儀雖有救母之功宜以路  
 人之恩相報不可以奉承宗廟嚴子不宜以母服之李  
 干宜以出母居之倉曹參軍虞珍議庶人兩妻不合典  
 制裁之以法則應以先婦為主服無所疑漢時黃司農  
 為蜀郡太守得所失婦便為正室使後婦下之載在風  
 俗通今雖貴賤不同猶可依奉行參軍諸葛瑒議說既  
 不能庇其伉儷又未審李氏之吉凶無仇離之悵便歡  
 會納妻情禮傷教皆此之由又脅嚴迎李籍注二妻李  
 亡之日仍復疑服若小人無知不應有疑及其有疑明  
 知妻不可二生亂其名沒疑其服喪亂以來多有此比  
 宜齊之以法戶曹掾談劇等曰奉教博議互有不同按  
 禮無二嫡之立李為正嫡應法居然有定周制母為長  
 胡黃恩志

子父之服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妾為女君之長子董墓

一統志董黠墓在孝感縣北廣陽鄉父墳側又揚州如臯

縣亦有未墓乃州陽縣志載有董永墓在縣南董陂其

孫叔敖墓一在安陸州之石板灘一在江陵城中白土

世遠傳疑真偽衡山國禹貢之衡陽王制之衡山今荆

當置不辨也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為衡

山則舊志多祥類所書衡山雨雹衡山原都雨雹其屬

衡山國未蘭芷荀子云蘭槐之根為芷自是兩物又云

荀卿楚人蘭芷蟹皆楚地所有著書者既借物庫路真

以為喻當能辨之形性不知何以致誤如此

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曉元豐九城志

乘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曉元豐九城志

天下以為法至頓驕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為襄樣

五湖按揚州記太湖一名官亭一名震澤一名青草湖以

荆州記云官亭即蠡澤是也謂之彭澤一名青草湖以

庭而岳之青草湖北連洞庭亦去彭澤遠官亭既為

彭澤則不得更名震澤也又攷荆州記君山上有道通

吳之包山今太湖有洞庭山亦潛通君山故得名耳山

後響沙嶼足聽有聲鄱善長言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

包山山海經九江之問注引地理志九江今在潯陽書

九江孔殷傳九江即今洞庭則是彭蠡名九江而傳

會青草以君山通包山吳王殿容齋一筆載漢高祖五

而附會洞庭未可知也吳王殿容齋一筆載漢高祖五

林南海立番君吳為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王

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芮本為秦番陽令故曰

番君項羽已封為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黃州也復侵其

地故高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筆載則其去番也久

矣今猶指郡正廳為吳王殿以謂芮為王時所居及引

牛僧孺玄怪錄載唐元和

中饒州刺史齊推女止州宅

誣有為神人擊死後有仙官云是西漢番陽王吳芮今



刺史宅是為昔時所居皆非按豫章曾封吳王濞則吳  
 王殿恐指濞為王時所居吳以國言非以姓言矣饒州  
 刺史宅為曾為番陽令禹碑釋文生俱刻有碑釋但十  
 則為其所居未可知也禹碑釋文生俱刻有碑釋但十  
 餘字不同據遊宦紀聞云西碑二字難識二公皆未釋  
 之然則西碑二字無邪無則此碑今據紀聞而明紀聞  
 亦偽者邪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文之可證  
 惟擬其形似者釋之予因二子欠釋及以此二字楊口  
 非古文語釋為久旅予意忘家即久旅矣不若依舊則  
 形像庶幾耳故今更二十一字沈揚州渚與登更水降  
 輿發之門更交行洪池更若流而明發爾更祈明矣西  
 久旅更求石城石城郡二石城縣六惟後周所立石城郡  
 燕更求石城乃今鄧州其州陽之石城見於漢書其餘  
 後代所立非此也後漢建武二年功臣子徒封者  
 止人建平侯姚統徙封平興符離侯孫春山奈從王貴  
 侯寇壽徙封南宮侯陳孚徙封斬春山奈從王貴  
 徙封石城侯是皆以縣徙徙縣而非徙縣也惟章華之  
 徙封石城在漢書中復陽縣東南而復州固經遂以章華

百里不言王廣徙封之邑若廣果徙復州之石城則城  
 之名當見於後漢郡國志既不載則復之石城非縣  
 明矣故方輿記云在縣東南三百里古保聚之所又鎮  
 戍以石城名者不止一處如晉庾亮乞移鎮襄陽之石  
 城下又信陽軍圖經云自石城徙居仁順文云魏文帝  
 所立義陽縣蓋在石城今故種山東南石城山故石城  
 是也是則信陽鄧州復州皆有石城不必執一而廢百  
 今鄧州之石城可以鎮戍名不可以縣邑名晉羊祜傳  
 云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里今鄧州石城即吳之所守  
 以石城以東五百里今鄧州石城即吳之所守然去  
 襄陽止二百四十里二說七百五十里之異今考之隋  
 書志通典及元和郡縣圖志今之水程可以無疑按元  
 和郡縣圖志云鄧州長壽縣石城又云縣城本古之  
 石城吳於此置牙門戍城羊祜鎮荊州亦置戍通典云  
 鄧州分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鄧州隋書志云鄧州長  
 壽縣後周置石城郡則鄧州石城正羊祜傳中吳石城  
 守也又以今水程計之襄鄧相去七百里則與羊祜之  
 言合是鄧復二石城不相干也故可以作鎮戍而南郡  
 不可以作封建可以作形勢而不可以作縣邑

按漢書地理志南郡郢注云楚別邑故郢莽曰郢亭又曰江陵注云故楚郢都又按杜佑通典曰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郡置江陵縣而郢江陽陵二縣俱立漢景帝三年改江陽曰江陵以郢併之故郢城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楚舊都也又按地志云後漢廢郢入江陵此郢縣之本末也又按春秋左傳威公十一年闞廡曰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此郊見於經之始也今以杜預之注考之則僖公十二年注云野楚都威公十一年注云郊郢楚地是郢之廢省復併江陵則郢之在江陵明矣又左傳文公十一年云公漢沂江將入郢是自漢而下從江而上則郢之本在於漢明矣又僖公十二年黃人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黃而之江陵或自黃而之石城其地理之遠近又竟陵按漢書及晉書地理志可知也茲不可以不辯

山在縣東北又按水經云沔水經當陽之章山東其竟陵當陽二縣俱見於漢二史惟載竟陵而不言當陽然漢竟陵城在今長壽南今章山之地在荆門之後臨沮漳而不臨水寰宇志云長林本漢編縣地晉巨元始

黃郡統祿麻縣在西魏時章山土黃已分漢江而建祿矣隋文帝開皇九年廢章山上黃二郡乃更祿麻縣為章山故荆門舊圖經以章山屬長林祿麻屬當陽蓋長林之章山則或於隋文之所改當陽之祿麻則白於水經之所經殊不知西魏章山郡則在漢之東跨嶺山隋章山縣則在漢之西跨嶺山今西魏所立章山郡當在長壽縣之章山而隋文所改祿麻章山縣當在荆門祿麻也如唐武德四年於長林東竟置基州并章山縣此則公襲隋制非西魏所建之地也陵谷變遷自古有之夏禹而下今幾千年矣不可以山之有無而易之況其地相近亦有岡阜而祿麻亦非有崇山峻嶺之阻其荆門集所載者乃隋唐之章山也

崇陽紀實故志人物有狀元希夷挑花洞詩又以為大參平祠記云治中察罕甲按宋錄起莘寶祐丙辰第二名貫鄂州通城縣時文天祥為倫魁崇自熙寧五年通城鎮為縣間廢尋復至丙辰蓋七十餘年矣宋史希夷登淳祐三年進士第調浦城簿從朱熹學開禧初主太常遷禮部尚書歷官參知政事尋提舉洞霄宮未云令茲色也云史察罕賜姓白

湖廣總志

方

氏夫德四年御史臺奏察罕為武漳水水以漳名洛名  
 昌隆治中是姓白氏察罕其名也漳水者最多今略舉  
 數處趙晉之間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瀨上有漳水  
 鄆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  
 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舉舉一二耳  
 其詳不能具載予考其義乃清濁相蹂者為漳漳者文  
 別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  
 上黨當陽即沮漳合流瀨上即漳瀨合流雲夢則漳鄆合流  
 目見鄆郡即合流毫漳即漳瀨合流雲夢則漳鄆合流  
 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蟬螭數十里方淵如璋亦  
 從章璋為左右之臣所執白雪樓稱善歌者皆云鄆人  
 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白雪樓稱善歌者皆云鄆人  
 鄆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王問客有歌於鄆中者  
 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為陽阿薤露又為陽春白雪引商  
 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鄆人善歌殊不知其義其曰客有  
 歌於鄆中者則歌非鄆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厲而  
 和者數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  
 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止於數人則為不知歌  
 楚之故都人物假盛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為不知歌甚

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之者不過數人復無  
 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鄆州本謂之此亦非古之楚都  
 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城尚在亦不然也楚都  
 也非鄆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為商公漢沂江  
 將入鄆王在渚宮下見之公漢至夏口一旋然後沂江  
 則鄆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見之則渚宮皆  
 在今江陵竟山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  
 紀南城也謝靈運鄆中集詩云南登宛鄆城今江陵北  
 十二里有紀南城即古之鄆都也又謂之南鄆交按鄆  
 志舊載李太白古風一篇曰鄆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  
 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詩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  
 聲何足道歎息空淒然此不太白感歎之詩於鄆則無  
 所關繫只以首句為鄆中故事而收之然謂之鄆客則  
 非鄆人能矣今觀存中鄆中故事而收之然謂之鄆客則  
 也存中又謂鄆有南鄆此鄆今之安陸乃古之鄆事亦可  
 楚之故都鄆舊有陽春臺白雪樓惟取宋玉自况之  
 而為樓臺之名耳宋玉自况之意謂曲高和寡寡言  
 月香息云

二

二

二

白之詩謂高才者知遇之難卑汚者接合之易梅福按必欲幸強援引以野人善歌亦何所增重哉書九江壽春人補南昌尉去官歸壽春王莽專政棄其子去於會稽為市門卒而安陸遺跡吳存列於祠未可張楷按後漢書字公超隱華山嘗跨驢至縣賣藥此莫愁按古樂府石城人胡曾詠史詩亦云古郡雲向朱門送莫愁而宋人周美成作西河曲乃以為金陵故事蓋誤以石頭城為石城非也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八

雜紀四 別傳

列國蒸賈字伯羸為楚工正淵以有謀遇敵整暇子文用子玉為令尹國老皆賀時賈尚幼後至不賀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苟入而賀何厚之有子玉果敗于城濮楚莊王時大饑我內侵楚人謀徙于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出師旬有五日楚遂滅庸及晉趙盾伐鄭為賈救之囚晉解揚又與鬬椒譏殺子揚使椒為令尹已為司馬椒尋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賈而殺之

屈瑕楚大夫莫敖也初邲人軍於蒲騷將通絞州莫伐  
 楚師屈瑕患之鬪廉令瑕次於邲以禦四邑廉以銳  
 師宵加於邲曰若敗邲師四邑必離瑕請濟師於王又  
 請上廉俱不從遂敗邲師已而楚伐絞覆諸山下敗之  
 後楚使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  
 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入告夫人  
 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  
 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徂於蒲騷之後將自  
 用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瑕徇於衆曰諫者有刑及  
 邲邲以濟且不及備羅與廉成兩軍之假蓋於荒谷  
 公子重名嬰齊在王母弟宣公時子重為楚令尹襄公  
 時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衡山使鄧廖侵吳吳  
 人要而繫之獲鄧廖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  
 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楚是後也  
 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遇心疾而卒  
 公子側字子反事莊王為司馬邲之戰與子重俱將大  
 敗晉師而還及討陳夏氏巫臣詒側取夏姬側怨之殺  
 巫臣之族分其室巫臣曰子必使爾罷於奔命乃說吳  
 伐楚子反一歲七奔命吳盡取楚夷邑通於上國尋側  
 帥師圍宋久不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側床以病告遂

許平後將中軍與進人戰於鄢陵側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車馬晉人知之乃釋楚囚彭名御楚王潘黨爲右遂敗績王中傷目召側豎穀陽獻飲於側側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側遂縊

公子午字子庚襄王時爲令尹鄭子北欲去諸大夫請師於楚楚子使告子庚曰師徒不出人以爲自逸子庚嘆曰王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乃治兵於分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涉於魚齒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後徒幾盡師曠曰南風不競楚必無功

公子陽句字子瑕楚穆王會孫平王以爲令尹共公子坊爲司馬吳伐楚大敗吳師其乘舟餘皇子鮒死之吳

王弟蹇由爲質於楚子瑕爲請諸王而歸之後費無極讒廢太子建奪其羸妃子瑕不能去無極而正羸妃之丞燕乃爲聘謝於秦子公縣令終初爲中廐尹卻死之黨與其弟死及佗皆爲子常所殺

觀起楚臣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共王殺子南環起於四境起子從起之死從奔蔡事聲子之子朝謀作亂以報讐及公子比弒靈王自立從師於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平王立從爲卜尹

鬬勃字子上楚令尹代子王爲政成王四十四年帥師

侵陳蔡陳蔡成伐鄭晉使陽處父侵蔡勃救之不戰而歸先是靈王將以商臣爲太子勃不可至是商臣譖之王殺勃後商臣果弑王

費無忌楚大夫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建娶婦于秦無忌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至爲太子更求平王遂用其言是時伍奢爲太子傅無忌常讒惡之王王因流太子使居城父守邊無忌又日夜讒在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不能無怨望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王少自備焉平王召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柰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遂囚奢使司馬奮

揚召太子欲誅之太子聞之七奔宋平王遂殺伍奢及子尚次子員奔吳昭王立吳師入郢鞭平王尸辱及宗廟無忌復譖卻死在令尹子常滅之及其黨陽氏晉陳氏沈尹戌言在子常曰無忌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子其危哉在是子常殺無忌滅其族國人大悅

鄢將師楚右領與費無忌讒卻死在子常使子常飲在宛室未至又使死惟甲在門右子常不往召將師攻宛盡滅卻氏之族黨後將師亦爲子常所殺

上宮大夫初屈平為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宮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為憲令平屬草彙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諂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屈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王子蘭楚懷王季子勸王入秦王卒于秦頃襄王時為令尹與上官大夫譖屈平放之江

靳尚楚臣秦使使約楚與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懷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

畔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尚又能得事

於楚土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儀遂使楚至懷王

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尚為請懷王曰

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

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

六縣賂楚以美人也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勝楚王

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

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張儀儀因

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  
公子元文王之弟為令尹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宮側而  
振萬焉夫人泣曰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



不亦異乎子元聞之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子元  
伐鄭鄭人將奔謀曰楚幕有烏乃止子元歸而處王宮  
鬪射師諫執而梏之鬪班殺

閻成然字子旗楚令尹一曰蔓成然常龜子也嘗事蔡  
公及靈王即位奪章龜之中犢又奪成然邑而使而郊  
尹後平王殺之

叔麋鹿尹佐也誘殺公子燮及子儀

白公勝太子達之子子西召於吳子高曰其為人也  
仁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召而近之  
死無日矣弗從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以復太子建  
之仇子西弗從勝自厲劍于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

自厲也曰勝以直間將以殺爾父平告子西子西曰勝

知子西翼而長之勝遂作亂殺子西

盜跖在子云盜跖死利乎東陵之上蓋據波憑濤以濟

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為盜巢云

鬪緡楚大夫武王克權使緡尹之緡以權叛楚師圍而  
殺之遷權於那處

屈巫字子靈楚大夫一曰申公巫臣初莊王欲納夏姬  
巫臣諫止之王以姬賜襄老襄死於邲巫臣道姬歸鄭  
自鄭聘之盡室奔齊尋齊晉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使為

海虞縣志 卷之六  
邢大夫楚滅其族巫臣自晉請使吳道吳伐楚子重子  
及奔命

公子囊瓦字子常令尹子囊之孫初子瑕卒以子常爲  
令尹因吳難故城郢沈尹戌諫之語在戌傳昭公二十  
六年平王卒子常欲立子西曰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  
順建善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辭曰  
是亂國而惡君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君有適嗣不可  
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子常乃立昭王二十七年吳  
師圍潛楚秀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  
師人與吳遇于窮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死

工尹壽師至于潛賞無極惡之讒于子常曰子常欲飲  
子酒又謂死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子常至甲  
在門矣子常怒盡蕪郢氏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沈  
尹戌告以其故子常悟遂誅費無極定公二年子常帥  
師伐吳次于豫章二年蔡昭侯爲兩佩兩裘如楚獻其  
一於昭王子常欲之唐成公有兩肅爽馬子常亦欲之  
羈之二年得佩與馬而後釋之四年蔡侯唐侯會吳伐  
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  
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武城罷謂子常曰吳用木  
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乃濟漢而東別至于大別

三戰不可二師陳子柏舉吳夫與以卒五千擊之楚師  
敗績子常奔鄭

伍員伍奢之子也元尚為棠邑大夫楚平王使為太子  
太費無極為少傅無極為太子納婦于秦見其美也  
勸王自取之遂讓太子出奔鄭王召伍奢奢曰王獨柰  
何以讓賊小臣疏骨肉平無極曰王今不制必成禽矣  
王怒囚奢使召二子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  
戾恐詢能成大事彼見來必并禽其勢必不來二子聞  
召員謂尚曰楚之召我非欲生我又也恐後生患也故  
以是為計也尚曰

聞父執而莫奔非孝也又戮不報無謀也度能往事也  
也子其行哉我其死矣尚就戮員奔吳為子胥因公了  
光以見吳王僚後公子光弑王自立乃以子胥為行人  
與謀國事楚誅貴臣卻死伯州犂犂之孫為伯嚭亦奔  
吳為大夫乃與師伐楚破公子常于豫章五戰入郢昭  
王奔鄖乃掘平王墓鞭其尸後吳王闔閭歸于夫差立  
伯嚭為太宰越王勾踐厚幣遺吳委國為臣妾于胥諫  
不聽伯嚭讒之乃賜屬鏹之劍既死盛以鷓夷浮之江  
中吳人立祠江山命曰胥山員忠於吳而魯於楚故列之別傳  
雖于楚大夫其父兄讒之於共王王弗聽雖于奔晉晉

人用之鄢陵之後離子在焉

析公巫臣楚大夫于變及儀父作亂或譖臣於王王弗聽臣奔晉晉人用之

鬬椒子文之族鬬椒初生司馬子良謂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敗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感將終謂族人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子文卒椒譖于陽殺之奪其位處於丞野攻王王滅若敖氏之宗

黃歇楚黔陽人也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

為辭使於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

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請善楚昭王乃約楚為與國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歸太子昭王乃遣太子傅先歸歇憂甚請太子出而歇守舍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

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  
 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  
 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  
 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  
 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  
 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  
 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相二十二  
 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  
 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

楚考烈王以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陳陳客楚於是  
 走陳徙壽春而秦徙律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山此就

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  
 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  
 王聞其不宜于恐父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  
 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  
 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  
 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  
 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  
 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  
 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



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又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

二十五年楚考烈王死無子其孫英謂春申君必殺李園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

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

漢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之後裔也漢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司徒祝恬喪去官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

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  
太常靈帝政衰王室多故乃建言刺史太守寵賂爲官  
可選重臣以爲牧伯焉求交趾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  
中董扶私謂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  
言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有怨聲而并州刺史張  
益梁州刺史耿鄙俱被害焉謀遂行出爲監軍使領益  
州牧封陽城侯扶亦求爲蜀郡西部都尉會巴西趙韙  
俱從之是時涼賊馬相祗等作亂于緜竹殺其長吏李  
升攻益牧郤儉自號黃巾州從事賈龍破之乃遣吏卒  
迎焉徙治緜竹撫納離叛張魯母以鬼道往來焉家遂  
著魯自爲督義司馬徃漢中斷絕谷閣焉陰圖異計上言  
米賊斷道託以他事殺州中豪強王成李權等以立威  
又繫捷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焉意漸熾擅造乘輿于乘  
荊州牧劉表上疏發其狀特焉子範爲中郎將誕爲治  
書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惟小子瑁爲  
別部司馬隨焉獻帝遣璋宣諭焉留不遣範通征西將  
軍馬騰謀泄及誕俱伏誅議郎龐羲乃募焉諸將入蜀  
焉遭火焚其城徙治成都疝發背卒趙韙等表上焉子  
璋爲益州刺史詔從之以爲益州牧

劉璋字季玉既嗣焉位聞曹操已定漢遣陰溥結好操

加璋振威將軍操敗於赤壁復遣法正結好於昭烈建  
安中璋往會昭烈主簿黃權力諫璋言父子在蜀二十  
餘年無恩德及民攻戰二年肌膏草野遂出降昭烈遷  
璋於南郡之公安孫權復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  
雍闓復奉璋子闓為益州刺史諸葛亮南征闓還吳為  
御史中丞昭烈入蜀以璋長子循為奉車中郎將

魚弘襄陽人累從征為軍鋒歷竟陵太守嘗謂我為郡  
水中魚鼈山中麋鹿田中米穀咸盡也生如輕塵棲弱  
草爾富貴幾何時於是恣意酣賞待妾百餘人金翠服

阮車馬皆窮其選同時有徐緄者時人語曰此路魚商  
路徐又有繁仲是者為青刺史亦以豪侈相尚

三國霍之字紹之峻之子為太子舍人後主立除諂者  
諸葛亮署記室亮卒弋為黃門侍郎輔太子璿援引古  
義盡言規諫後遷建寧太守進安南將軍是歲蜀為魏  
并弋與襄陽羅憲舉城降

魏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于陳汝間漢末  
與其郡人陳奉共起兵于朗陵遂殺周直并有其營後  
恭妻弟陳郃殺恭通斬郃首以奠恭墓又生禽黃巾帥  
吳霸而降其屬建安初通謁曹操于許拜通振威中郎  
將屯汝南西界操征張繡通為先鋒封建功侯分汝南



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操與表紹相拒于官渡紹遣人  
誘之通不聽又擊群賊瞿恭江宮沈成張赤等改封都  
亭侯拜汝南太守昭烈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通救之  
病卒追增邑六百戶謚剛侯子基襲爵為奉義中郎將  
緒為平虜中郎將緒子秉字玄胃有備才官至秦川刺  
史所著有家誡秉子重字茂曾官至平陽太守重弟尚  
字茂仲矩字茂約官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  
侍中矩子充

晉王機字令明長沙人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情機

美姿儀傲儻有度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眾擊破之常

慕王澄為人澹小雅知之以為已亞遂與友善內緣心

督外為牙爪尋川為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  
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  
在發基而獨為機守家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  
許會廣州人肯刺史敦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門客  
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眾迎機敦遣將軍葛幽  
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敦送死邪幽不敢逼而歸敦  
訥聞邵之納譏也乃遣兵擊邵反為所破訥又遣機笑  
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奏皆驚乃握節而避機機  
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

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取之機慙而止機  
 自以篡州懼為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茂餘黨杜  
 弘奔臨賀送金百鎰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効機為列  
 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因機討梁碩故降杜弘轉  
 為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欲  
 相收拷碩子馳報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破交州  
 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  
 討碩為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為機於是悉殺其長者乃  
 自領交陞太守機既為碩所距遂住鬱林時杜弘大破  
 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弘素有志於執機節

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

及溫邵劉沉等並及尋陶侃為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  
 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  
 溫邵劉沉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糧密招  
 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遣督許高討機之  
 病死于道高擄出其尸斬首并其二千焉

張昌本義陽蠻少為平賊賊之方遣人每自占十  
 當富貴好論攻戰倍類賊之天受初屯交陸石  
 聚流民就食江夏者乃為其主及後漢之末  
 有聖人出得山都縣交立於交陸石

有聖人出得山都縣交立於交陸石

丁以爲爲相國於石... 方來爲將... 起東守三萬... 遣將攻長沙... 離詔劉弘... 大破之納降... 傳首京師... 嚴去安陸... 八十里與... 隨州...

南北朝張欣泰字義... 入與世之子... 少有志節不...

將軍領禁旅欣泰通... 涉雅裕交... 石流挾琴遊園... 停仗...

詩世祖怒之尋出爲鎮軍參軍... 帝即位爲領軍長史上書言事... 督雍梁四川竟陵隨郡軍事... 隙欣泰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 會帝遺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 人送馮元嗣監軍於中興堂欣... 元嗣法珍等亦散走還臺靈秀... 黃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 入營冀表裏相應因行廢立既... 而法珍得反處分欣泰...

兵不敢發城外衆散去詔收欣泰等皆伏誅

**梁**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爲武陵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招之即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即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年改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建康城平進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縣侯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蜀人逃亡者競出投稱義兵元起軍糧乏或說曰若檢巴西二郡籍注所獲必厚渚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

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並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既久地廢耕農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開城納附元起送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度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峻潔光濟善謀相須爲善元起之尅季連不私貨財勤恤人事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白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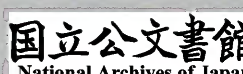
政迹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歸養詔徵爲右衛將軍以  
西昌侯蕭淵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  
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起  
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浸淫方須  
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二相催督黔婁等  
苦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  
先是魏已攻克兩晉壽淵藻將至元起一願營還裝糧儲  
器械略無遺者淵藻入城求其良馬二起曰年少郎子  
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一城哭且問其故  
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一疑焉右司馬一効

起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使讓藻曰一起爲汝報讎汝爲  
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一元軍將軍贈元起  
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一  
張彪自云家本襄陽右衛將軍衡州刺史蘭欽外弟也  
少亡命若耶山爲盜臨城公大連出救東陽州彪率所  
領歸之始爲防閤後爲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  
宋子仙攻東陽復爲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耶趙  
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僞就  
彪計請酒爲盟引刀按心出血自歎彪信之亦取刀刺

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牙反傷得不深稜重  
 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  
 言已殺之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謂曰我尚活可與  
 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  
 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牙爪與杜龕相埒世謂之  
 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陽州刺史開給鼓吹晝夜樂聲  
 不息刻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田長史謝岐居守會  
 僧辨見害彪不自展板時陳文帝據震澤將及會稽  
 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  
 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

出彪在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

寺可往收取遂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  
 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西山樓子暗與弟崑崙妻楊  
 氏逃去唯常所畜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  
 遠入若耶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購之  
 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犬驚吠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板  
 刃逐之曰何忍舉惡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舊彪知不  
 免謂妻楊曰我不忍令落此處今當先殺然後死楊引  
 頸受刃曾不辭憚呼妻訣曰生死此別若見沈泰申進  
 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遂殺彪并弟致二



首於昭達黃犬號呼彪屍側死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  
進軍迎彪妻便拜陳文帝教為家主楊改啼為笑欣然  
意悅請殯彪喪墳豕既畢黃犬又俯伏豕間號叫不離  
楊還經彪宅請斲飾容昭達許之楊以刀割髮毀面哀  
哭慟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  
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垂死火燎乃蘇復  
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耶曠於若耶終於若耶及妻犬  
皆為時所重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暉之女也有容貌  
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納

羅統率千子延襄陽人家京兆之靈陽父榮有監門將

軍藝剛復勇攻戰善用器大業中補虎賁郎將遼東之  
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叔讓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  
一然任氣嘗慢侮景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伐遼兵仗  
多在而倉儲盈羨又臨一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  
侵掠留守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惟藝捍寇數破  
卻之勇常冠軍為諸將忌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說說衆  
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而留守不賑卹  
豈安人疆衆意邪士比怨既還邵丞出郊謁藝執之陳  
兵入什住等懼爭聽命藝即發貲賜戰士倉粟給窮境  
內大悅殺異已者渤海太守唐禕等威動北邊柳城懷

遠竝歸附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暲為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于賊斬使者為煬帝發喪三日時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在藝藝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豫關中民望所繫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輯山東亦諭藝與建德戰多所禽馘秦王繫劉黑闥高祖詔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自率眾數萬破

劉什善長君工右人

與建德戰多所禽馘秦王繫劉黑闥高祖詔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自率眾數萬破

皇太子建成會治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累辱之高祖怒以屬吏父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官領天節將軍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懼乃圖反詭言閱武兵既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治中趙慈結出謁遂據州帝命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結與統軍楊岷謀誅藝藝覺執慈結岷居外即殺之藝敗棄妻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寧州騎稍亡左右斬之傳首梟于都市壽時為利州都督亦反誅先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兒道能愈疾四方惑





之詔取至京師嘗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曰妃相貴當母  
天下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色且發藝妻信  
之亦贊以反既敗與李皆伏誅

唐陳儒江陵人世為牙右職僖宗時荆南節度使監軍  
朱敬玫署儒領府事累遷節度使進右僕射敬玫有悍  
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請除之衆奔澧州已  
而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環據  
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環攝行軍司馬兵擊滿環引  
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既又劫還囚之馬步使趙匡凝

欲奉儒出衆覺之殺匡凝絕儒食七日死

處訥字冲韞邠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

南中和初還道潭州逐觀察使召戍校徇曰今與君等  
安護州邑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推頊為留後請諸  
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擢頊節度使更欽化軍以  
處訥為邠州刺史荆南節度使時雷滿區景思周岳向  
環群起稱亂頊攻之大敗淮西將黃皓殺頊岳聞亂以  
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將入吊謀  
積兵結雷滿為援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  
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醴陵處訥遣  
邠州將勛禦之殷說勛不如下之勛謂然又其下畏建

鋒雪夜棄甲走建鋒至關盡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  
為助軍既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

蔣勛邵州人與鄧繼宗同起兵應鄧處訥馬殷使劉建  
鋒殺處訥助怒攻湘鄉拔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下而  
建鋒死殷代為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時道  
州蠻酋蔡結何庾衡人楊師遠郴人陳彥謙零陵人唐  
世旻李瓊各據溪峒為亂尋皆互戰死

杜洪鄂州人為里佻兒乾符末黃巢亂鄂州守以洪為  
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洪乘虛入鄂自為節度留  
後僖宗即位拜本軍節度使洪附朱全忠乾寧初自許

水與中之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時楊

行密討洪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朱全忠遣兵解  
圍行密兵迎破之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復  
走全忠全忠遣兵救洪行密將至城下洪軍氣沮城陷  
執洪行密責曰爾同逆賊弑主與孤為仇吾軍還而復  
為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斬揚州市

雷滿字秉仁武陵人克悍矯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  
南饑盜起滿聚諸蠻數千獵大澤中諸蠻推滿為帥是  
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  
廣陵逃歸殺刺史遂據朗州請命於唐昭宗以澧朗為

武真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環殺刺史據澧州而溪洞諸蠻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襲破荆南焚掠殆盡而去天祐中滿卒子彥恭附於楊行密亦嘗攻劫為荆南湖患開平初馬殷擒其弟彥雄等七人送於梁斬之彥恭卒於淮南澧朗遂入於楚

**五代**周行逢武陵人與王進逵俱為靜江軍卒事希範為軍校進逵攻邊鎬行逢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拜行逢集州刺史為進逵行軍司馬進

逵與別言有隙行逢為畫謀策遂襲殺之曰進逵據武陵

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已非吾利也乃還岳州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耳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素貧賤無能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以法繩之次將十餘人謀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擒斬

之二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用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耶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壠畝間乎行逢彊邀之以群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失人心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逃死爾行逢爲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壠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當快快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京師

張文表武陵人從王進逵周行逢舉兵逐邊鎬行逢署  
大表衡州刺史頗心忌之常欲誅文表未有以發及行  
逢卒保權遣兵代永州戍卒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  
襲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為備方  
宴飲外報文表兵至簡殊不以介意謂四坐曰此黃口  
小兒至則成擒何足患也飲啖如故俄文表率眾徑入  
府中簡醉不能殼弓弩但按膝叱之文表遂害簡及坐  
客十餘人保權遣其將楊師瑛悉眾以禦文表保權泣  
謂眾曰先君可謂知人矣今培塿土未乾文表構逆軍府  
安危在此一舉諸公勉之眾比感憤遂破其眾於平津

守擒文表鬻而食之文表將攻長沙猶豫未決有小  
枚夢文表龍出領下明日以告文表喜曰天命也及敗  
梟首朗陵

柳仲禮慶遠孫父津字元舉性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  
曰吾嘗請術士驅鬼安用此鬼名歷太子詹事仲禮少  
穎敏有膽氣起家著作佐郎稍遷中威將軍西魏來逼  
樊鄧仲禮擊破之梁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  
景潛圖反啗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  
廷不許及景清江使禮方食饗若與景戰破之賊將斫  
仲禮中有馬陷於潭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

外哀衆軍固請戰皆悉拒及臺城陷將軍會議仲禮熟視不對開營修賊時援軍甚衆咸欲盡力聞降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並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景遣仲禮至江陵會岳陽王岑起兵仲禮襲襄陽方觀成敗未發啓告急於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於崇頌大敗沒於魏論者謂梁禍起於昇成於仲禮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遷魏州父弘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初魏博牙軍亂殺其帥以弘信貌奇恠共立爲留後唐昭宗拜爲節度使梁兵攻魏弘信懼請盟乃

思也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延士

以先世封長沙郡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請於梁太祖盡殺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梁主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昭宗東遷洛陽召諸鎮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進封鄴王梁主過魏紹威曰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日取梁主喜梁主即位將都洛陽紹威爲五鳳樓朝元前殿燕王劉守光與弟有隙紹威勸降紹威爲船入洛歲漕穀百萬石梁主益以爲盡忠拜太師謚貞壯子廷規守至司農卿娶梁太祖二女黃面竟陵軍人充郡府雜使捷勁勇力美人在江西屢

為劫盜齊明帝初使募江西楚人得壯士八百西討以  
功封葛陽縣男元徽初討新桂陽王休範受郢州刺史  
時袁粲據京口回與新亭諸將王宜興等謀應袁粲以  
齊高帝也朝堂事既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  
不協斬之徙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高帝以回專殺終不  
附已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首至足苦留  
不肯住及至見誅

宋王之望字瞻叔穀滅人紹興進士知荊州宣提舉湖  
南茶鹽歷太府少卿總蜀財賦金人渝盟調度百出之

望宣諭使棄德順精兵引退將校被戮尋權江淮都督

之望雅不欲戰時思退方主和議奏除之望通問使之  
望陰為思退地既而視師江上金復犯邊遂上和戰二  
策拜參知政事之望先嘗貽書敵師至是王并使敵軍  
聽許講解而罷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之望當秦檜  
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力附和議與思退相  
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  
以此廢

朱昇字景裕崇寧初歷殿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  
憑蔡氏陵轢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為鷹犬喬年

貶昇亦謫復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築諸陵  
有司預為西幸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  
四十間費不可勝會縣漆至灰人骨為胎斤直錢數千  
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塚凡衣冠龍兆大抵遭暴掘  
是遷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淮水坑間計役四百  
十萬未幾卒

王延範江陵人貌奇偉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家富於  
財高從誨奏署太子舍人入覲薦為大理寺丞太平興  
國中累遷廣南轉運使日者謂有異相當如江南李國  
主延範心術文為恣橫值約入公宇噬傷數人從者

戰傷殺一益以此自負與掌務殿直趙延

其言宿觀天象之貴診言助之延範日夕與掌市舶陸  
坦議欲發兵室言元拾遺韋務昇為隱語偵伺機事延  
範奴視僚屬疑之延會小將張羈被杖羈知延範與  
知廣州徐休復不協詣告延範謀不軌休復馳奏太宗  
遣使雜治延範具伏斬廣州市

宋喬年字仙天宰相庠之孫用父充國蔭監市易坐與  
娼女私之三年失官落魄二十二年女嫁蔡京子攸京  
當國始為京宗室中賜進士第進開封尹知河南府  
京罷相諫書史中丞交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斬



置京復相遂舊官知陳州子昇

劉達安陸人附蔡京擢秘書太常少卿甲辰達為中書侍郎大觀四年起達資政殿大學士召及都而卒

楊通寶太平興國五年納土來貢命為誠州刺史淳化初刺史楊正巖復來貢正巖卒以其子通壘繼知州事楊光富熙寧中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尚歸附詔以光富為古班殿直繼有陽昌御願罷進奉出租賦為漢民詔補右班殿直獨光僭頗負固未幾亦降乃與其子曰儼於其側建學舍求名士教子孫詔潭州長茂朴成為徽

誠州教授詔光僭以誠州刺史致仕

管如德黃陂人又景模為宋將以蘄州降於元授西官撫使如德為江州都統制亦以城降世祖南侵如德獻策統兵屢隔朱軍招安鎮江紹興諸郡復議降廣東鍾明亮進江西行書省左丞

**國朝**徐壽輝初名真一蘄州羅田人姿壯魁岸無他長至正十一年中原盜起壽輝行山中獲鑿鐵數十斤會麻城鐵工鄒普勝居耦壽輝夜夢有黃龍蟠其鐵砧明日壽輝携鐵過之令製鑊鉏蹲坐鐵砧上普勝已心異壽輝見所持鐵告之曰今天下尚須鑊鉏活耶當為鍊一劍贈君耳于是兩人深相結陰謀舉大事先是瀏陽

有彭和尚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香燈偈頌拜禮其徒從之曰衆彭欲因以為亂未有所附一日壽輝浴盥塘水中身上忽毫光起觀者譙詫而鄒普勝復倡妖言謂彌勒佛六生當為世主以壽輝宜應之乃與衆共擁壽輝為主舉兵以紅巾為號構聖人堂於多雲山中溪水日再潮溪傍有巨石狀顛艦舟壽輝命鑿一穴剗繞其上祝之曰天祚壽輝石當揚飄出溪口石為行十餘丈壽輝遂決意反攻斬水進陷斬春壽輝自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開蓮臺省于斬春以壽輝為大師十二年正月遣其偽將丁普即徐明達陷漢陽與國等

勝陷武昌曾法典陷安陸又陷沔陽及中興路二月陷江州南康路分兵陷岳州房州歸州三月遣歐普祥陷袁州陶九陷瑞州項普瑞陷饒州徽州信州閏三月遣陳普安陷吉安遂犯昱嶺入杭湖是月太祖方入濠依郭子興起兵七月徐壽輝自巖來破杭州特董搏霄從江浙平章征安豐之勢欲攻濠適聞杭陷還師趨杭濠因得免于兵而壽輝兵為董搏霄所敗十三年元兵既復其所陷諸州路十月詔平章丁頰帖木兒等合兵討壽輝于斬春大破之復武昌漢陽諸路壽輝遁走十五年五月壽輝偽將倪文俊復陷沔陽中興路七月復

陷武昌漢陽遂陷岳州明年正月倪文俊建德都于漢  
 陽迎壽輝居之五月倪文俊陷澧州八月陷衡州十七  
 年二月陷峽州破鹿慮關初倪文俊號蠻子世漁家居  
 黃州黃陂能使划船捷於風馬晝夜行江湖出人  
 不意故所至有功八月文俊謀弑壽輝于漢陽不果奔郢州  
 陳友諒從文俊麾下為簿書椽文俊頗驕恣不惜下友  
 諒遂殺文俊併領其眾自稱平章十八年陳友諒陷  
 安慶復陷龍興并瑞州十九年陳友諒引兵至江州迎  
 壽輝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將徙居之友諒與  
 壽輝不相利已不從壽輝自引兵入漢陽

傳出迎而伏兵城門外壽輝入門閉伏發盡殺其  
 部眾而以江州為都奉壽輝居之盡擯其事權壽輝第  
 擁虛位而已二十年陳友諒挾壽輝以兵犯太平至采  
 石儀使人從舟中白事壯士持鐵鏈自後擊壽輝碎其  
 首而死

明王珍隨州玉澗人世農家子身長八尺目重瞳子為  
 鄉里所信服元至正十一年兵起里人團結青山推王  
 珍為長十三年冬徐壽輝僭號于漢陽遣使招王珍授  
 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不戰湖中流矢中其  
 右目十五年夏沔陽饑王珍駕牛船五十艘出糴于蜀

時義兵元帥楊漢辰州人統精兵五千屯平西寨重慶  
 行省右丞完者都誘殺之麾下奔散遇玉珍于夔關訴  
 其事且言重慶城中止有左丞哈林禿右丞完者都素  
 不相能所部別無應兵請攻之玉珍猶豫萬戶戴壽力  
 從史之當是時蜀中又不習戰聞玉珍起事完者都夜  
 遁生獲哈林禿父老迎入城玉珍下令毋虜掠城中遠  
 近降者相屬乃獻捷於壽輝秋授玉珍隴蜀省右丞十  
 八年春二月完者都復屯嘉州大佛寺欲規復重慶玉  
 珍使弟明二攻之相持半載玉珍乃自往旬日敵軍潰  
 完者都及趙參政死之過瀘州聞前元進士劉禎往謁

之書曰吾得一孔明也與論國事拜為理問二年春

陳友諒弒壽輝自立玉珍曰友諒以臣弒君復可事乎  
 乃閉夔關不與通立壽輝廟于城南聚眾哭之二十一  
 年陷嘉定路旋復于李思齊明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  
 山使其將楊尚書守重慶又為帖木兒所敗玉珍退居  
 于蜀自稱隴蜀王劉禎屢勸進乃稱帝國號夏建元天  
 統立于昇為太子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始設六卿次  
 年更為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為左丞相明二復姓名萬  
 勝為右丞相尚大亨張文炳為都察院鄒興為平章俾  
 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門俱為平章寶英



姜珏為叅政鎮播州夷陵荆王商希孟俱為宣慰鎮永  
 寧黔南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置郊社之  
 祭賜董壁等進士出身有寔命萬勝取雲南是年冬  
 高皇帝遣使諭曰胡人本處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  
 顛倒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長江之險相為唇齒協  
 心同力弁復中原惟圖之玉珍遣叅政江儼荅聘二十  
 六年春玉珍卒在位五年年三十六子昇龍位年十歲  
 改元開熙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  
 矯其母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禎代為丞相勝黃陂人  
 智勇過人玉珍妻以弟婦稱為明二兵反二移檄與兵  
 為所害若昭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之友仁入朝謝  
 罪洪武二年復遣使取木于蜀明年春又遣使假道攻  
 雲南戴壽沮之又遣叅政蔡哲來招不聽四年乃遣平  
 章楊璟木康侯廖永忠由水道攻夔關潁川侯傅友德  
 總兵十萬從階文攻秦川戴壽備瞿塘甚固二將攻之  
 弗克二月友德破秦川入綿漢戴壽聞之分兵守瞿城  
 自將倍道救成都友德環兵圍之令諸軍造木牌上書  
 四月克漢川以油塗之投於江夔軍得之勇氣百倍遂  
 克夔關趨重慶夏六月左丞相劉仁以昇降在位六年

戴壽在成都亦降友德戮壽等送昇于京封歸德侯授  
仁應天府尹凡傳共十一年後昇與陳理命海舟發高  
麗飄然入海矣

陳友諒沔陽人本謝姓以祖贅于陳因冒其姓父普才  
黃蓬漁子也友諒生而膂力過人雅閑習武藝嘗代縣  
吏書獄會羅田徐壽輝兵起往從之壽輝使隸元帥倪  
文俊部友諒心不能平元至正十七年九月文俊謀殺  
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殺之併其軍自稱平  
章時 太祖駐節金陵二年矣十八年友諒陷安慶元  
守臣余闕死之夏四月破隆興路及瑞州五月攻邵武

正月破汀州十九年三月遣兵畧衢州復破襄陽路六  
月復遣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守臣伯顏不花約其死之  
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不從至是壽  
輝因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以伏兵盡  
殺其左右居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至是壽輝二十一年  
四月友諒挾壽輝自樞陽攻池州城陷壽輝德勝卒我  
師往援乃設伏敗之遂復池州五月友諒犯太平城  
陷殺其守將李瑄友諒益驕志不欲讓壽輝  
下乃陰遣其黨徐壽輝等以乘舟五道廟高行殿稱皇

帝國號漢建元大義值火雨... 禮仍以鄒普勝爲大師張元元丞相乃率衆還江州  
聲言東下建康震動計無所出入學士劉基曰如臣之  
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豈天道後舉者勝宜  
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應王業在此時也 上深  
然之于是遣胡大海以兵直趨廣德制其後而以指揮  
康茂才與友諒舊召... 令賈書僞降約呼老康爲內應友諒信之如約至  
江東橋呼老康不應始悟爾者給已即率舟師趨龍江

太祖命諸大將合擊之於... 灰山殺傷相當馮勝卒

敢死... 直衝其中堅大破之友諒僅以身免追至采石  
復與大戰友諒復敗而遁遂復太平降將張志雄獻取  
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友諒奔還亡何友諒遣其  
將張定邊復陷安慶二十一年八月 太祖督諸帥舟  
師乘風溯流而上至安慶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  
精兵擣其水寨大破之長驅向江州友諒挈妻子夜奔  
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旋師攻安慶下之  
友諒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平章祝  
宗亦以南昌降二十二年正月 太祖命宗從徐達征  
武昌宗中道叛回據南昌四月始定其亂 太祖曰得

南昌是去陳氏一臂因命八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往鎮其地二十三年四月友諒見疆場日蹙大懷忿恨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兵戴竹盾禦矢石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文正城上發砲石插木火箭敵不能當乃晝夜環攻文正隨方應勢剪獲甚衆已而德勝中流矢死被圍日久音問不通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卒號捨命王詣友諒營許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乃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堅守以待援至初十

明取漁舟夜從水關出晝潛夜行半月始達建康具

太祖具言其故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至城下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文正聞之守益堅敵竟莫能破七月丙戌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

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逆我師丁亥遇于康郎山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敵舟二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戰常遇春射卻之虜



末忠即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  
 傷已丑諸軍接戰至輔東北風起復以七舟載葦菹置  
 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  
 友貴及平章陳普畧等皆焚死溺萬餘人庚寅末忠通  
 海等以六舟深入慶戰敵聯大艦擁蔽悉撓刀以死拒  
 有頃六舟飄颻而出勢若遊龍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  
 戰益力敵兵大敗友諒奪氣辛卯張定邊欲挾之退保  
 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歛舟自守是歲我師渡膠淺  
 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  
 南洲嘴水陸結營劉基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負敵舟  
 不敢出糧且盡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欲由禁江口

奔還武昌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  
 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  
 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定邊  
 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為  
 帝改元德壽我師復圍之二十四年春正月 太祖建  
 國號具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誓師督諸將擊  
 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大義  
 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張以潭岳兵赴援兵  
 敗見執遂俱降國亡凡府庫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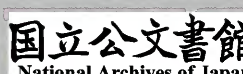


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乃封友諒父普才承恩侯理順德侯友諒兄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塑像歲祀焉後普才徙滁理徙高麗

熊天瑞荊州人物以樂工乘亂聚兵從徐壽輝攻掠江湘間後以陳友諒命陷臨江吉安至贛州凡四越月下其城友諒以其有功加天瑞叅政俾守贛州兼統吉安南安南雄韶州諸郡孫本立之降于我也遣其姪士安攻贛之興國縣爲天瑞子元震所敗天瑞因攻本立殺之復據吉安遣其第三子劫掠山寨獲貨物牛馬而歸

八修戰船揚言欲領兵東下置其幟曰無敵自稱金紫

光祿大夫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歲辛卯陳友諒攻江西檄天瑞以兵來援天瑞坐觀勝負不應命及友諒敗死乃佯遣其子元震赴援已而與龍泉彭時中爭萬安地以兵相攻又欲圖取廣東乃預於南雄造戰艦遣元震攻掠程鄉興寧長山寨以攻韶州命其部將袁仁仲守之甲辰春戰艦成即率兵數萬進攻廣州時何真據守以兵逆於胥江天瑞一戰而破之意廣東可不戰而下忽天晝大雨如注雷震其檣舟不能進天瑞驚惶乃仰天祝曰若廣州非予所當有則



天爲霽明當即日還師祝已不果霽既歸賴望氣者言將有外兵至可厭之天瑞不之信是年夏以兵攻湖南桂陽山寨皆俘獲之以歸王師既渡江天瑞始懼遣元震築壘太壺所爲備禦計秋九月王師至賴天瑞閉城拒守常遇春鄧愈乃浚濠立柵以困之至是九月朔月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上聞遇春克賴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先是天瑞一擄賴常加與橫斂民財及其既降有司請仍舊徵之上曰此豈可爲額耶命亟罷之并免甲辰秋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氏爲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授指揮後復姓田氏

彭天寶辰州上溪人其先出自漢彭宣之裔厥後有彭構雲者唐天寶中以逸士徵不仕號其里曰徵君鄉有彭玕者仕朱梁爲龍韜將軍封安定王有彭斌者仕唐爲檢校司徒辰州刺史開平四年吳教駢圍赤石城調所部征之被執不屈而死閩門受害鄉人哀而壯之五

李時有彭仕然者亦曰士愁力抗馬希範保障其鄉樹  
銅柱以效伏波嗣孫儒猛納款於朱錫以錦袍玉帶儒  
猛之後有允林允林之後有萬潛洪武初來歸封其子  
天寶為宣慰天寶孫世雄世雄孫顯英生子世麒俱有  
聞於時

歐普祥黃岡人從徐壽輝以燒香起兵為元帥稱歐道  
人壬辰歲引兵掠江西諸郡縣攻袁州陷新喻諸縣遂  
據之分兵陷安福諸縣與元兵屢戰皆勝壽輝加普祥  
左丞大司徒袁國公庚子歲陳友諒弒壽輝徵兵於普  
祥不聽其節制壬寅 玉師克江西普祥令其子文

紹款歸附 詔厚賜之命領本州軍馬守袁州

墨古送下漢州人宣德初其父為亂古送同奸夷冉豪  
虎賁通安撫保勘開設九處長官司 詔命師問罪追  
印革署後其子鷄麻不悅 詔命鎮巡擒斬古送并討  
其黨四百一人未順志曰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  
兵如古送者非殃民於先舜之世者歟

劉千斤不知何許人成化初與石和尚李胡子後先嘯  
聚鄖西靖勇將軍朱來兵部尚書白圭奏至 詔官軍  
攻擊大敗之嗣是流民復聚荆襄綿亘千里為梗 詔  
命都御史原傑籌之傑晨夕馳至三省延問逋民皆願

附籍爲良疏請從之給田安集於荆襄德鄖四府得男婦八萬五千人遂陞鄖縣爲府曰鄖陽統治之立行都司領一衛三所薦文武守臣布列分理

龔福全不知何許人正德初嘯聚郴桂丁丑春詔命三省夾擊之都御史秦金率兵破其寨峒若柵尤十擒福全斬其僞總兵劉福興李仁才俘者三千人

龍求兒辰州嗜爾山苗與龍母叟龍于賢同姓爲姻嘉靖初求兒僭稱苗工南結貴州上徠西誘西陽諸蠻

詔命討之起都御史萬鏗會湖貴撫臣撫勦乃率永順保靖官兵攻克嗜爾諸山斬級七百七十有奇俘二百

有奇辰沅悉平議增官兵控制之

徐景榮武昌護衛軍餘嘉靖二十四年正月素逆楚子

英耀謀弒父楚王顯榕先是英耀上蒸宮婢通妓女榮

王懲以法英耀慚恚遂與景榮等二十六人歃血爲盟

篝燈放炮揮手爲號執瓜執尸長史孫立貪賄與承奉

王憲張慶膝膝掩飾巡撫都御史李純巡按御史伊敏

生具奏詔命會勦英耀斬首萬餘景榮孫

立王憲張慶皆論死

方輿時黃波人初石二

已棄其妻法學道如蓬蓬生

因語之曰大岳山後者老屋蓋有龍之靈也見之  
 師即授以瘦銀術其法錄錄書其法在師之  
 日老師卧去與時為其所煉丹頭數雨是時  
 施所傳感應膏以治入輒驗而時時更出怪  
 是異之或挾以謁毘陵盧中允順之則天龍  
 禪宗隱語占對機敏或過夕不假寐因疑其  
 仙之術一日吳興蔡中丞汝楠過順之所出與  
 時相見語合遂折節敬禮之以為非世人自是  
 與時名大起人  
 初為湛一夫子而吉水羅修撰洪先雅與順之  
 善亦慕

名因乘扁舟特造其廬訪之至叩其術無以應

頗疑其偽尋從彭蠡歸與時送于湖口舟覆與  
 洪先俱溺幾死洪先自是愈益踈之而與時聲價  
 駸駸敗矣遂北走大同欲窺西北形勝因買二  
 姬歸而棄其妻前妻家訟之官官必欲致之而  
 與時因脫難往依蔡汝楠於汴臺汝楠為致書  
 楚學憲楊豫孫豫孫亦故暱與時為曲解之事  
 得寢與時雖少年一布衣所居非通都而四方  
 劍俠之客輻湊其門皆云訪方夫子講大事竟  
 不省大事謂何嘗約無賴輩往海上偵夷情通  
 嚮導一人名杜書者將及吳涕泣丐歸與時慮  
 事泄遣人躡殺之不果江防僉事沈寵者故學  
 徒嘗以弟子禮事與時會黃

州饑民有竊稻秉者與時啖里人誣為大盜訟之寵杖殺數十人而盜中鄭五者嘗以丹術授與時臨杖告之故寵以問與時與時佯不省寵怒併殺其于三四人鄉人無不切齒欲得與時而甘心焉萬曆初航米樊城至郭師河見鬼物忽歿狂與之揖讓言笑人無見之者遂登陸昇至其家卒或云廬陵胡直為學憲時勾得其平生為奸利狀將置之法有司捕急因偕陽邏潘若水同匿姓名遠避云或云真死矣

附傳趙勉夷陵人物為國子生與錢塘沈潛山東侯庸刑司左詳議十九年試大理寺左寺丞擢大理卿二十

租給與庶官無出納之勞民免耗損之患卿等為朕之

之著為令二十二年二月拜戶部尚書詰諭類仍極其

懇篤二十四年五月勉奏都督張銓已封未定侯宜給

其祿賜松江官田從之無何勉坐賊法當死劉三吾以

勉為婿自謀其罪從其辭勉受高皇知遇乃不克

借之君子

陳寧初名之金陵人為小吏代諸將言事英辯疊

出高皇嘗與之賜今名播江南行省錄吏歷中書省

參議元朝廷制及咸預相詳吳元年出知廣德歲大旱

奏免租庸免寧寧關上言上曰爾乃膽大敢為此

言竟從之寧寧察御史中丞一日入奏上免剋而擢

已正冠方不其以嚴見憚如此寧性尚酷蘇州督糧

烙人其子死泣

諫杖之死

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與為陶氏假子生

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遷授遼東庫官秩滿需次

雜記四

吏部陞山東主簿而邵真人已幸世宗比老欲  
 請骸骨未有問會言中罪青見邵治之仁驗遂為仲  
 文代已召試之仲又積以符水有劍道兵妖莊敬  
 太子惠從仲文書有旋風繞上里之已及扈聖駕  
 南巡至南輝白書有旋風繞上里之已及扈聖駕  
 何詳對曰主火上遣仲文果災言中者亡笑上  
 第謹護曰聖躬耳是夜行言果災言中者亡笑上  
 僅以身免即日勅行立吏高授仲文神霄保國宣  
 士上體素羸步履少憊一日仲文神霄保國宣  
 驗仲文因勸上玄珍保元冲主仁清靜寧一則法無  
 不驗自是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秉一真人領道錄  
 事食正二品尋加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神霄  
 故食正一品俸我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神霄  
 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知道錄事若  
 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  
 關範保國弘烈等號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  
 尚書若故勳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無支大學士俸  
 詳進支伯率二十九年春不雨上問仲文何以久不

召更部尚書夏邦諫至迎和門授勅曰禮部尚書  
 真入陶仲文高兩濟旱力贊平猷特封為恭誠伯賜  
 器歲祿一千二百石八月內降勅歲加祿米一百石仲  
 文疏辭上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暢累效職若鞠  
 飲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誠玄修雖數爵亦未克  
 今以平微謝似非宜且准辭是歲北虜犯關詔舉  
 任可任邊事者仲文以間薦所善府丞朱隆禧上札  
 曰師言隆禧可用但祖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為  
 上蓋隆禧故考察閑任官也上即龍用仲文不致令  
 傾朝政乃仲文實無他方術在上即龍用仲文不致令  
 心憚上威嚴不測不敢他有所好後仲文請老蓋以  
 上素所資金三萬兩帛千疋蟒衣玉帶諸寶器奏進  
 還解居亡何卒年八十賜卹厚隆慶初詔遣官給  
 文壽輿  
 籍其家  
 陸炳者安陸人也炳生而泥鰲健武有謀畫長身火色  
 鵠行左不肯裂而上竄望之如神人父松故以校尉給



事與卿肅皇帝既入嗣大統松以從龍恩授錦  
 衣衛指揮掌衛事炳中嘉靖已丑兵部武舉松卒  
 衣衛指揮巴文隨上幸顯陵一夕駐衛輝府行宮  
 災官門內得扶上與武定侯鄭勳等俱遲至獨炳  
 直官駕還京詔炳等事存加都督上益親幸炳  
 退居未壽官奉修玄事詔成國公朱希忠等六臣直  
 贊無逸殿炳占數馬復加保傳柱國事賜在外得乘  
 肩輿禁中許馳騎與五臣埒體炳掌衛事又喜謂察民  
 一得脫者人畏憚之甚於乳虎顧獨折節延納士大夫  
 士大夫以此稱其賢先是威寧侯仇鸞用事陵轢猛紳  
 驕恣無人理分宜初與之交好已聲勢相軋且死炳心  
 分宜父子不法狀上寢諫分宜會鸞病疽且死炳心  
 右分宜乃喉鸞舍人上變炳因發其勾連淹答事從其  
 家得鸞帶為証上大怒時鸞已死詔斷其棺膠  
 屍于市而分宜由是復得幸於上華亭公在政府素  
 與分宜不協而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紳等傳其同日  
 上書交論分宜分宜以吳張皆華亭公所取士重又御

意以調停之者甚力上意漸解其以智數能周人  
 如此上言官稱不稱吉即被廷杖  
 炳每戒杖者謹護持以是多得保全建安李家宰  
 炳武舉出其門下始日浙江左轄炳引入為南太常卿  
 掌祭酒事尋陞禮部侍郎改吏部尚書后坐趙文華  
 誣構死詔獄時上意猶巨測朝士母敢出吊者炳  
 親為經紀含殮事以千金賄郵之還其喪在家炳性勤  
 老職事每戴星出入善揣合人主意且聯姻親貴羽翼  
 滿朝故始終榮遇至於沒齒隆慶中人始言其生前將  
 為不軌者有詔削奪  
 爵典貲產盡沒入官初以幹局遇主然勉以隸敗宣以  
 按趙勉陳宣仕國道陸炳起家衛士比幸一世廟榮  
 酷誅陶仲文致身左道陸炳起家衛士比幸一世廟榮  
 寵籍甚身歿未幾竟被削奪四人平生瑕瑜  
 自不相掩難列之別得姑綴於此備楚故焉  
 論曰莊生有言六合之上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外聖  
 人論而不議夫以其荒渺故略之也迺中土九州荆居

一焉肇域既乂事以易其鬼譎不經繆悠失實姑無論人物即國邑丘陵東西易置循聲失形至有不可究詰者嗟夫此可例諸六合之外哉夫天下理而已矣理所可據藹蕤採焉其或及理比事為畸人曠士之所寓言貴善悟而旁解之亦托諷之鍼劑也無暇遠引即以紀中所載列犬也而伏象鶴也而捩頸夫物且然矧為人臣為人婦者乎他若曹媪之井俄津而為水趙妻之首儻化而為虎廬墓旌而暴死簷漚戲而抵罪以之戒貪暴敬言詐逆不啻若斧鉞然用以佐政教省風俗匪汗漫談也乃若偏雄詭道其行事刺戾疵國厲民尤為後世所指名者亦獲與流芳者並傳蓋淄澗合流有易牙之口者能自辨之耳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君子能以理裁焉即以之閱議六合可也豈直存荆故已哉

布政司總管照磨單汝賢

掌籍查對掾史熊一逵

寫刻掾史江之鯉

梅文顯

姚日旭

彭壽庚

朱仲文

劉邦治

徐有守

朱之臣

郭焯

熊燾

方一昇

饒一龍

楊名

張積國

胡廷順

程經

李金

閔宗魯

湖廣總志序

三代而上列國各自為史而志  
 即為史、即為政三代而下列  
 國有志而無史則史為史志為  
 志而為政者又自為政周官以  
 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枋而小史

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  
及三皇五帝之書則郡國之志  
皆史也朝廷有專守矣猶慮其  
時事之非降沿革或錯迕而不  
合也而皇華之使又以時采歌  
謠奏疾苦諏謀度詢則郡國之  
志皆政也歲時有奏記矣而人  
主猶慮其未也述行方岳之下  
命太師陳詩以觀風命市納賈  
以觀民之好惡命典禮同禮樂  
衣服山川神祇宗廟召故老而  
問之而大史又奏而記之則當

時事在郡國者不俟簡編而人  
主親聞且見之矣今地里之遠  
絕民風之龐雜文獻之興替既  
不登於王朝不記於有司而有  
司者各紀其事視為觀美耳於  
其人則或有所震讦而不得不  
書或無所懍悻而得書不書於  
其事則或因緣為重不宜書而  
書或不以為重宜書而不書於  
其文則或其人非其地也以其  
人書之或其事非其時也以其  
時書之廟堂之上不以同文司

教之良不以考故操觚之士不以  
既學彼既無所繩其華端得  
以意而脩之後來者又以意而  
增損之其所不及者或以意而  
遙度之寧復有詔之內史者乎

寧復有皇華之使奏之者乎寧

復有考量於方岳之下者乎世  
道之升降此其大觔也大宗伯  
徐公為楚轄時以兩臺使者檄  
名諸學官弟子討諸家異同之  
論不三載而志成志星野方輿  
而玉衡鳥帑之次二岳九江之

險犁然碁布矣志國紀藩封而  
 夙后祝融之墟賤藩臚鬯之國  
 屹然嶽峙矣志方產建置貢賦  
 而丹銀齒革之物水陸化居之  
 衝阡陌舟車之目魚波菱葦之

場又燦然圭嶽矣志田土戶口

而二百年之間田土二百二十  
 鉅萬遞削其二百萬生齒三百  
 萬猶然三百萬噉然寤嘆矣志  
 兵防徭役而兵有私後屯有私  
 食里胥有私請苗有私奸慙然  
 仍國矣志水利而七澤九江坡



清原系六  
後序  
五  
塘湖堰脉然滌滌矣志勝蹟壇  
廟墳墓寺觀而聖詰之遺踪仙  
靈之夙棲文字之遺藪戰伐之  
故墟廓然相羊矣志選舉秩官  
宦績而甘棠之跡高木之思華  
落藍縷之遺霅然圖畫矣志風  
俗獻徵列女倚寓方伎而餒稻  
羹魚之習蘭茝申枏之美漢皋  
江沱之遺夷然景行矣志仙籍  
禪宗文苑雜地而黃梅之鉢岳  
陽之遂岫屢之碑祇招之歌湘  
壘之藻上林子虛之所不載者

申然陸離矣以此攷政而民之  
登耗財之羸蝕國之強弱政之  
脩舉俗之瑕瑜可案而知也若  
其文章爾雅聲貌明融蕪至言  
於短引寄長肅於微詞妙損益  
於諸家杼藻思於獨匠括始終  
之數陳得失之林綦取舍之公  
揆載籍之博大無夸毗小無鉅  
漏喜無溢美慨無磯聲可謂昭  
代之鴻書帝鄉之鉅典也蓋嘗  
莊誦我

高皇帝祀南岳文諭武昌臣民

詔

文皇帝祀玄岳文

睿皇帝岷山漢水賦

獻皇帝陽春臺賦

肅皇帝

顯陵碑文承天回鑿詔承天廟

學記則禁之山川人物文獻政

蹟載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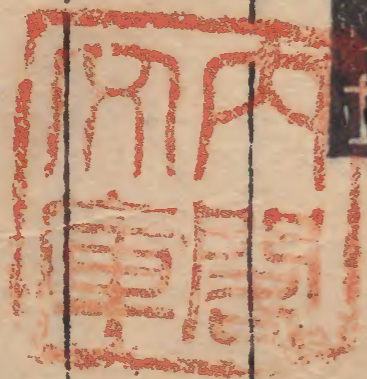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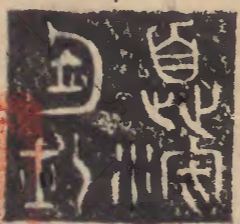
列聖宸翰得比於三皇五帝之

書其在周人寧獨為四方邦國

之志乎

聖天子以是為

先皇豐沛故里塵乙夜之觀則  
是志之脩也固無俟皇華之奏  
而不啻方岳之省也  
萬曆辛卯歲仲春吉日  
賜進士第翰林院  
國史編脩承事郎奉  
詔入直江夏郭正域撰



海軍總志

後編

<p>海軍總志 後編</p>		
--------------------	--	--

